

# 圖俠劍正雅



康德四年八月八日印刷  
康德四年九月八日發行

擊技小說

雍正劍俠圖二集 冊定價 角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工業區一馬路門牌七號

印 刷 人 陳 景 陽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印 刷 所 洪 順 德

奉天工業區一馬路門牌七號

發 行 所 興 記 印 刷 所

# 雍正劍俠圖 (卷二)

第五章 下山東貝勒爺贈銀惹事 油坊鎮鐵掌李被打訪師

話說童林抗着一個大白布套，再兼着身上穿的衣服，打扮的這個樣兒，真像老趕，誰位說穿的是什麼衣服，仍然是土黃布的庫掛，白骨頭銚子左大襟，藍布大掛，又肥又大，足下穿兩隻大酒鞋白高筒的襪子，腰間扎着根暗繩，掖着一條湯布手巾，手裡拿着桑皮紙的扇子，貝勒爺也改扮得好着，半截藍布掛，兩隻雲鞋，剪子股的小辮，手拿短折扇，頭戴草帽，由北京城起身，出朝陽門，順着石頭道，走下來，走在道路之上，貝勒爺倒像個買賣客商，童林像個夥計，應當奔通州，他們將兩，斜石够奔張家灣，打算着哆奔東昌府，好在一樣，貝勒爺身邊帶着一個路程單，按着路程單走近，可就走走不錯，可就得隨着勤打聽着點，如外單有一個筆記本子，走在什麼地方，必要查查調查民情，帶着問上詢風，貝勒爺可是這麼定好了的主意，無奈貝勒爺是沒出過遠門的人，一出北京，走了才是幾千里地，就覺着兩腿發酸，走道兒有點勞苦，遂着叫道，海川，我剛走了這麼遠兒，就覺着有點累，可見得行路的艱難，道路的勞苦，這才應了俗語那句話，既在登途者，俱是命薄人，要按這樣得走法，何時方能到東昌府，童林微然含笑，遂說道，你是沒走過遠路，這個行路哇，單有一個方法，講比這麼說，走道兒越着急，還是越走不出道兒來，行路必須談笑自若，隨隨便便，一面走路，一邊消遣，不怕走在道路之上，看見一個村莊，一片樹林，一個古廟，山水人物，皆可作消遣品，就彷彿他是一軸古畫，人如在圖畫之中遊山玩水似的，一來樂而忘倦，二來還走的出路兒來，還免勞苦，常言有一句話，人怕走路，路怕走，你想想這個主意好不好，貝勒爺一聽，童林所說得話有理，扭頭回頭一看，敢情不知不覺說話之間，不大的工夫，已然走出老遠的來了，貝勒爺又舉目往前一看，當中間的大道，道旁禾稼甚盛，望遠村中樹木森森，耳內聽着牧童高唱太平歌，往來皆是名利客，貝勒爺一面走

一邊觀看村莊的佳景沿路上無非是鷄鳴茅店月，人意板橋松，在路途之上，也就是八個字，曉行驛站，店宿招商，貝勒爺這一路上可就犯登途負苦，個中的滋味，飽餐一切，非走一日，這一天正往前走，一來天氣尚早，不到己時，可就覺腹中饑餓，回頭叫道海川，童林答道，爺什麼事，貝勒說道，我在北京府內，食珍差嘔主味，我老覺着吃不多，就由一走路村中的鄉糧，我吃着到是很好，誰則是饕餮粗粒，我還吃得真不少，看起來玩袴的子弟，豈能懂得受苦得艱難，自古多大得英雄，他沒受過苦處，他不算是英雄，那一位大人物，不是由閱歷受苦而來，看起來今日你我所受風霜，道路的苦楚，正是你我後來之學識，此事不可不記下，以作後來之思想，貝勒與童林說話之際，舉目抬頭一看，正東上黑暗，霧森森，隱隱得村落，遂說道，你找趕路，還是打尖的爲是，貝勒爺在路上賴觀路旁的村景，不知不覺，早來到這鎮店的西莊門，進莊門往裡面觀看，好大得一座鎮店，東西得街道，南北得買賣鋪房，人烟稠密，可巧正是本鎮的集場，你道，這個鎮店名叫清河油坊鎮，此處一半屬直隸管轄，一半屬山東管，去山東必由這條路走，若要由此處往南，奔沂州府，過黃河，奔南徐州是下江南得道路，此鎮店是通衢得大道，今日正是本鎮的集場，分外的熱鬧，在街道之兩旁，俱擺設莊家的農俱，無非是叉把掃帚大鐵鍬，桿面棍，大炒勺，菠蘿簍箕等類，莊家應用的物件，舖陳在街市之上，趕集的上店的，買賣物件的人，來往真不少，貝勒爺在京師之內，那裡看見過莊子上的集場，今見

第 一 村莊的景况，真是又開一番眼界，不論買什麼的都要看看，童林抗着行囊，後面相隨，貝勒爺只顧看二 着莊中的熱鬧，童林那裏有個心思，一來是帶罪捕盜，二來思想雙親，他是無心觀看集場繁華，貝勒爺正往前走，猛見街得北面，有一個大空場的地方，分外的更熱鬧，趕集各種生意全有，無非是金披彩掛，快柳訓拆，賣野藥的，唱曲詞的，人是擁擠不動，原來北面有一座神廟，就在廟頭裡圍着一大圈子人，貝勒爺要看看裡面是作什麼的，回頭叫道海川，咱們到裡面看看，童林只得相隨，貝勒爺來至在人圈之外，說了一聲借光，讓我們看看，看熱鬧的人，回頭一看，原來是過往的行商，這個鄉

下人最義氣，明知他們不能在此久看，讓他們老在這兒看着，他們也是沒有工夫，只得在兩旁邊一閃，貝勒爺邁步往裡走，說了一聲借光。諸位，已然來在裡面止住脚步，童林站至在貝勒爺的身背後，用目往裡面觀看，貝勒可也就看明白啦，裡面原來是打把勢賣藝的，在東面地下放着兵刃把子，有一口春秋刀，一條花鎗，一掛繩鞭，一條三節棍，一對雙刀，一口單刀，還有一口寶劍，在兵刃前面還放着一個小腰子箠羅。在箠羅上放着一個稍碼子，在上面放着幾貼膏藥，一打子票板兒，在當中間站着二人，這個人身量高大，身穿藍布褲褂，脚下白襪洒鞋，抄包紮腰，收拾得利便，臉上看黃臉膛，兩道濃眉一雙大目，鼻直口闊，大耳有輪，頭上藍布手巾包頭，真是精神百倍，站在那裡說江湖的生意口，說道，諸位，一站一立得老師父，在下乃是濟南府，八里岡人氏，姓趙名勝人稱爬山虎，投奔雲南訪友，路過貴貴寶地，皆因盤費短少，常言有句話，人投福地，虎奔高山，學徒皆因路費短少，行至在寶地，將技藝放至在土地上，我打一趟拳，踢一趟腿，練一練，諸位老師父別走別散，我可練不好，望求諸位站脚助威，打過一拳踢過一腿，六扇門裏，六扇門外，僧道兩門，回漢兩門，子弟老師，抹一捧學徒的場子，我給不走不散的老師作一個揖，再與四面爲上老師夫作一個揖，學徒說話就練，那位說可是練完了，要錢不，不要錢，那麼着你，練完不要錢，必是爲過癮，學徒我也沒癮，不爲過癮，因爲什麼你不要錢呢，在下原在鏢行，同與鏢局保過鏢，皆因我們鏢行有一種膏藥，專治鐵打損傷，筋骨麻木，受寒受風，磕着撞着，將膏藥貼上就好，這麼辦，我練把勢不要錢，回頭我把膏藥賣賣，可是這麼着，我可沒多少貼膏藥，多少票板多少貼膏藥，回頭在下拿着票板在你面前一過，可是這麼着，你專接不着票板，你可別怪沒有膏藥，那位說，我沒有病買膏藥作什麼，你不知道，這膏藥你拿到家中，別名兒叫作傳家寶，何爲叫傳家寶呢，不怕街坊鄰右受寒受風，有點病，將膏藥貼上，不到半個時辰，准保你好，好了病揭下來別冷，這一貼膏藥可以能貼好了十八個人，別名叫十八尊羅漢膏，那麼你是先練後賣，還是先賣後練，練把式的有句話，淨說不練嘴把式，淨練不說沙把

式，可是怎麼着，練完了我可不要錢，那位若要給錢，可別說練把式的臉酸，你要給錢可別說練把式的給你冷出去。諸位，我先朝上作個揖，咱們是伸手就練，隨着一多脚，將手一穿，練了一趟大紅拳。

·真是飄飄鳳舞，怎見得有讚爲證，

托鉢式，站中央，斜身繞步怎慌忙，上打買虎式，下踢跑馬格，喜鵲登枝沿邊走，鳳凰展翅最難防，捺陰錘，單打敵將，碾環腿，慣把人傷，近身哪叱，鬧海，退步張生跳粉牆，天師雷，獨一掌，村君八卦現陰傷，收拳式，童子倒拜觀音堂，捧金鋼，朝天一炷香，

將拳腳練完，真是氣不擁出，面不改色，貝勒爺觀看，這一趟手脚，真是看觀定式，稱得起拳似流星，眼似雷，腰似蛇行脚似撥，真是縮小縮軟巧，肩肘腕跨膝，擦肩磨背擠，平地蛇行竄，看那個樣式，真有幾年的苦工夫，貝勒爺觀看之際，就聽賣藝的說道，諸位別走，我不要錢，你何必給擠散了場子，那位說，那麼不要錢怎麼樣，我還有幾張票板，由諸位駕前經過，可是這麼着，接不着票板可沒膏藥，手接慢了，可別抱怨，膏藥可沒有多少，遂說着將票板拿起來，高聲喊道，諸位，我從財門上起，福門上落，那位說先給我來一貼，不行，你急我偏不由你這賣，我偏從財門上起，福門上落，那位說我先買一貼，你別忙，你越伸手，我越不賣，我偏從這邊來，口中說道，那位來一貼，那位接我的票板兒，一邊說一面往前走，圍着場子繞了一個圈兒，可巧連一位買的主兒也沒有，貝勒爺觀看，就見練把式的，氣昂昂將票板往場子當中一擲，遂着說道，真是連一個買的主兒都沒有，難道說，這一場子人，好幾百位，連一位有病的都沒有，諸位不買，還是再買我都不賣啦，那麼怎麼樣，方才學徒說得明白，人窮當街賣藝，虎瘦攔路傷人，一腔子苦力氣，擲在這地上，拳我是練完了，回頭我再練，兵刃可有一樣兒，窮文富武，練餓了沒吃的，這麼辦，我跟那不走不散一站一立的諸位老師夫，哀求一把錢，諸位趕集上店，手裡頭方便富裕，有一把錢擲一把錢，有半把擲半把，沒有一把半把，十個八個，三個五個，諒力周濟，那位老師夫，賞頭一把錢，那位賞，連問了好幾句，連一位給錢的也沒

有，練把式的爬山虎趙勝，一看大家都不給錢，可就上了刮剛兒啦（什麼叫刮剛，就是轉着灣損人）遂說道，大集場的，一場子人好幾百名，難道說連一位帶着錢的都沒有嗎，你們都作什麼來啦，天下文武兩科技藝，難道說諸位都不明嗎，難說武聖人就沒從貴地走過嗎（武聖人若要沒從此走過，豈不是不通王化，這明明是損人）你道，倒不是看練把式的不給錢，這裡頭單有一個主兒不讓給，練把式的如何能知道呢，單表貝勒爺，看着練把式的練了半天，連一個給錢的也沒有，貝勒爺是半開眼的把式，看着倒是很好看，可就看不出來有工夫沒有，心中又一想，莫非有熱鬧之人，都是行家，必是練把式的有練得不到的地方，貝勒爺只得問問童林，回頭叫道，海川，童林在後面答言，爺有什麼事，貝勒爺說道，海川，你看練的怎麼樣，童林笑答道，爺你看着怎麼樣，貝勒爺道，我看不出有工夫沒工夫來，我才問你，童林聽貝勒爺之言，遂向貝勒爺說道，此人雖是花拳，倒有幾年的苦工夫，手兒腳兒都不錯，看着倒是退進有法，招招有式，式式有架，據我看不錯，貝勒爺聽童林之言，點頭心中暗道，此人練了半天，連一個給錢的都沒有，看看實在可憐，我何不周濟周濟他，想到這裏，遂由兜囊之中摸出有多半錠白銀，有五六兩重，遂着往場子當中一擲，練把式的正在賣弄江湖的生意口，又見衆人都不給錢，正自氣昂昂，站在場子當中發怔，猛見正南上，扔進多半錠白銀，遂說道，喝，老師父賞的，遂着舉目抬頭一看，正南上站着那給銀子的人，回着頭向着後面背着褲套的那人說話，看那個樣式，還不是本地人，大概是行商由此經過，遂向看熱鬧衆人說道，衆位看見了沒有，到處都有捧場的，要不是這位老師父賞銀子，我這回算掉在地上啦，那一位站在那兒還說便宜話，喝，挺大的一塊銀子單給他，有這塊銀子給我好不好，你別胡思亂想啦，我練了半天，人家老師父賞給我銀子，想什麼給你呢，真是銀子是白的，眼珠子是黑的，青酒紅人財帛動人心，遂說道，謝謝老師父，一面說，一邊向前要拾這錠銀子，手將要拾這一錠銀子，不提防由場子外竄進一人，口中說道，你先別拿銀子，遂說着過去照着銀子，就是一腳，幸虧練把式的手急眼快，若不然這一腳踏着他的手背，地

下有銀子墊着，真要是一脚踢上，這隻手非得落了殘疾不可，練把式的手快，將胳膊往回一縮，就見他一脚，將銀子踢得跟地一般平，練把式的站在那兒發怔，貝勒爺早就看見這個人，身量不算甚高，身穿土黃布的褲褂，藍搭包扎腰，腳底下白襪酒鞋，臉上看，圓臉膛，面目發青，兩道粗眉，一雙怪目，大鷹鼻子，大嘴呶，年紀約在二十多歲，橫眉立目，貝勒爺心中想着，必是要與練把式的動手，都沒想到他不但與練把式的人說話，就見他丁字步站立，高聲喊叫，這是誰敢破壞我村中的規矩，都不給錢，這是誰擲進來的銀子，瞪着兩隻眼睛，向着正南上發威，看熱鬧的都看着貝勒爺，口內說閑話，遂說道，你看你的熱鬧就得了麼，顯着你有錢，你可給呀，招出事來，你又不說話啦，貝勒爺聞聽，心中說，別的事情，我不敢擔任，這點事情我可能行，遂用手指着自己的鼻梁兒說道，銀子是我賞的，你這小子要怎麼樣，貝勒爺其實不敢這麼硬，皆因後面有童林保護，貝勒爺這才橫打着鼻梁兒，往自己身上叫，這小子聽貝勒爺之言，高聲喊道，說了一聲好，你得胆子不小，竟敢找死，話言末了，惡狠狠的向着貝勒爺用手要揪，童林此時在貝勒爺背後，將褥套放在就地，將要動手，就在這個時候，練把式的趙勝急了，心中想，怨不得衆人不給錢，原來是這小子的主意不讓給，人家這位客商賞銀子，反要受累，這小子着實可惡，想到這裏，不田的氣往上撞，心說這小子，攪鬧我的場子，還要打人，我何不將他揪過來打他一頓，出出我胸中之惡氣，想到這裏，身形往上一竄，一伸手澎的一聲，將這小子髮髻揪住，給他來了個倒拿毛（這個倒拿毛是別名）意欲將他揪住，不料想這小子武藝還不錯，他用右手一按趙勝的手背，左手往他右手上一搭，用胳膊肘一拐趙勝的右臂，遂將身往回一轉，這一手作金絲纏腕，別名叫滿媽拐線，此時趙勝的路臂，已然讓這小子擰到背後，這小子用左腿打算要將趙勝踢倒，沒想到練把式的趙勝能耐也不錯，用右腿往後一蹬，正蹬在這小子的大腿之上，這一招名叫拐李倒踢球（這一招在醉八仙拳上有這麼一手）這一脚不要緊，可就這小子踢了個仰面朝天，這小子急忙反身爬起來，高聲吶喊，遂說道，好小子，你的胆子真不小，竟敢把二太爺踢倒，



## 雍 正 劍 俠 圖

這麼辦，好小子你可別走，你稍爲等候等候，二太爺去去就來，話言未了，遂手一轉身，說道，鄉親閃開，衆人往兩旁邊一閃，這小子一溜烟向正東跑下去了，趙勝見他逃走，餘氣末息，遂說道，便宜你這小子，要不然我讓你知道趙勝的利害，話言未畢，遂着向貝勒爺抱拳說道，這位爺台，你老人家賞錢，還讓你老生氣受驚，小子可對不過老師父了，要不是你老人家賞錢，我這回非丟掉地下不可，爺台，小子請問你老貴姓高名，日後見了你老人家，我好稱呼你老人家，貝勒爺聞聽，向着趙勝擺手，遂着說道，不必問我，我乃無名氏，這個意思貝勒爺是施恩不望報德，無奈趙勝仍然還是懇求名姓，童林由後面把白褥套抗起來，轉至貝勒爺的面前，用手指着貝勒爺，向着趙勝說道，這是我家的主人，姓胤單字禎，我北京城的人氏，我姓童名林，字海川，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朋友，依我說你問的名姓，問不問不要緊，你適才已經看見這裡面的事情啦，此處乃是蛇蝎之鄉，豺狼之地，此處不可久居，據我想方，這個小輩，雖然逃走，他決不肯善罷干休，常言有句話，好漢打不前村去，依我相勸，你趁早收拾收拾，早離此地爲上，趙勝聞聽點頭，遂說道，爺台你說得是，小子遵命，遂著將地下那塊銀子拾起，收拾自己得兵刃物件，用繩鞭捆好，與貝勒爺童林告辭，往西走下去了，書中代言，爬山虎趙勝，此去够奔雲南八卦山找他兩個師弟，金錢豹金榮，艾葉花姓豹金亮，投入八卦山，到後文鐵善寺天下英雄會事畢，有一段趙勝報信，盜寶得二賊回山，這是後文暫且不表，單提童林與貝勒爺看着趙勝走後，童林心裡說，這可瞧熱鬧呀，看出事來啦，遂着向貝勒爺說道，咱們是打尖哪，還是往下趕路呢，貝勒爺說道，還是莫若尋找店房打尖，童林點頭，只得抗着褥套，跟着貝勒爺往東走，看着有了飯鋪，夥計站在門口往裡讓客人打尖，頂到他們走到門前，夥計將臉一扭，反倒不讓啦，貝勒爺明知這裏有事啊，暗中代表，飯鋪的夥計，方才也看見他們在把勢場子，因賞銀惹禍，恐怕把他們讓進來打尖吃飯，回頭那個二太爺真裏找到這裏來，把他們拉出去一打，未免就得碎碎家俱，反倒不如不作這份買賣，省多少事非，童林也看出這個意思，往東走，看一連好幾家，都是

雍 正 劍 俠 圖

第 二 集

這樣，又往東不遠，坐南有一座店，大門代門洞，門口白牆，寫着黑字，上寫着仕宦離台，安寓客商，大小車輛，草料俱全，在大門當中有一塊匾，黑匾金字，上寫着，英雄把勢店，旁邊有一付對聯，上聯是孟嘗君子店，下聯是千里客來投，門口站着一個夥計二十多歲，身穿藍布褲褂，脚下酒鞋白襪，腰間繫着圍裙，在肩頭抗着一條手巾，口中說道，客官別往下走啦，再往下走，趕不上村莊鎮店啦，打尖吧你哪，這是油房鎮李家老店，吃什麼都現成，洗臉喝茶不要錢，剛要說官裏邊說吧，將說到這個請字，還沒有說出來，一看貝勒與童林二位，夥計將臉往店門裏頭一轉，跟着也不往裡讓啦，貝勒爺也沒理會，貝勒爺祇顧看這塊匾，上面寫着英雄把勢店，又一轉想，方才在把式場子傷了的那個小子，決不能善罷干休，他必然回去約人，前來出氣，我們要往別處打尖，他必然要當時動手，心裡說，我們要在這個店裡打尖，衝着店門上這塊匾，大概這店裡掌櫃的必是有名望之人，我們在店內吃飯，照顧一文錢，也算主顧，那個小子要找至店房打架，不用我們出頭，自然店裡掌櫃的就得出去，說也無故攪鬧店房，他若不服，自有店東與他們鬪氣，這個名兒就叫坐山看虎鬥，貝勒爺將主意拿好，遂問童林說道，海川，咱們在這個店裡頭打尖好不好，童林聞聽，心中早就猜着貝勒爺的心意，遂着說道，要在這個店裏找尖哪，有一樣兒好處，若要有別的意思，不用咱們出去，店裡掌櫃的着先不答應啦，貝勒爺瞧了童林一眼，並未答言，童林遂向店裏夥計說道，你們這裡可有不用不着的房子，店裡夥計上下瞧了瞧童林，遂着說道，二位爺台裡邊請，南為上的上房三間，二位爺台能將就住嗎，童林說道可以，你頭前帶路，夥計點頭，貝勒爺遂在後面，進了大門，用目觀看，東西的配房，院中寬闊平坦，在東西兩房簷底下，設擺着刀鎗的架子，看那個樣式，好像個把式場子的形象，貝勒爺正自觀看，夥計已然把藤籠打起，口中說道，二位爺台裏邊請坐吧，童林抗着褲套來至屋中，原來是一間兩暗，後面俱都有後窗戶，童林走進西裡間，將白褲套放在櫃前簷的坑上，然後又到外間屋，將簾間上掛着的簾子，遂手摘下來，先將貝勒爺身上的塵土擦下去，自己又把自已的塵土擦去，將

胆子掛在額間上，此時夥計已經把臉水打來，伺候二位淨面已畢，將茶已經泡好，放在迎面八仙棹上，遂着獻上兩個茶盃，童林遂着將茶斟好，貝勒爺此時在上首落坐，童林在下首陪着吃茶，童林猛抬頭看見夥計站在屋門口之內，上下打量童林，這種看人，看的各別，看的童林直發毛，童林遂向着夥計說道，你盡力看，作什麼，夥計笑嘻嘻的說道，二位爺台貴姓，府上那裏住，童林用手一指貝勒爺說道，這位是我家主人，名叫胤禛，北京人氏，我姓童名林，字海川，京南霸州得人氏，你問這個作什麼，夥計說道，到不是別的，我問你們二位，大概是練過武術吧，童林點頭說道，不錯，練過三天兩早晨，你問作什麼，夥計笑着說道，不是那個你哪，剛才我在把式場子，看着有人賞銀兩，是你們二位誰呢，童林用手一指自己的鼻梁，遂說道，是我賞的，夥計搖頭說道不是，我看見啦，不是你，是這位姓胤的客人賞的，童林點頭說這不錯，是我家主人賞的，你還有什麼說的嗎，夥計聞聽，笑嘻嘻的言道，俗語說的好，話不說不白，我一說，就明白啦，我不說你不知道，你要是沒練過武術，我說了也算白說，童林說道，怎麼呢，你練過武術你知道練武術的規矩，我再說一句，爺台你想想，是怨踢把勢場子的不好哇還是怨練武術的不好呢，童林聞聽說道，據我想，練把勢的一腔子苦力氣送在土地上，爲的是賺錢吃飯，如同將飯做熟要吃，踢場子的，如同在他鍋裡頭撒了一把沙土，他的飯不能吃了，自然是踢場子的不好，夥計聞聽，哼了一聲說道，怎麼樣，不但你那麼說，就是別的人看熱鬧的人，也是那麼說，可有一件，這裏面有個情由，什麼情由呢，這個練武的講究四樣，頭一樣保鏢得老師夫，吃得是四條大道，東西南北，教場子的老師夫，吃的是一方，看護家的，吃的是錐率之地，何爲叫錐扎之地呢，哥講比這麼說，在這一院護院，隔壁的鄰右院內，出了明火的槍案，只要不搶他這院裡，他就管不着，這就叫錐扎之地，惟有這練花拳打把勢賣藝，將兵刃把子一抗，走遍天下，吃遍天下，可有一個規矩，講比說，來到我的滑河油坊鎮，他未從要擺場子賣藝，他應當先打聽打聽，本鎮裡頭，那裏有練武的老師，那裏有成名的英雄，他應當先得拿帖拜會，就說這個練把勢姓趙

的，他來在我們鎮店上，他並不打聽，也不拜會，他就在火神廟裡頭，他就擺場子賣藝，剛才你進店的時候，大概你也看見我們店門上那塊匾啦，上面寫的是英雄把勢店，實不相瞞，我們這個店，既敢掛這塊匾，我們老東家的名姓，很說得出去，他不但拜會，他既公然賣藝，這不是明明欺負我們本鎮內沒有能人啦嗎，他不賣藝不要緊，我們老東家的徒弟們，全都來告訴我們老東家，大家好預備踢他的場子，可有一件，我們老東家，不是那種量小的人，適才問告訴徒弟，不準覺他的場子，他要是外行不曉得規矩呢，他就知道練堂拳，踢堂腿，賺了錢好吃飯，他好容易把飯才作熟，你們一踢他的齷兒，他就挨了餓啦，你們都不准去覺他，那一個徒弟不聽我的話，我立刻把你們的名字塗去，從今以後，可別說是我的徒弟，因為這麼着，大家才不敢去踢他的場子，剛才在場子裡頭與賣藝的動手那個人，不是外人，那是我們這二少東家，外號叫銀毛帥，名字叫李寬，貝勒爺在旁邊一聽，要想躲沒躲開，反到跑到這家店裏來啦，貝勒爺又聽童林在那裡問店夥計，既是你們少東家，必定你們老東家有話，叫他去的，又聽夥計言道，爺台你可別那未想，我們老東家可沒派他去，皆因我們二少東家，知道老東家有話，不准攪他的場子，他的心裡頭氣不平，要到場子那兒看看，到那一看，看練把勢的還真不少，有心要進去，老東家又有話，不准攪他，不進去吧，氣又難出，這麼着我們少東家想出一個主意，暗含着知會衆鄉親，淨看着練把勢的練，大家可別給他錢，這個意思，練完了沒人捧他，也不理他，他不賺錢，自然他就走啦，再者說衆位鄉親，看練把勢的，誰也不是不給錢，皆因不肯得罪我們二少東家，就這個工夫，這位胤老師他老人家扔進一塊銀子去，我看見啦，我們二少東家也是年青，看見你給銀子，他一個壓不住氣，這才跳到場子裏頭去，站在那裡一問，你一答言，我們少東家更臉上不掛啦，這個賣藝的呢，也就够真橫，由後頭給我們二少東家來了個倒拿毛，我們二少東家，使了一個金絲繩腕，賣藝的用了一個拐李倒踢球，我們一少東家一個沒留神，被他踢了一個跟頭，我們二少東家氣更不出，跑回店來，找我們老東家，與他報仇雪恨，童林聽至此處，遂說道，你

## 集

## 二第

## 圖俠劍正雍

們老東家必然率了手下的人，尋找賣藝的與你們少東家報仇，夥計聞聽，哼了一聲，遂說道，客人你  
 可別那末說，我們老東家，不是護短的那樣子，我們二少東家不告訴我們老東家還則罷了，一告訴老  
 東家，我們這位老掌櫃的，不但不與他兒子報仇，反到把我們二少東家，大罵了一頓，到如今還沒完  
 呢，還在東跨院那瞞怨他呢，童林聽夥計的一片言語，點頭說道，這麼看起來，一定不能怨你們二少  
 東家啦，當然是賣藝的不懂得江湖上的規矩，夥計接着說道，喝，你這麼一說就對啦，你要不是練武  
 的老師夫，你能明白這個道理嗎，就說這件事，皆因賣藝得不通道兒，才有這麼一片事，童林聽着點  
 頭言道，你說了半天，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夥計聞聽說道，爺台你要問我小子我姓何，排行在二  
 ，皆因我好說，人家大家給我送了個外號，都管我叫話把何，只因今天你愛問，我愛說，這才對了勁  
 啦，童林說道，既是你愛說，我再問問你，你們老東家，到底是姓什麼叫什麼，夥計接着說道，喝，  
 你要問我們老東家，他的名姓在雲眼上啦，可稱得起，名頭遠振，大海栽花，我要說出來，你可坐穩  
 了，不然說出來，一震你的耳朵，一害怕，回頭你再由凳子上掉下來，率着，童林聞聽，不由得暗笑  
 ，夥計說得話太大，心說我到得問問，遂說道，何老二，你只管說，我屁股底下早使着勁啦，你到得  
 說說，夥計一聽，將咀一撇，遂說道，要提起我們老東家來，他老人家當初練武很難，在當年這個店  
 也沒有這麼大，就叫李家店，我們老東家名叫李源，也沒有外號，到如今買賣也擴充啦，人也說得講  
 得啦，外號人稱鐵掌李，別號人稱展翅鵬，童林一聽微笑，因為什麼呢，皆因聽着耳熟，猛然間  
 想起，在江西臥虎山，學藝之時，聽師父講究過，江湖綠林有這麼一個人，遂即問夥計說道，適才你  
 提你們老東家學藝艱難，我到要問問你，怎麼個艱難之法，夥計聞聽，遂着不慌不忙，就把他家老東  
 家學藝成名，前後事滔滔不斷，細說了一遍，童林這才明白，那位說明白什麼呢，說書的講究，明筆  
 ，暗筆，倒查筆，惟有李源這個倒查筆，說書的不能不說，皆因他是童林成名的一個關鍵，想當初李  
 源開設這座店房，就是夫妻度日，妻子吳氏，治家有法，頗稱賢德，家有薄田五十餘畝，老桑數十餘

根，又有這個店房的買賣，就是李源不生好練，練的是什麼呢，不過大祖神拳，別名叫長拳門子，當初這個店內上房的後面，那三間房還未蓋，後面是四四方方的一塊院子，他是天天早晚在後院練武，還有幾個徒弟跟他練習學，那個時候夥計可不是何二那時的夥計，姓劉排行在三，李源要在後頭用工夫呢，劉三在前面照看買賣，這一日天到已牌，正是客人打尖的時候，由打外面進來三輛車，一輛轎車，兩輛大車，大車上滿載的貨物，轎車上坐着一位山西的客人，跟着好多的夥計，這個趕車的要是進店，就是不亞如知縣，把鞭子一放，他是全不管啦，夥計們幫着卸車，遂將山西客人擡至上房屋中，（這個上房啊，就是現在貝勒爺他打尖的屋裡，）夥計劉三跟着到裡面伺候，一看這位山西客人，二十多歲，俊品人物，身穿藍綢子大褂，白襪雲鞋，看那樣式，透着精明強幹，夥計一問客人貴姓，方知這位客人姓于，由太原府大谷縣來，至泰安送貨物去，在此打尖，劉三跟着打臉水，客人淨面，遂着泡茶，這位客人正自吃茶之際，從後面後窗戶聽見有練武的聲音，客人遂問道，夥計你貴姓啊，劉三通了名姓，山西客人遂叫着劉三，後面這是什麼聲音，劉三陪笑答言，遂道客人你要問，這是我們東家掌櫃的姓李名源，平生好練武，在後頭院裏用工夫呢，你問作什麼，于老客一聽，遂向着劉三說道，山西人看行不行，夥計劉三說道，那怎麼會不行呢，你要看我們東家練武，跟着我來，于老客點頭，遂着站起身來，劉三在頭前引路，出離了上房，下台階往西邊夾道兒過去，來到後頭院，夥計順着用手一指，遂說道，你看當中練武的那一個，就是我們東家李源，于老客舉目一看，這個後院甚是寬闊，正當中地勢平坦，在旁邊站着四五個，都是二十來歲，赤着膀背，都是胸寬背厚，虎勢昂昂的，似乎剛練完的樣式，當中有一人站立，這個人身量中等身材，細腰紮背，一身的黑肉，健子肉，藍布的中衣，脚下白襪洒鞋，臉上紅潤潤的臉膛，兩道重眉，一雙闊目，鼻直口闊，大耳有輪，髮辮挽着個鬍鬚，赤着背膀，剛拉了一個架勢，正是猛虎登山的架子，夥計劉三，站在那裡叫道，東家，我給你見見，這位是咱們這住店的老客，姓于，于老客，要看看你的武術，李源聞聽，遂

着過來抱拳，說道于老客，你給我看着點，我練回給你看看，我可練不好，于老客微然含笑說道，李掌櫃你練練，山西人開開眼，李源說道，你太謙啦，我練不到的地方，還求你指教，于老客說道，那末你就練吧，李源聞聽，就手拉開架式，李源練山東的長拳，真可稱得起拳似流星眼似電，腰似蛇行，腿似鑽，真正是腰腿利便，怎見得有贊為證，

正 索子垂圃列兩邊，膝前橫下鐵門拴，金盆落月冲天現，望月推窗在跟前，鐵牛耕地須用力，翻身  
劍 噙倒太行山，背解紅羅須盤肘，斜行繞步拾金錢，

俠 將拳練完，真是氣不擁出，而不改色，遂看抱拳含笑說道，于老客，看在下練得這回拳怎麼樣，于老客聽李源之言，將眉目一挑，嘴一撇，哼了一聲，遂着說道，李掌櫃你這個拳腳，練不練不要緊，是

圖 老西送你兩個三字，李源聞聽，遂說道，那兩個三字，于老客遂伸右手露出三個手指，頓口說道，你向打洗三的耶天練，練到接三也不行（洗三是將落生後，到了三天洗小孩的身子，俗語叫洗三，接三是人死了以後，第三天必須念經，名叫接三）李源一聽，蓋不由己的心裡不願意，遂言道，于老客你看我的工夫不好，大概你的工夫必然比我強，李源今天得遇高人，我的工夫不好，我可以給你接招，你老人家要可以跟我比試試，我可以跟你學學，于老客一聽，笑着說道，李掌櫃的，你不要跟我比試，要是跟我一動手，不亞如閻王爺那掛了號，判官那裡勾了名，命要是不願意活着啦，你就趁早見我動手比試，你要是打算多活幾天，你就不用動手比試，不信你要一動手就得死，李源聞聽，一陣得冷笑，遂說道，于老客論起來我可不當與你動手，你是住店的店客，我是開店得店東，無奈

18 一件，你說的爺大，李源在花叢樹底下睡過覺，我可是怕死，就衝你說這話我到要請教請教，于老客哼了一聲說道，李掌櫃的，我到是不願意叫你死，你是一定不願意活着，可有一件，要打算與老西動手，比試武藝，你可得立給我一張無事的字據，免得老西把你打死，老西還得跟着打官司，你要不立字據，老西可不與你動手，李源聞聽，心裡說，這個老西真是大話欺人，跟着說道，李源情願立

字，死而無悔，遂着叫夥計說，你到前邊把小飯棹，與文房四寶拿來，李源話說出來啦，徒弟們在旁邊聽山西客所說的話，一個個都氣得兩眼發直，恨不能讓老師，把山西客人打到，方解心頭之恨，聽李源叫夥計拿文房四寶，大家一齊答言，說道，我等願往，大家一擁至前面，工夫不大，全都取至，擺設在旁邊，研墨的研墨，鋪紙的鋪紙，遂說道老師，你就當時立字，我們大家到要看看這個山西客人有多大能耐，李源點頭說道，你們後站，少說話，待我立字，遂着濡筆立字，工夫不見甚大，將字據寫完，雙手遞與山西老客，于老客接過來觀看，上面寫的是，（立字人李源，家住油坊鎮，開設李家店，與山西于客人彼此同道，皆用武功，李源意與于老人較量武術，難免失手，倘若失手傷命，絕不理論，兩造有傷，各聽天命，恐口無憑，立字存照，年月日）于老客看完，遂說道，這個不行，你得畫上押。按上跡斗，方才有效。李源聞聽點頭說道可以，遂着接過來，畫上押，按下跡斗，交與于老客，于客人將字據接過來，遂着腰間一掖，說道，這可不願老西無德，這是你情願意取死，來來來，當場動手，老西奉陪，李源說道，你先等等，你打死我，你有字據為憑，我若失手把你打死應當怎麼辦，于老客聞聽說道，不要緊，老西也與你立一張無事字據，李源說好好，請你立字，老西遂即鋪紙，照着李源所寫的意思，也立了一張無事字據，畫上押，又按上跡斗，遞與李源，李源接過來說道，這可不怨我，這是客人你誓不欲生，客人你的生死簿可交與我啦，山西老客聞聽李源之言，遂着說道，李掌櫃不要說大話，你的字據，現在我手，如問你請了陰陽的先生，開了殃榜（什麼叫殃榜呢，趕到人要是死了，請陰陽先生觀看何是壽終，幾日回煞出殃，殃高幾尺，到北京地面都是這個風俗），交與我的手內，你是淨擎等死，李源聞言說道，客人不用費話，來來來，你就進招，遂着李源一抱拳說了個請字，山西客人並不動手，遂向着李源說道，看你這個意思是讓我先打你，真是要我先打你，你可是當時就死，你要是先打死，你還可以多活一時，還是你先打我為對，李源聽罷，只見于老客兩手抱拳，並沒有架式，可是淨說大話，李源概不由己的有氣，遂說道，于老客，既是你這麼說，讓



我先打你。我可要得罪了。李源遂說着，將左手衝着于老客面門一恍，左手拳直够奔山西客人胸膛打來，李源是一勇之夫，只顧伸手就打，未想到人家于老客，早有防備，山西客人看李源的拳到胸膛，遂不慌不忙用左手，架李源的右臂，雙掌往前一撲，這一手乃是猛虎的三絕藝，頭一招，名叫虎撲子，正撞在李源的胸膛，這一撞不要緊，李源可受不住啦，一直撞到東牆上，遂着倒於地上，再想起來就不容易啦，李源就覺眼前一發黑，當時暈在倒地，山西的老客，高聲喊道，打死你不要緊，老西有無事字，在腰裡帶着呢，遂說着來至牆下觀看李源已竟甦醒過來，山西客跟着說道，李掌櫃我可將你打重啦，你打官司不打，李源插頭說道，不打官司，你請到屋裡坐吧，山西人笑着說道，你就是打官司也不行，我有無事字據為證，說着話够奔前面去了，此時李源想站起來，是不能行了，遂着連徒弟代夥計，把李源用門板搭至前面櫃房，來到櫃房，將李源從新搭至在炕上，門板拿到外邊去，夥計劉三遂問道，掌櫃的你得傷壞怎麼樣，李源擺首手說不要緊，我告訴你一件事，劉三說什麼事你說吧，李源說你到外頭打聽打聽，這個山西老客姓字名誰，家鄉住於何處，由那裏來，往那理去，可不要聲張，打聽明白，回來告訴我，我自自主意，劉三聞聽點頭，叫別的夥計伺候掌櫃的，他够奔外面，去了工夫不大，回來至炕前，低聲告訴李源說道，剛才我到外面，與趕車的打聽明白，此人姓于名秀，外號人稱小蓮花，家住山西太原府，太谷縣于家莊人，他是少莊主，够奔秦安州，前去送貨物，由此經過，李源聽罷，點了點頭，遂叫劉三到街上把治外科的劉半仙請來，看一看傷痕，劉三聞言够奔外面請劉先生去了，店裏夥計們旁邊伺候，李源叫夥計把他扶着坐起來，自己用目細看胸膛，正紅了兩個手掌的印子，這才叫夥計把汗褂拿過來，披在身上，背後依着枕頭就覺着心口裏難受，在這麼個工夫，劉三已經將治外科的劉先生帶至屋中，李源說道，劉先生請坐吧，你給我看看，我剛才叫人打了一掌，你看看傷痕要緊不要緊，劉先生點頭說道，你候一候，我稍為休息休息，我與你看看，夥計遂着獻過一盃茶來，劉先生喝了一盃茶，到李源的面前，看了看，喝了一聲，遂說道，你這傷可真不輕

，這麼辦吧，我給你預備點面子藥，先把他糊上，散散瘀血，然後再吃幾丸子舒筋活血的藥，我天天再到店裡看，此時可不能全癒，總得一個多月，可見大效。李源點頭說道，你多受點累吧，自此日起當天與李源醫治，整整兩個多月，才恢復原狀，李源傷痕已竟好啦，這才把劉三叫過來，一間山西的客人幾時走的，劉三答道，由打咱頭天被打，至今也沒住咱們店，李源將話問明白之後，自己由店中回到家內，與妻子敘說被打的情由，又商議打算奔山西動師學藝，李源的妻子本是個賢德之婦，丈夫在外的事情，是一概不管，任憑丈夫去辦，於是李源將地賣出十畝，將銀兩留在家中一半，自己帶着一半，又到店中與劉三商議好了，讓他照看店房一切的買賣，自己將小包伏一背，够奔山西走下來了，在路途之上，不過就是飢餐渴飲，曉行夜住，非止一日，這一日來在山西太谷縣，自己與入打聽了打聽，于家莊在於何處，打聽明白了，原來在城東，三十里地，李源由太谷縣，够奔于家莊，及全到了于家莊，天已經不早啦，只得住在于家莊的小店，與店裡的掌櫃的打聽，方才知曉于秀的住宅，原來于秀的家內，是個大戶人家，他是依他伯父度日，他伯父姓于名成字洞海，本處都知道他是鏢行，江湖人稱長臂崑崙飄零叟，家中掛着千頃牌，可稱得起，騾馬成羣，糧米成倉，殷實豪富，李源全鄒打聽明白，音欲登房拜訪，到了次日，將店飯錢還清，出離店門，順着莊子裡大街，往東走不遠，果然見坐北的大門，羣牆高大，與本街上的行人一間，果然是于宅，有心要登門拜訪，又恐怕人家員外不見，自找無味，自己一想，莫若再打算別的主意，自己將主意拿定，仍回店房，到了第二日清晨，去店閑遊，細看村莊景況，好富足的一個莊村，大約有兩千多戶人家，街道買賣，甚是熱鬧，往東走來走去，行至在東村口外，一看靠着莊牆，人煙稠密，細一打聽，原來此處是土夫市，是所有木地的財主叫工夫下地作莊稼活，都在此處，李源心中一動，又一轉想，莫若我問問于成家中叫工不叫人作活，他家地畝太多，臨到莊稼收的時候，市上有多少人，叫多少人，道是不够他用的，李源遂

着也在人羣之中一站，站的工夫不大，就聽莊門那有人大聲說道，有作活的沒有，于老員外那兒叫工夫，三遍飯兩遍茶，一天二百四兒錢工錢，有願意去的跟着我來，這句話未說完，大家一齊答言，我們都願意去，書中代言，怎麼大家都願意去呢，只因于老員外這個人，最道德，要在他家裡作工夫，頭樣吃喝先好，再者他家中單有一個院子，專爲住短工的，四週圍高牆，當中一個鐵門，叫來的人俱都帶在門前，將門開開，有一個人是專司此事，拿着筆墨紙硯，往裡放一個人，寫一個人的名字，都將人放進去，然後將門一關，裡面房屋寬大，單有人作飯，趕到次日下地作活的時候，將門開放，這一個專司教工這個人，拿着花名叫人，叫過一個人來，給他一把鋤，那個鋤頭擺得好似山，一般，這一叫工夫，就是千兒八百號，把人都都放出去啦，鋤頭也剩下不了多少啦，單有當頭的帶着成雙行跟大隊俱的一般，你可別看是人多，若要到地裏頭一分，可就顯不出有多少人來啦，皆因他的地多之故，不是掛過千頃牌嗎，此時李源也隨着大眾一同來到工夫院，早有人在此寫花名，遂着到裏面，用飯安歇，直到第二天，跟着大衆領鑿下地，代李源這個當頭的也姓于，叫于小三，是老員外的同宗，遠家的重孫子，此人很聰明，他代着李源等五十幾名，下地鑿地，趕到正午茶歇的時候，送茶的夥計，用木桶將茶送至，大家都在地頭上吃茶，惟有李源，吃完了茶他不歇着，來回的亂跳，亂比拳腳，當頭的于小三，很愛惜李源，作活實在，一來到歇着的時候，他不明的喝着，亂打拳腳，遂着叫道，李夥計，人家都歇着，你不歇，難道說你不累，李源聞聽，笑着說道，頭兒，你不知道我好練嗎，于小三聽李源之言，遂說道，你既好練，這麼練練到多咱都不行，李源說道，那末怎麼練呢，于小三說道，你要練我告訴你一個主意，什麼主意呢，就是咱們的老員外，工夫好極了，如要跟他練，他若肯收你作徒弟，你就吃好的穿好的，不但吃喝好哇，就是能耐若要學成了，可能够成名天下，比你這麼練強不強，李源聞聽，笑嘻嘻的說道，那末着我托托你哪，與我對老員外面前說說，收我作個徒弟好不好，你與我多盼點心，于小三聞聽，微笑含笑，說那到行，可有一樣兒，我不能與你白說，你可得請

我喝兩酒，三兩牛肉，李源聞聽說道，那到行，晚上收了工，我必請你，于小三聞聽說道，咱們就那末辦，於是喝完茶，仍是下地作活，頂到晚響收了工，回到工夫院，李源與打四兩酒，買了二兩牛肉，頂到第二天，仍然下地作活，趕到了茶歇的時候，李源一問于小三，與老員外說了沒說，于小三笑着說道，四兩酒二兩牛肉，我就能給你辦啦嗎，到了晚間，還得照樣請我一份，李源聞聽聽他應允，說道咱們就這麼辦，到了晚間，李源又請了于小三一次，天天如是，一連就是二十餘天，于小三吃的頭暈流油，原先于小三不過誑點酒喝，架不住李源天天請他，這個小意殷勤，雖不要緊，于小三可吃着不過意啦，真就跟老員外提說了把事，老員外並不樂意相見李源，架不住酒肉的力量大，于小三一連說了好幾遍，這一日老員外應允與李源相見，趕到晚間，收了工，回到工夫院，李源看見于小三笑嘻嘻的前來，向着自己說道，李老大，我于小三爲這個事情，費的勁不小，好容易老員外應允與你相見，你把長衣服穿上點，他跟着我見見老員外，可有一樣兒，你可要規矩着點兒，李源聞聽，心中歡喜，遂着將藍布大褂穿好，遂說道，那末你就陪我去一趟，于小三點頭，遂着一同出了工夫院，够奔老員外的住宅，趕臨到門首觀看，是坐北的大門，代門洞，真是磨磚對縫，一片瓦窰似的房子，門口一邊四顆龍爪槐，門口上馬石下馬石，拴馬的柱子，五層接腳石，進了大門，李源在于小三的後面觀看，迎着面的磚影壁，靠着西面，四扇屏風門，綠油洒金星，上面四個紅斗方，寫的是齋莊中正，倒下台階，進了屏風門一看，一遛南房，却是外面的門房，西面三間小書房，北面的垂虎門，二人進了垂虎門，東頭配房各三間，兩旁邊妙手的遊廊，當中的大廳，明三間暗五間，前出廊，後出廈，五層台階，兩旁的抱柱，上面掛着一幅對聯，上聯是（庭有餘香謝草鄭蘭燕桂樹）下聯是（家無別况唐詩晉字漢文章）在上面房簷底下有一塊匾，四個大字寫的是（厚德戴福）再一看上支下摘的窗戶，屋門口掛着蝦蟆鬚的班竹簾，二人來至在廊簷下，于小三低言向李源說道，你在這裏等一等，我與你通稟一聲，你可別遠去，李源點頭站在抱柱的旁邊等候，就見于小三啓簾進內，李源在外面聽屋中有

老人說話的聲音，說道，小三，你把他帶進來沒有。又聽于小三說話的聲音，說道，帶進來啦，再聽裏面說話聲音微細，可就聽不真說什麼啦，工夫不大，就見于小三啓簾籠，向着自己點手，李源遂着進到裏面，用目觀看，把李源吓了一跳，因為什麼呢，皆因李源看屋中太講究，所有的木器，俱是花梨紫檀，迎着面是兩明間，一個暗間，還有兩個套間，屋中寬濶，一概用方磚鋪地，對面的几案，中間的八仙桌，兩傍的太師椅，東西俱都整槽的隔扇，彫刻細作，五福捧壽的花樣，當中隔扇心，畫的俱是名筆的花卉，迎着面掛着挑山對聯，名人的字畫，棹子上擺定都是古銅玩器，西面當中落地罩的橫眉子，是金絲南雕刻出來的松鼠偷葡萄，橫着一根鋼絲，上面是月色綉子的幔帳，兩旁有金加章鈎高掛，西面觀看，靠着前槽窗戶有一張檀香床，床的西面放着一張炕厨，上面擺得是金鑲玉翠多寶閣，各樣的古玩玉器，床的當中放着一張紫檀的小飯棹，大里石讓心，棹上擺着珠砂盤，灰槽子靠文房四寶，各種的圖章，炕棹的兩旁設擺着坐褥靠枕，套着黃格的布套，床上擺着腳凳子，灰槽子靠着北面，擺設着書閣子，上面飛着各種的書籤，就在床的裡面，趟着一個年邁的書史，形容枯瘦，站起來約有中等的身材，下身穿半籠籃綉子的褲，赤着雙足，上身穿白綉子背心，就其形容太瘦，面若白紙，一點血色無有，頭上滿卸了頂，白剪子股的小辮，看身上那個脅條，一根一根的單纏着，胳膊細的難看，搭拉着肉皮有二尺多長，那個手似鴨爪一般，這個人除去筋與皮包着，簡直的要散啦，可就是一樣好，領下的銀髻滿腹，是根根貝肉，要是站起來，可稱得起迎風而倒，遇風而僵，走着略着，簡直的是代着氣的死鬼，臉上一看，令人害怕，大眼角要裂，拾頭紋要開，咀裡頭含着一口茶葉包，可真像死鬼啦，李源心中暗想，就像這樣人，那裏能真有工夫，李源正自發楞，就聽于小三說道，李老大你與你見見，這就是咱們委員外，又向着員外一指李源說道，這就是李大，員外一聽坐起身形，向着于小三說道，他那裡是學藝家得呢，看他這個樣式，准有十幾年的工夫，他這是前來防我來啦，遂又說道，李老大你可要說實話，是因爲什麼神來訪我，你還不說實話，你可走不了，李源一聽，暗

含着吓了一跳，心中說，這個老頭子真有限力，他真會看出我來啦，我若不說實話，看這個意思，這個人既有限力，必然有特別的武藝。我要想出這個院子，勢比登天還難，莫若我說了實話，到可以跟他求教求教，於是想到這裏，遂着雙膝跪到，口中說道，老員外你別生氣，我說實話，還有下情上稟，老員外回頭向着小三說道，你看怎麼樣，于小三看着李源說道，你趁早說實話，不然你可走不了，李源聞聽，自知不說不行，遂將自己之事，被打訪師的情由，細細的說了一遍，于老員外聞聽，不自得氣往上撞，遂說道，哎呀，于秀這孩子剛才學了兩手半的把式，就在外面惹禍，讓人家找到門口，不答應來啦，話未說完，李源一看員外，可吓了一跳，因為什麼呢，一看員外臉上氣色發紅，身上不像剛才的情像，週身上下，就髣髴皮肉復生，身上滿鼓起來啦，透出精神百倍，這是怎麼回事呢，書中代言，這位老人家，想當年出事以來，家中原就是殷實豪富，要不然家中因何這麼闊呢，以致屋中所擺的器皿，無不講究，這一套書，不是淨是江湖綠林，裡面也是世間功勳之後，也有財主的子弟，就說于成，他家中好幾輩，為富戶，因自幼受過異人的傳授，在明末清初之時，在北京東西挑花寺，三關過挑花英雄會，單掌開碑，擊石如粉，摔死過金頭牛，踢死過銀頭豹，單臂力舉千斤鼎，帶過守正戒淫花老人家，成名天下，人稱一代大俠，如今年邁，于成自知江湖綠林沒有多大的好處，因此歸到家中，年紀已經殘年，打算在家中守保莊田，永不出世，若論家中的財產，連着吃幾輩子也用不了，打算抱着腦袋忍啦，可巧于小三前兩天，跟他老人家提說作外工的李源，要見見他老人家欲拜為師，老人家不願意收徒弟啦，因此不允相見，于小三說過多少次，老人家又恐怕有人來訪，因此與于小三商議明白，要在暗地裡看看李源，及至被地裡觀看，李源可到有個十幾年工夫的樣子，本當不見，又兼着于小三屢次的提說，老人家這才跟于小三商量，老人家要緊一手工夫，名叫天花寶蓋，避氣工氣，這要工夫要是一吸氣，週身氣眼滿場，連脈氣俱能避住，形若死人，可有一樣，這種工夫，就怕生氣，若要生氣，仍然歸本還原，為什麼用這種工夫相見李源呢，為的是遮飾他的眼目，叫他看不出有

工夫來，今聽李源之言，方知自己的姪男子秀，武藝未應練成，在外面惹禍，不由得老人家生氣，這一生氣不要緊，李源看着好像氣吹的老頭週身鼓起來啦，李源那裡知道，老人家用着氣工呢，未免看易，若不收留實在對不過他，這才說道，李源，論起來我可不當收你，你既是苦苦的懇求，這麼辦，我就收你作個弟子，你可要用心習學，李源聞聽，往上叩頭，口中說道，恩師在上，弟子李源大禮參拜，于洞海伸手相摻說道，賢契免禮，回頭叫于小三，把我的衣服拿過來，小三够奔東裡間，立刻不見其大，由裡間屋出來，小三說道，請老人家到屋中更衣，于成點頭，向着李源說道，你在這裏等等我，我換上衣裳，同你到裏面去學藝，李源答道，遵師命，又聞于小三說道，從今日起你告訴少莊主于秀，永遠不准到我這院來，于小三點頭應允，要不然李源在此數年怎麼會與于秀沒見過面呢，又是于老俠客的這句話，閑言少敘，老人家進東裏間，更換衣服，啓簾讓出來，李源一看，老人家這是一番的氣象，雖則于成于洞海身量不高，精神百倍，身上穿白綢子褲褂，外罩米色綢子長衫，腰中紫着一根鐵繩，腳下白襪雲鞋，臉上看紅潤的臉膛，兩道殘眉，壽毫多長，其可遮目，一雙虎目，神光飽滿，准頭豐滿，唇似丹霞，頰下銀髯，飄洒胸前，根根見肉，自剪子股的小辮，這一份的英風，真令人羨慕，于成向李源說道，你跟我來，到後面看看把勢房，我好傳給你幾手，那位說，于成既然收李源為弟子，教工夫往後有的是日子，何必忙在這一時呢，看官有所不知，這個文武兩科之技藝，就拿文的說，不差什麼，自幼俱都上過學，入學的這一天，必得先與孔夫子燒香，拜完了孔聖人，然後層層拜師，拜完了師，才能上工課念書，若要是初蒙，必須先把三字經，拿過來教兩句，個個武學也是一樣，只要拜完了師，就得傳一手武術，因此于洞海，帶着李源出離了上房，够奔西面的夾道，順着夾道往北，穿宅過院，走過五層房，後面單有九間後罩房，裡面還是一通連着並沒有隔斷，外面掛的班竹簾，于洞海來至門口啓簾籠，邁步進屋，李源遂着進屋觀看，這九間雖然全通着，可有一樣

，地不一樣，東面這四間，滿是石頭鋪地，這個石頭地，練工夫長了，軟磨硬把石頭磨的竟是溝兒，可見于成的工夫，就不問可知啦。西面這四間，滿都是黃土地，甚是平坦，靠着西牆有四個大木頭匣子，李源細看，這個匣子，都有三尺寬，長够四尺長，底下有木架子支着，頭一匣子是小米，接着一匣子綠豆，再看這匣子，裡面是鐵沙子，末後這匣子，裡面鐵沙子摻着鐵蒺藜，在旁邊有一塊木板，上面釘着一張新狗皮，毛向外，這是練砂掌操手用的，怎麼用呢，未從要操手，用功之時，蹲當騎馬式，先用手打這個小米，打完了用手撮，撮完了再率手背，率完了再用手指撮，幾時用手一打，這個手掌所落之處，小米都要碎了，然後再打綠豆，打綠豆也似小米這個方法，幾時手落處綠豆皆碎，再打這個鐵沙子，這個鐵沙子裡頭，可得摻藥，三十六味羣藥，二斤硃砂，作什麼用硃砂與羣藥呢，這個藥是爲舒筋活血，但凡練掌的主兒，都怕受了鐵毒，有硃砂摻在裏面，硃砂的性質是活血，再加上羣藥，是爲保護這個手掌不傷，然後打完了率，率完了撮，撮完了在這新狗皮上察，手要察上這狗皮，一來去鐵毒，再者去藥毒，也爲的是舒筋活血，可有一件，這個手哇，越練手背越厚，手指越粗，這還不算練成，還得用藥水泡手，泡完了然後再用新狗皮察手，爲得手不僵，然後掌也練成了，手也縮軟了，可就打不得人啦，其名叫硃砂掌，這種掌若要打在人的身上，重如泰山。不論多有工夫的英雄，也架不住這一掌，都練完了才能撮這個鐵蒺藜，這就是練掌的一套工夫，道是書中代言，李源用目往牆觀看，牆上釘着木架子，上面掛着長短，大小，代鈞，代練，代刀，代刺，各種的兵刃，屋中牆上全都掛滿啦，光輝耀目，李源看完，就見于老師將他帶至在石頭地上，叫他兩腳並齊，兩手下垂，目往前看，沉肩下氣，取其自然之力，右腿爲樁腿，左腿往前邁，兩手遂着往上舉，如同手捧圓球一般，前腿崩，後腿躬，這個步的名子，叫躬蹬步，這個架式，取其三圓之式，兩隻手插着一圓，兩隻胳膊形若圓形，週身爲之一圓，此爲三圓，于成所教乃是他的生平絕藝，生平以來，以十八堂通臂拳，二十四式形藝拳，威名天下，今所傳李源，此謂行拳，乃第一個大架，行是五行之行的意是心意



之意，並非是五禽六獸一條龍，乃是天下萬物靈動，皆能行於心意，這句話怎麼講呢，就如同趙松靈畫馬，欲畫馬的形式，居然他把馬的形象，形容他自己身上，這個練行意，萬物靈動無不可形於自己的身上，這就是行俠二字的講義，于成今日頭一天收李源，先教給他一個架式，然後把他帶只在前面的身上，這就是行俠二字的講義，于成今日頭一天收李源，先教給他一個架式，然後把他帶只在前面的，與他更換衣服，然後對坐講論天下的英雄，各人之絕藝，晚間傳授他竄高縱踏的工夫，與傳他江湖的墨話，自此日爲始，終日習學，非止一日，光陰荏苒，日月穿梭，不覺八載之久，于成意欲將平生之藝，傳授李源，奈因他德薄福淺，不能再往下習學，李源最得意的工夫，就是硃砂掌，一條鹿筋藤蛇棍，何爲叫鹿筋藤蛇棍呢，這一種竹子，出在四川峨嵋山，名曰叫紫籐，這個籐子活着取下來，還得要沒有籐子節兒，然後用鹿筋繩或鐵，打成江絲繩，又打成了一個鹿筋套，套在籐子上，爲的是不怕刀砍斧剝，在棍的兩頭，一邊一個銅吃疔，這種棍是軟中硬，棍的招數名曰白猿棍，三十六手，能在地下打着滾內藏地趟棍，三十六手，可稱天下絕藝，這一日于洞海在大廳吃茶，李源由打外面進來，與恩師行禮，旁邊一站，音欲聽老師講論招數，于成遂叫道李源，我本要將我平生所學，盡傳於汝，奈因汝福薄，不能承受，今我有一事與你相商，你可願意，李源聞聽，遂着雙膝跪倒，叫道恩師請示下，弟子願聞，于洞海聞聽點頭說道，你雖八載的苦工，不能將我所學盡能學去，若在江湖之上，也稱得起魁手，今我意欲命你歸家，你可曾願意，李源聞聽，遂拜道師父，弟子蒙師之教，未能孝順一日，豈肯墮離，于成搖頭說道，你看我家財如此豐富，何用你孝順，原因你拋妻子，賣田產，千里學藝，必非容易，我打算命你歸家，夫妻團圓，我外有紋銀三百兩，衣服一套，這二百兩紋銀，作何使用呢，我叫你把所賣的十畝田地買回。爲什麼呢，皆因是你那師弟子秀，他不打你，你爲何來到山西，家中如何資產，這就是爲師對你不過，你若意欲孝順於我，我有一事，你可肯與我爲力，李源聞聽，敢緊的回稟道，但不知何事，弟子聞聽，于成說道，我命你歸家，將地買回之後，你仍然開店，不可露自己所學的武術，多者兩個月，少者一個月，我必打發你師弟子秀，仍然至泰安送貨物，他

必然還住在你的店房，你若見他住店，你仍在後院練武，你可還練當初的長拳，不可練我傳習你的技術，你用一個伶俐的夥計的將他引在後院，他必然還看不起你，他一定要與你動手，我所托你的就是這事，你說與他動手之時，狠狠的打他，越狠越不嫌狠，你就算孝順我了，李源聞聽，遂說道，老師之言差矣，我若不知他是我師弟，我到可以下手，今我既知他是我師弟，弟子如何肯狠打與他，于成擺手說道，不對嗎。你有所不知，爲師找出世以來，自己貪練武術，以致武術練成，年紀已過花甲，至今一世童男，皆因好練之故，不能娶妻，有誤宗續，爲師我誠天下之不孝，于秀他乃是我一個娃娃，接續于氏門中香煙，全仗於他，他武藝未成，就不服天下的人物，他逢人便要動手，若不與你動手，你豈能來到山西，這就你呀，倘若是他遇上能人，輕者他帶重傷，重者要命，他若被人打死，我千氏門中這就是這一條根，豈不斷絕香煙，所以命你狠打他，他知道江湖上有能人，他就不敢與別人動手，可以保全他的性命，並非尋你打他，這是我借你的手管他，你若不把他打重，他不知江湖上還有能人，恐怕他眼空四海，目中無人，他若碰上硬釘子，豈不就晚啦嗎，你若尊我之命，就算我在我面前盡孝，也不枉我放你作徒弟一場，你可要牢牢的謹記，李源聽師父一片的言詞，遂說道，你既是如此的教訓，可就怪不上弟子打我師弟啦，弟子情願遵師之命，于成遂叫李源將衣服換好，又是一番的氣象，李源身穿白錦綢褲褂，米色袖子大褂，青緞雲鞋白襪，小包伏一個，內有夜行衣全份，紋銀二百兩，鹿筋藤蛇棍一條，圍在腰間，于成又與李源餞行，師生二人飲酒暢談，于成又在飲酒之間，諄諄的囑咐，不可背門戶之中的規矩，盡天職，行俠作義的宗旨，李源牢牢的記住，整整談了一天，直頂到晚間，于成命他早些安歇，明朝好起身歸家，李源謹遵師命，吃喝已畢，各自就寢，次日天明，李源起來，梳洗已畢，將所有的物件帶齊，與老師稟別，行完大禮，于成也是不肯割捨，只得送李源登程，送至莊外，李源再三的勸駕，于成只得回莊，到後文于成于洞海，爲訪童海川，二次出世，許潭鎮三俠俱會，鐵善寺師生始相會見，這是後話，暫且不提，單表李源，由山西太原府太谷縣于秀

莊起身，趕奔清河油坊鎮，在路途之上，無非是曉行夜宿，飢餐渴飲，非止一日，這一日來至在清河油坊鎮，進西鎮口，李源用目觀看，街道上比當年離家之時，還顯着熱鬧，豐富異常，自己一想，不知不覺，八年之久，自己嘆息，我如今是學藝歸家，夫妻尚可相逢見面，若要是外面飄流，那能得遇恩師，如何能有今日呢。自己回想當年，已往之事，不覺的仰面長嘆，正自尋思，舉目抬頭觀看，街道上有些調詭異，什麼詭異呢，所有當初的鄰右，與街道上買賣的交易，原先在家之時，俱都是很好的交情。今日李源自己看見，很熟識的熟人，李源意欲說話問候，不略想，此人見着李源，就劈劈吃驚，模樣，轉身就走，還不是一位，一連碰見幾位，俱都是如此，自己不覺得駭異，自己心中疑惑，不怨衆人見着李源，扭頭便走，這個內中有事啊，李源不知啊，書中代表，李源由打家中起身投奔山西五師去後，已竟前文表過，將李家店，託付夥計劉三照管，不想李源一去二載，並無音信，劉三見李源去後無信，他想着李源必然因病死於道途之上，不然不能不往家寫信，他可就生了異念，皆因他看看買賣興旺，店中的生意甚好，李大娘又不能主櫃上之事，劉三他可就安上黑心啦，他將店內得賬目，預備了兩本流水，一本是賺錢的賬，一本是賠錢的賬，賺錢的賬爲的是自己存根，賠錢的賬呢，頂到五月節，拿着這本賠錢的賬，到李源的家中，備言買賣虧累，有賬可憑，與李大娘細說了一遍，無奈這位李大娘，是個誠實賢德的婦人，所有外面的事，以致櫃上得賬目，是一概不管，這個劉三頂到中秋節，仍然還是如此，這位李大娘，仍然是不聞不問，趕到了年終了呢，劉三將賬目拿着面見李大娘，言說買賣虧累太重，請李大娘賣地還債，這位李大娘也好，遂向劉三說道，我是個婦人，我自知操其內政，過日子萍兒，我不能錯規矩，要論外面的買賣交易，我是一概不明，我丈夫把買賣交與你照管，賠錢賺錢，我是一概不管，等我丈夫回來，你與他商辦，要打算叫我賣地還賬，那是萬萬不能，我還留着這幾畝土，好對着吃飯，從今以後，我也不認得字，你這個賬少拿來叫我看看，夥計劉三聞聽此言，遂說道，你雖是這麼說呀，奈因外欠的賬主子，逼迫的甚急，我難以應付，只得得交

賣店還賬，李大娘聞聽遂說道，李家店賣不賣，我是一概不管，你就是賣了店房還賬。我丈夫回來，你與他交代，與我無干。還有一件，我丈夫不在家，從今以後，我這個家裡你還是少來，李大娘這個話呀，明明是羞辱劉三。明知道劉三，他心裏頭沒安着好意，欲要填沽店房的買賣，拿這幾句話，讓劉三醒悟，未想道劉三他不但醒悟，反以為李大娘叫他賣店還賬，他既得着李大娘這個口氣，若不趁此下手，等待何時，遂着回到店房，他先將舊日的夥計，均給他們算賬，一概不用，他又在街上聲言，掌櫃的在外省因病身故，有朋友給家裏帶來了絕信，又兼着買賣虧累，無力償還外欠，李大娘將買賣倒與他自己啦，其實這二年，李家店的買賣好賺錢，都在劉三賺錢的這一本賬上啦，他把所存的餘資拿出來，內外大加修飾，裡面的舖墊滿換新的，又在外面找了來幾名夥計，都是精明強幹，備有一件，就是外面的李家店牌匾，他到捨不的錢換新的啦，他把這塊匾，翻了一個過兒，在這匾又刻上劉家店的字樣，這小子爲的是省錢，由打他這劉家店開市的這一日，凡事都要減省，直頂到作一件大褂，平常的日子，都捨不的穿，非得到大年初一拜年，他才穿一回，趕緊就收起來啦，恐怕壞了還得用錢買，直頂到他吃飯沒菜，他都捨不的錢買一文錢鹹菜吃，這小子這份仔細呀，再無可比，真可稱得起刻薄成家，可有一樣兒，他可剩了錢啦，銀子一到五十兩往外，他趕緊送到銀爐上五十二兩五錢，鑄一個元寶，收到自己的櫃內，收在櫃內他都不放心，天天必要拿出來看看，一天看三遍，作什麼呢，他是怕叫蟲兒咬了，今天他在一進大門西邊一間橫房，正自寫賬呢，他這個賬更清楚啦，一天算二三遍，這可稱得起買賣不差分文，有一文錢的賬不對，他非得算出來不可，實在算不出來啦，也沒有別的法子，恐怕自己對不住自己，他跪在那兒，對着天起回誓願，暗中點祝，自己若要將這文錢借用，必遭天行雷劈，六雷轟頂，怎麼六雷轟頂呢，爲他這樣的人姓多加了一雷，起完誓才把這文錢出到流水賬上，要按着他這個人性啊，簡直說就沒有世界啦，可是把錢積存下了，人可瘦了，今日正在寫賬之時，就這麼個工夫，李源回來啦，李源由街上，來在自己店門，用目觀看，不覺得就是一怔，怎

麼回事呢，皆因店門上的匾，改了劉家老店呢，李源正自發正，店門上的夥計，以為李源是住店的啦，皆因夥計是以後換的，都不認識李源，夥計遂說道，客官住店嗎，李源看了看夥計，遂說道，我倒不住店，你們掌櫃的是那位，夥計接言道，喝，我們掌櫃的姓劉，排行在三，你打聽打聽，本街上沒有不知道的，李源說道，掌櫃的現在家麼，夥計答道，現在櫃房寫賬，我給你知會一聲，李源擺手說不用，我自己去吧，說着走進門洞，西面的櫃房，掛着斑竹簾，李源啓着簾子往裡面觀看，西邊的賬棹，賬棹的北面，坐着正是劉三，見他形容枯瘦（不能不瘦，他成天與錢上拚命啦）銀櫃的櫃蓋開着呢，棹上放着一堆賬簿，旁邊擱着算盤，旁邊放着銀櫃的鎖頭鑰匙，劉三扒在賬棹上擎筆寫賬，李源啓簾罷，來到屋中，遂叫道劉三，李源這一句不要緊，劉三猛一抬頭，看見是李源，東家回來了，他心中一害怕手往回一撒，自己一個不留神，他手中拿的筆呢，把眼全勾了，見李源進屋敢緊站起來，遂說道，東家回來呢，哪，這幾年你在外頭到好，李源也不與他接談，遂着坐在劉三對面的那位坐位，一看棹案上的流水賬出入買賣倒是很好，遂着將幾本大賬，全然看完，最後由銀櫃之內，將原存的賬簿，拿出來一看，原存還是真不少，一共存銀，八百八十八兩八錢八分八釐八毫八忽，這個賬也真太清楚，李源遂叫道劉三，所存的銀兩現在何處，此時劉三站在那兒，兩眼發直，聽李源問他銀子在何處，遂着哆哆嗦嗦的說道，銀子都在櫃子裡啦，李源聞聽，遂着由銀櫃之內，將銀子取出，細細的查點，仍給收在銀櫃之內，又將賬目，全然收在櫃中，遂手拿起鎖匙，將銀櫃略略一掃鎖好，將這些家源皆在自己的呢喃之中，遂叫道劉三，我這店門的匾，誰給我換的，劉三當時的機伶，遂說道，東家你怎麼所不在，只替因你端在店中之時，是你的親友，沒有一忽不來店中借貸的，由你走後，所有你的親友朋友，來到店中，不是借貸，就是打保，小子實在難以應酬，這是我萬般無奈，想出這應酬的法子來，我說這店門的匾，改爲劉家店，他們又來騷擾，我就說你把店匾給我啦，你今天問，這個匾是誰，我就說我帶了匾來，我把匾翻一個，那一面就是李家店，說話間遂着搬着簾子出去。

真把匾翻過來啦，李源出去一看，果然這一翻，還是那塊老匾，李源看着點了一點頭，遂說道，劉三，你有幾年照管店裏的買賣，也不容易，我先回家，回來我自有個辦法，劉三無奈，只得點頭答應，李源說話間，出離店房，够奔自己的住宅，此時李大奶奶，由打丈夫李源遊學在外，自己謹守柴扉，安居度日，李源來至自己門首一叫門，裡面李大奶奶聽是丈夫的聲音，這一喜歡，非同小可，及至自己將門開放，一看果然是自己丈夫李源，夫妻們見面，自然是悲喜交集，相對着發愣，還是李源說道，大奶奶有什麼話咱們到屋中再說吧，李大奶奶聞聽，跟隨着丈夫進到屋中，夫妻們落坐各敘離別，李源方知劉三謀產的一切，李源長嘆了一聲，叫道賢妻，事由天定，莫由人算，你只管萬安，如今我既回來啦，我自個有辦法，這幾載你一人在家中度日，也就很難爲你了，李大奶奶聞聽，不覺得潸潸淚下，李源百般的慰勸，李大奶奶這才笑逐顏開，遂與李源梳洗作飯，李源在家中住了一宿，次日回店磨，天生來寬仁大度，並不追問前情，反到厚待劉三，遂將櫃內所存的銀兩，賜與劉三二百兩，命他製幾畝田地，好讓他留着養老，買賣仍然叫劉三領東，李源仍然不管店內之事，劉三見東家如此恩德於他，自己的良心發現，真是盡心竭力，按着買賣似自己的一般，毫無羞惡之心，李源也就看着他不錯，所有的前事，也就一概不提，所有李源的親友，買賣的鄰右，這才知道李源沒死，大家前來慶賀，這個世界上，可見得事在人請在，事敗人情壞，李源不在家，這些個親友連個露面的也沒有，李源這一回來，這些個親友真是臭蒼繩，全都粘上了，李源並不將此事在意，應酬了幾天，也就過去了，頂到閑暇無事之時將劉三叫至櫃房，就把山西學藝，前後的情由，告訴他一遍，又把師父所託之事，與劉三細說了一遍，倘若山西的客人到此，你可千萬早報我知曉，我好在後院預備，劉三聞聽，只得應允，自此劉三在店內留心，非止一日，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個多月，劉三這一日在店門首站立，就見由打西邊來了四輛大車，後面一輛轎車，劉三的眼快，一看正是打東家的那位山西的老客于秀，劉

三回頭告訴夥計，店裡頭讓這撥客人，遂着够奔櫃房，李源正自吃茶，就見籠子一起，劉三由外面慌慌張張的進來，口中叫道，東家，外面山西的那位老客姓于的于秀才來啦，李源聞聽，遂叫道劉三，你派人到外頭把昨日跟我練的那幾個徒弟，都給我叫來，叫他們後院等我，你仍然繫上圍裙，伺候他，還把他讓在南爲上的上房，劉三聞聽，東家李源的分派，遂着將圍裙繫好，到外面看了看，夥計們正忙着在院中幫着卸車，劉三暗含着打發夥計到外面找人，好在後院預備，幫助東家練武，自己往上方屋中而來，此時夥計們已將山西老客讓至屋中，將才淨完了面，這才泡好了茶斟上一盃，就這麼個工夫劉三啓籠籠，笑嘻嘻的進來說道，于老客，你哪一向可好，你老人家老沒照顧我們，說着話過去將茶又給斟滿，于秀一看，原來是劉三，遂着說道，劉夥計，你還在這店裏頭呢，劉三答言說道，可不是麼，你說是沒有正經營業，只得在店裡頭當個夥計，湊和着吃盤飯，你哪買賣倒好，于秀聞聽，遂着說道，這幾年我在家中事情也忙，永沒往這邊來，這是我够奔泰安送貨，住在你們這店裏很方便，沒想到還是在這當夥計啦，這可倒好，都是熟人，你們櫃上買賣不錯吧，劉三說道，托着你老人家的福東家也不錯，買賣到好順利，于秀聞聽說道，你們東家還是那位李掌櫃嗎，劉三答言說道，不錯還是我們那位東家，你問他作什麼，于秀笑着說道，劉三，你們掌櫃的前次被我打了他一掌，大概他決意不想再練了吧，劉三聽到這裏，微然含笑，遂着說道，于老客你可別提我們東家不練啦，自由打前次我們東家與你比試，雖然是讓你打了，還是打的真不輕，正將養了兩個多月，頂到傷痕痊愈，他到加上工夫啦，一天練三遍，早晨一遍，午時一遍，直頂到晚間睡覺的時候，把被褥故意的掏恍了兩個窟窿，躺在炕上還要練兩趟獅子拳，到如今正正八年多的工夫，這個時候，我們東家可不像原先，如今練了一身疙疸肉，要把他擺到土地廟，真像小鬼，我可告訴你哪，這個時候，正是我們東家用工夫之時，你不信聽着，接着後窗戶也聽的見，你聽，後面練的聲音够多大，于秀果然往後一聽，是練武的聲音，嘆通嘆通的亂響，于秀向着劉三說道，既是後面練武，你跟着我到後頭看看，你們東家

這幾年的工夫怎麼樣，劉三聞聽，連連的擺手，遂說道，你那要看可行，可千萬別跟我們東家動手，倘若動手，你是在外作客的人，如果我們東家要是失了手，你可架不住，真要把你打壞了，可怎麼好，如今我們的東家可不像原先，他的工夫大長，于秀聞聽，微然含笑，遂說道，劉三，你只管萬安，不要緊，老西不怕，他有多大能耐，只管讓他施展，劉三說道，于老客我可是好話，你如若不聽，真要動手，果然是帶了傷，可就悔之晚矣，于秀聞聽，不由的生氣，遂說道劉三你不要說費話，老西到要看看，說着站起身形，遂着往外就走，劉三在後面只得相隨，出了上房，下台階，奔西面夾道，劉三心中說，你只管與我們東家動手，你算上了我的當啦，這一下子打你就輕不了的，劉三在後面暗想，于秀依然由西夾道來到後頭院，舉目觀看，李源正在場子當中，又拉出那個架式，名叫跨虎登山，又細一看李源，身上穿着紅粗布的褲褂，白襪，洒鞋，臉上還是當年的景況，並未看出他有多大工夫，遂着高聲叫道，李掌櫃，久違少見，李源聽見有人說話，遂着舉目觀看，正是小蓮花于秀，心中明知是劉三用言語激刺他，來到後院與自己動手，他看不出我的本來面目，這可他是找打，又想到，這可不怨我，我是奉師命在此等你，師弟，今天叫你避點屈吧，李源心中聽罷，遂說道，喝，我打量是何人，原來是于老客，少見哪，于秀聞聽，遂說道，李掌櫃，我聽劉三說，你的工夫不錯，今天我還要請教請教，李源聞聽，哈哈大笑，遂說道，于老客，我可告訴你，你這次要跟我動手，比試武藝，我可不是說句大話，別說是你，就是比你再能耐大，武藝高，到我手裏頭也不行，你不信看一看我這個胳膊，你就知道嗎，這胳膊够多們粗，還告訴你，就由打頭幾年，我敗在你的手裏，我就擱工夫直到如今，這十來年我是晝夜的練，你要不信，我的手只要打在你的身上，一定得死，不信你就嘗嘗，于秀聞聽，不由得心中冒火，遂說道，李掌櫃，你不要大話欺人，老西今天還是不想活着啦，非得與你比試比試不可，李源聽着點頭，說道，于老客，李源是有心讓着你，你是誓不欲生，你是必要求死，這可不怨我手下無德，來來來，李源情願陪奉，于秀聞聽，不由得氣冲牛斗，遂說道，李掌櫃



，你既是願意與老西比試，可有一件，衝着你今天說大話，山西人要用十分力量打你，打上你就不能活，可有一樣你可得立給老西一張無事的字據，李源聞聽哈哈一笑，遂說這，那是理所當然，我與你立字，你也得寫一張無事字，于秀聞聽說道，那是自然，李源說道，好，遂叫徒弟們預備，其實早就預備好啦，遂着衆徒弟們到前面，工刻不大，將小桌搬來，文房四寶備齊，李源於是濡筆立字，將字據寫完，交與于秀，于秀也立了一張，交與李源，這真是兩無後悔，小蓮花于秀，他以為李源還是練的當年花拳的技藝，他焉能想得到，李源在他們家內學的藝，奉他伯父之命，在此專為打他，他怎麼也想不到哇，也是他蕩高人胆大，遂看站在西面，將袖子挽好，說道李掌櫃，你就進招吧，李源聞聽擺手，說道于客人，還是你先打我，我為得是讓你多活一會，你若讓我打你呀，于客人，你有什麼後事，趁着你沒死，你可先說了，容我要打了你，你要死了，什麼話可也不能說了，于秀聞聽，不由得氣往上撞，遂喊了一聲，李掌櫃，你不要費話，你着打罷，口內遂說着，他用左手一恍，右手跟着一拳，這一招名叫崩拳，李源並不露本來的架式，看于秀掌臨切近，李源用左手一穿于秀的右手，李源的右拳直臨于秀的面門而來，于秀用左手一架李源的左臂，李源就勢用了一個撤步抽身，遂將右手往回一龍，右手掌正打在于秀的胸膛，于秀可吃不住勁啦，遂着往後一仰身，這一掌是真打了個不輕，于秀要想爬起來，勢比登天還難，李源遂着向前說道，客人前次你打我，這次我打你，你我是一來一住，誰不欠誰的，于秀此時趟在地下，緩了半天的氣，這才說出話來，遂說道，不行啊，你這一掌，打的我這個樣，咱們二人是非打官司不可，李源聞聽，心中說，這個于老客要撒賴，遂說道，打官司不打官司不要緊，先叫夥計把你搭到櫃房，我還與你有話說，遂着吩咐夥計，去到前面將鋪板拿一扇，立刻吩咐將于老客搭到鋪板上，命徒弟們幫着，抬到櫃房，李源後面跟隨，來在櫃房，將于秀搭至炕上，讓他盤膝而坐，後面用杭頭依好，又叫夥計們把鋪板拿出去，這才來在于秀的面前，遂叫道，師弟，你可受疼了，雖則我將你打了，你要怎麼樣呢，于秀聞聽李源叫他師弟，遂着哼了一聲，說道

李掌櫃你因爲什麼叫我師弟呢，李源笑着說道，適才你我動手之時，我打你這一招，你可認識，于秀接着說道，我怎麼不認識，這是我們門戶之中的拳脚，名叫撒步抽身掌，李源說道，你既認識這一招就好辦啦，我提我老師他老人家名字，大概你必知道，于秀聞聽說道，我到要領教是那一位，李源接着說道，我的老師呵，家住山西太谷縣，他老人家姓于名成，字洞海，大概你必認識吧，于秀聞聽，咳了一聲，遂說道，這位老人家真要是你的師父，我這一掌算白挨了，老西就得認命，你可得說說，你多咱拜的他老人家爲師，李源聞聽，微微一笑，遂着就把頭次被打，家中賣地奔山西，拜帥學藝的情由，從頭至尾，細細的說了一遍，于秀聞聽，仰天嘆了口氣，遂說道，師兄，你既是奉我伯父之命打我，就是把我打死，我也得認命，我想着你練的那個拳脚，練一輩子也打不了我，要不然我說與你打官司，因爲我看着我這個拳脚，是咱們的門戶藝，這既然將話說明，可有一件，你既是我師兄，這個店飯賬，連養病的錢，我可就不能給你啦，李源說道，師弟放心，所有的事情，都在師兄的身上，回面我就請人與你調治傷痕，弟兄兩將事情說明，遂着延醫調治，投濟發表，書宜簡斷，于秀在此將養，整整的三個多月，方才復原，于秀與李源告辭要走，再者說李源也不能再留，李源備銀三百兩，相贈于秀，作爲程儀，于秀也就把銀兩收下啦，告辭起身，奔泰安送貨物去了，李源山打于秀走後，李源這備名譽，可就大啦，本鎮上都知李源在外頭學藝回歸，真有特別的武術，所有的青年子弟，都要與李源習學，李源又怕招聲氣，這才把店房仍交與劉三掌管，與家中妻子說明，小包伏一背，劍蕩江湖綠林，這一去十數年的光景，在外面這才落了一個外號，人稱鐵掌李，展翅金鵬，這一歸家，買賣也賺了錢啦，名譽也有啦，在家裏這十幾年又教了些徒弟，後來又連生二子，長子李勇，次子李寬，但凡本鎮上有什麼事，李源必要出去維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又在店的東隔壁買了一塊空地，蓋了三間上房，李源自己居住，四四方方的個院子，立了個把式場子，皆因這麼着，本鎮上都知，他老人家成名天下，這也是本鎮上的威風，本街上的買賣鋪戶紳商，又給他掛了一塊匾，李

家店改爲英雄把式店，這就是我們老東家一往從前之事，你聽聽我們老東家當年學藝多麼難，童林一聽何老二所說他的老東家成名前後的始末，不由得自己想起當年學藝也非容易，童林正自發怔，只聽得老爺胤禛在旁邊早就聽明白了，只勒這個人的秉性，最好與高人接談，聽何老二把話說完，遂着叫道：何老二，你們老東家現在在櫃上啦嗎？何老二說道：剛才我說話你沒聽見啊。不是我說我們老東家在東跨院，申飭我們二少東家啦嗎？只勒爺因爲什麼問這句呢，皆因只勒爺想着要與李源會會面，在一處談談，遂着叫道何老二。你們老東家既然在家，就提胤禛童林請他到這院來，我們盤桓盤桓，何老二開聽，擺着手說道：二位客人，你哪要與我們東家談談到可，千萬可別提武術，怎麼呢，我們老東家有個皮氣，不管見誰，只要一提武術，我們老東家就想動手，我可不是小看你們二位，你們二位雖然有能耐，我們老東家的手可太利害，你想想，人稱鐵掌要在你們二位的身上，誰也受不了，此時只勒爺剛要接着說話，童林在旁邊聽着有點氣不順，向來童林他自己的秉性。就是不服人，性猛好勝，今聽何老二之言，遂着說道：何老二，你要不覺得自己家利害，能爲大，我還不請，既然你說到這裡，我還是非得請教請教不可，你就提我們二人相識，請教何二聞聽，遂說道：童老客，你哪別掛那麼大火，你要見，我就把他老人家叫來，這個不難，你稍爲等一等，童林說道很好，那末着你就去一趟，夥計聞言，轉身說道就是吧，遂着啓胤禛去，胤禛階步奔東邊的夾道的順着夾道往西，靠着東邊有一段花瓦的牆，有一個角門，進這個角門，東面有兩間柴禾棚，北面有一段花瓦子牆，當中有一個月亮門，夥計進月亮門，就聽屋中東家說話，正是申飭二少東家之時，聽屋中說道：我不教你踢場子去，你必要逞強，如今讓人家打回來啦，你還添什麼，叫說給報仇去，看起來你這小孩子，真不知好歹，這句話剛說完，就聽二少東家分辯。說道：我沒踢他把式場子，我是求衆鄉親不給他錢，也不那來這麼兩小子，我是進場子質問，我沒想道總把式的說能打人，他由後面給我來了個倒拿毛，我這才與他動手，一時沒留神，他用了個拐拳倒踢球，把我踢了個跟頭，我是前來告訴你老人家

，也不是讓你哪與孩兒報仇，你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就聽老東家說，那麼着我說你，你還有理嗎，我不是告訴你啦嗎，不讓你去，你必要露臉，叫人家踢了一個跟頭，你回來還有好些個說的，你這就是不遵父訓，你還敢與我阻強，真正的可惡，李源正數說次子李寬的不對，聽外面有腳步的聲音，遂問道，外面什麼人，夥計何老二聽老東家問，接聲答道，我，遂着啓簾籠來到屋中，李源抬頭觀看，却是夥計何老二，遂問道，外面有什麼事，何老二答道，到沒有別的事，就是方才在場子裏頭給練把式的銀子的那二位客人，住在咱們店裏啦，老東家聞聽，氣憤憤的說道，你這就是多說，人家住店給店錢，吃飯給飯錢，你告訴我作什麼，何老二聞聽，遂說道不是那麼回事，他是住得咱這兒南正房，人家梳洗完了，吃茶的時候，人家問我咱們店裏這塊匾，因為什麼寫英雄把式店，李源聞聽問道，那麼你怎麼說得呢，夥計何老二說道，人家問我，我只得把當初你老人家學藝成名，我爺從頭至尾告訴他們二人一遍，李源聽到此處，接着說道，那麼他們聽你所說，說什麼沒有，何老二說道，老東家你不知道啊，這二位客人，一位北京人姓胤，一位霸州人姓童，我方才問道，他們二人聽聽所說你的事情，那個姓胤的到沒說什麼，那個姓童的，聽我所說的話，他把咀一撇，說鄉下莊子上，還有什麼好把式，無非練鄉下幾手笨拳不咧，李源聞到此處，不由得生氣，又一想何二好說話，也許是他編出來的滾套話，遂着說道，這話是他們二位客人說的呢，還是你說的呢，何老二聞聽，遂說道老東家，我說這話幹什麼，人家不說我何必說呢，還有不好聽的，我沒敢與你說，李源說道，那麼他還說什麼話沒有，何老二道，到是我說來着，我說你可別看不起鄉村鎮店，我們老東家的武術可不含糊，那個姓童的說，既是你們東家能耐好，你把你們東家提溜出來，我們請教請教，東家你聽，他們所說的話，多們不好聽，這話你可別多心，可不是我說的，人家客人那末說的，書中代言，爲什麼何老二與李源說這一遍話，皆因何老二他也練拳，這個店裏頭沒有不會練的，皆因李源成名，訪李源的把式匠可不少，那一位也沒勝過李源，何老二皆因愛看東家與人動手，今見貝勒與童林，看着是

像沒有多大能爲，爲是拿言語激刺李源，爲是讓李源把這二位客人打倒，一來顯着店裡的威風，二來他爲就式學兩手拳腳，李源聽何老二之言，不能够不生氣，遂說道是他這麼說着麼，何老二聞言，遂說道，我還與你撒慌，李源聽着點頭，路着說道，你先回去知會他們二位老客，就提我隨後就到，何老二說，你先等等，李源說，怎麼回事，何老二說，老東家，你老不見他們也好，因爲什麼呢，我知道你老人家年邁，當言有句話，老不講筋骨，英雄要少年，我看這二位客人可都不善，要斗我說呀，簡直的別出去，去了沒好，我就說你沒在家，要不然你就躲躲，李源聞聽，概不由己的氣往上撞，遂言道，何老二不要多說，我要看看這二位客人，何老二只得點頭轉身，出離兩道月亮門，轉過來道，來到南正房，啓簾進，邁步進屋，童林一看何老二回來，遂向着何老二說道，你們老東家賞見不賞見，何老二笑嘻嘻的說道，我是回稟我們家老東家啦，他老人家這就出來，可有一件事，我們老東家有個皮氣，你與我們老東家回頭談論武術到可，千萬可別與我們老東家動手，我們老東家手硬，我不是跟你提過麼，練過沙掌的工夫，人稱鐵掌，你你要是一動手，倘若遇上，可就冇性命之憂，我可說的是好話，聽不聽可在你，童林這個人，向來是不服氣，聽何老二所言，不由得一陣冷笑，路說道，照你這麼一說，你們東家够利害，遇見我這個人，我還不怕能耐利害的主兒，衝你這一說，我到要見見你們東家的沙掌，你去就提我請，何老二一聽，心中說，成啦，回頭一照面，准得動手，遂笑着說，客人他哪別生氣，我說的是好話，大概我們東家快來啦，我來去看看去，童林點頭語道，好，那麼你看過去，何老二路着答言轉身，啓簾進出來够奔東夾道，一邊走着，一邊想，這二位客人真硬漢，我何不迎着老東家，我再激上兩句，讓他們二人也知道知道我們好東家的能耐，一邊想着一邊走，剛到月亮門，正南李源由對面而來，何老二將兩隻胳膊一攤，口中說道，老東家，專時我說你別去啦，李源說道，怎麼回事，何老二道，我方才回京這二位客人去，我剛到簾子下，就聽見屋中他們兩個人那兒商議，李源說商量甚麼呢，何老二說，東家你可別生氣，我隔簾子聽，姓童的那個說，回頭若

## 靈 正 劍 俠 圖

要見面，是你先動手打，是我先動手打，那個姓胤的接着又話，你先動手，不行，我再與他比試，東家，你可沾着，你要不行，我可趁早告訴他們你老人家沒在家，李源聽至此處，不由的氣沖斗牛，遂着語道，你少要說閑話，頭前帶路，何老二見李源生氣，暗含着自己的心意，遂着點頭轉身，頭前帶路，來至南上房，他手啓簾籠，往裏觀看，見何老二啓簾籠，後面跟着二人，白來透着威風，中等的身材，年約六十餘歲，身穿藍綢子大褲，白綢子的中衣，白襪雲鞋，臉上帶紅潤潤的臉面，濃眉闊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輪，花白鬍子的小辮。海內多半都花白鬍，神光炯炯，現着英風，惟有臉面上，微代笑容，就見何老二用手指，口中說道，這就是我們東家，姓李單字名源，又往屋中一指，這二位一位姓胤，一位姓童，李源往裡面觀看，有心進屋談話，自己又有些個後悔，後悔的什麼呢，適打聽何老二之言，想到二位客人必是成名的英雄，年邁的聚傑，沒想到，這二位客人俱是三、四十餘歲，李源暗含看不起，真若是成名的人到可堪稱英雄，今見二人年幼，滿打算他二人的工夫好，三十多歲的人，真要把兩頭一去，不過也就是十數年的工夫，豈能與我比試，想到這裡，又不能不造屋中，只可到裡應酬兩句，李源這才邁步進屋，遂說道，二位客人，來到客店，恕李源未能遠迎，當面恕罪，見勒爺與童林忙站起身形抱拳拱手，見勒爺說道，久聞貴店東大名，少來拜望，今來得路猛，多與海涵，李源說道，二位老師夫請坐吧，見勒爺與童林落坐，李源在下首相部，夥計何老二跟着獻茶，已料，在旁邊垂手侍立，李源聞言，向見勒爺說道，閣下貴姓，見勒爺笑着說，在下北京人氏，姓胤單字名胤，這是我同伴的夥計，說着用手指童林，他姓童名林，字海川，京南鎮州的人氏，我二人欲往山東訪友，路經費鎮，聽夥計何老二所言閣下大名，特請一叙，李源含笑答道，李源微未虛名，何足掛齒，你太過獎了，李源還敢問一句，適方才聽何老二所云，二位老師的工夫很好，斗胆敢問胤老師，所練的是那一門的拳腳，見勒爺笑着用手指童林，遂說道，我原沒有工夫，我是與童林習學機招，李源聞言，遂說道，你太謙了，我請問童老師，你那費門戶是那一門，童林聞聽一正，所

怪的是什麼，童林就怕問他的門戶，皆因他的門戶未立，聽李源一問，心中一着急，猛然間想起在北京地壇，侯杰也問過這一句，彼時回答的是師父的外號，無極二字，隨着順口說道，李老師若問，皆因吾之門戶，乃是無極二字，李源聞聽一怔，遂着說道，閣下這一門的武術，在江湖上，怎麼沒聽見人傳說呢，童林接着言道，因泰師命下山，別立門戶，成自一家武術，這是我新開的門戶，李源聽到此處，不由的一陣冷戰，心中暗想，我之恩師成名天下，尚不能自立一家，想至此處，不由得上下打量童林，心說就憑他年不過四旬竟敢說出自立一家武術，看這個樣兒，真正是狂傲無知，我何不以言語激怒於他，看他有何能為之處，必須要領教領教他的拳術，遂着說道，童老師，你自立無極一門，未領教你的老師是那一位，童林接着答道，我老師命我下山之時，是諄諄的囑咐，不教我說出他老人家的名姓，他老人家，是修道之人，避免是非的起見，李源聽至此，不由的一陣狂笑，遂說道，閣下既不肯明言，必有驚人之藝，李源欲要請教你的武術，恐怕你哪不肯賜教，童林聽李源之言，心中說不怨何老二與我所說，他家東家，真愛動手過招，心中又一想，論起來我們是住店的客人，他不應當如此的招待，我何長趁此與他比試試，到看看他於多大的能為，童林想至此處，遂掛拳說道，閣下既肯賜教，小可童林情願奉陪，李源忙站起身形，抓拳道了一個請，這句話尚未說完，就見何老二早把拳高挑，口中讓道，三位老師父，院子裡寬闊，為什麼何老二說這麼句話呢，前文已竟表過，皆因他愛看他們老東家動手，貝勒爺這時已萬起身形，遂向童林說道，既是李老師父要求，你就陪着他走兩趟，貝勒爺也是惦記着看看童林與李源動手，這二位一動手，到對了何老二與貝勒爺的勁兒啦，童林此時只得抱拳，也說了一個請字，一同出離南上房，來到院中，李源用目觀看，院子裏着熱鬧的人，都萬滿座，這是因為什麼，書中代言，只因李源與上房的二位客人相見，店裏的夥計都知道二位客人有能耐，武術都很好，暗含着訪老東家而來，回頭必要在院中當場比試，閣店的夥計們，堂官，樞夥全都不作活啦，把圍裙一解，都站到院子裡面，淨等看比武的，院子裡人一多呢，未免走道

的看看岔眼，都一打聽，知道這店裏頭，來了兩位練武術的，訪李源來了，回頭必要在院中比武，走道的都不走啦，素日都知道李源的能爲大，時常有人來訪，都罷記着比武這個熱鬧，因此越聚人越多，籠籠裏面全都站滿了，心急的人，都瞪着兩眼往屋門口那看，嘴還不閉着，那個說怎不出來動手呢，旁邊的那個人就說，你忙什麼呢，說着說着又有一個人說，你們大家看，出來啦，衆人舉目一看，籠籠一起，頭一個出來的就是李源，後面跟着二人，頭一個是買賣客商的打扮，精神百倍，目光炯炯，後面跟着一位，好像莊子上的老趕，旁邊就是愛說話的說道，二哥，你看咱們的李老師多大的威風，後面這二位也可以，那個就說，要叫我這二位，還是在頭裏走的那位能耐大（這個是說的貝勒爺，其實他是假高眼，貝勒爺更沒有能耐）大家紛紛議論，李源開言說道，衆位鄉親後面站着點，這二位是我的同道，到我店裏頭來訪我來啦，這二位都比我能耐大，我陪着他們二位走兩趟，衆位靠後點的回頭碰着你們，看熱鬧的大家答言，說道李老師，這二位，那裏是你老人家的敵手，非得輸給你不可，李源說道，衆位別這麼說，人家二位比我高明，我是才學乍練，大家聽李源之言，只得往後倒退，這才將當中場子亮出來，茶源站在當中，向着貝勒爺抱拳，說道胤老師，你先請下來吧，待李源給你接接招，貝勒爺擺手，向李源說道，我到不便與你動手，我先找夥計童林與你走兩趟，他若不行的時候，我再下去奉陪，貝勒爺口內雖這麼說，心中想着，童林要不是人家數手啊，我下去也是不行，遂向着童林說道，海川你先陪着李老師走兩趟，比試比試，童林只得抱拳，向貝勒爺說道，那嚟着我先請教請教，你與我看着點兒，貝勒爺點頭說道，看你的，童林這才跳至院子當中，正要與李源比試，不提防在西面夾道房山以下，人叢之中站定驚天動地兩個人，暗地窺探，這才引起夜闖英雄把式店的熱鬧節目，請看下文便知分解。

### 第六章 盜寶賊寇隔窗聽秘語 仗連助友同赴侯家莊

適方才所說的人叢之中，有兩個驚天動地的大賊，這是書中的代言，暫且不表，却說童林站至在院子



當中，李源遂着在下首一站，把上首讓與童林，遂着說道老師父，請，童林遂着也就一抱拳說道請，李源本要看童林出手的架式，童林受過高人的傳授，並未亮架式，李源遂着說道，童老師請賞個架式，童林只得將右手順着左肘下一穿，用了斜行繞步的式樣，李源也順着一伸右手，左手在右臂的肘下一藏，兩個右手往一處一遇，這個名兒就叫隱手，李源的手與童林的手，似挨不挨，遂着將右腿往前一邁步，腳踏童林的中門（腳踏中門就是往當下邁步），右手掌向童林的胸前便打，童林路着用左手向李源右臂裡面一穿，李源的右臂就使不上勁啦，童林將左手一反掌，身形遂着往前一進，左手掌直奔李源的面門，李源遂即一撤身，用左胳膊向童林左臂盡力往下一砸，童林趁勢撤步，遂着變勢換招，李源也是精明強幹，遂着也就一換架式，二人就打在一處，此時勝敗難分，常言有句話，行家瞧門路，外行看熱鬧，瞧看熱鬧裏即這些個人，雖然有行家在內，可也看不准他二人的招數，童林二臂，如雙頭蛇的一般，李源是封避躲閃，看任式架，二人真形若猿猴，洛似狸貓，真可稱得起棋逢對手，將遇良材，他二人走了十幾個照面，說手够百十餘手，彼此分不出勝敗輸贏，李源暗中留神，童林也是仔細的防範，看熱鬧的人，在兩旁不住的喝采，貝勒爺暗替童林懸心，店裏面夥計們，暗地裏替李源提心吊胆，恐怕老東家敗於童林的手下，這個時候童林細看李源，雖然年邁，真是腰腿利便，抖搜精神，真是往前一躍，足夠一丈，往後一退，八尺有餘，腿底下步眼，擇的清楚，童林暗道，也就是我，換兩個旁人，早就敗在他的拳下，童林一邊動手，一面小心留神，李源見童林拳術之中代着蛟蛇異變，所有進手的招數，皆都目所未聞，耳所未聞，身所未聞，心中暗想，這個動手，必要見招打招，見勢打勢，我李源生平以來，沒有不認得的招數，今童林所用的手用，變幻無窮，並不能識認，這就是我自己的缺點，說像這樣，若要一長，我必當千敗下風，莫若趁此未分勝負，我何不跳在圈外，到可能落個整臉，李源想到這裡，一面用手一穿，遂着往圈外一躍，跳出圈外，遂着高聲喝道，童老師且慢進招，童林聞聽也不往前追趕，遂着往後一撤身，抱拳說道，李老師因何跳出圈外，

李源遂着擺手說道，童老師父武術高強，不是我不進招，我實在不認得閣下的招數，我與閣下原是一試，並非是要見勝負，今既然領教過了，實在是閣下的拳脚高明，請閣下屋內談話，童林一聽李源的一番言語，知道他是知進知退的英雄，只得也就含笑抱拳，遂說道，李老師果然是拳脚精熟，童林豈是你可敵手，你是誠心相讓童林，我這就承讓了，李源接着說道，童老師你太謙遜了，請屋中坐吧，此時，熱鬧的衆人，與店裡的夥計，俱都實指望觀看他二人分勝敗高低，正在觀看得高興，就見他二人彼此跳出閣外，又不動手啦，大家看着很不盡興，此時貝勒爺也是這個性質，一看他二人修喬台塔而來，貝勒爺遂看下台塔高聲道，二位未分勝負，怎麼不過招啦，然川，再陪着李老師走兩堂，童林

雅 劍 俠 圖

正代笑開言說道，不用比試啦，人家李老師讓着我呢，你就看到這兒算完了，夥計一看不動手啦，何老二跟着啓籬罷，衆人來到屋中，李源回頭叫道何老二，何老二答言問道東家什麼事，李源遂着轉身坐在何老二耳邊，低言耳語說了幾句，何老二遂着出去把手巾打來，童林與李源大家擦了擦臉，將要入坐就在這個工夫，由打外面進來幾個夥計，向着童林說道，衆位稍爲少坐，跟着將八仙棹往前挪了一挪，拿手巾擦了擦掉面，跟着裡面夥計將托盤端進來啦，擺上杯箸盤碟，貝勒爺一看這是要預備飯，回頭向童林說道，海川，咱們還沒要酒菜，怎麼就擺上啦呢，何老二笑嘻嘻的說道，二位客人你別駁。這是我們東家這麼一點的敬意，李源跟着說道，二位老師傅，你可別推辭，這是我這麼一點微末的敬意，當盡的地主之情，你要是一駁，你可是看不起我啦，貝勒爺向着童林說說，那末着使得麼，童林遂着說道，既是李老師傅這一分的美意，莫若咱們就領，我看到爽快，貝勒爺說道，這麼着可顯着不對，李源笑着說道，沒有什麼說的，既是好練武術，一攢拳就是一家人，何必客氣呢，正在說話之間，外面夥計已將酒菜端進來，在桌子上擺好，遂着李源讓着，說道，二位老師傅上坐吧，童林再三的謙遜，仍然是貝勒爺上坐，童林奉陪，李源得末座，李源遂向夥計說道，我去把兩個少東家李勇李寬叫來，夥計出去，李源遂手將酒盞提起，一面滿酒，口中遂說道，敝處沒有什麼好的，薄酒薄菜，二

第二集

面走的這一個，三十餘歲，身長高大，肩寬背厚，身上穿藍布大褂，脚下白襪洒鞋，臉上看紅色臉面，五官與李源相仿，就是一腦袋黃頭髮，後面跟着這一個，也穿着藍布大褂，細看就是踢把劈場子那一個，李源回頭觀看，乃是二子，遂着站起來說道，你二人來了，好，我與你二人見見，用手指着貝勒爺說道，這位是胤老師傅，又一指童林，這位是童老師傅，回頭用手指二子說道，二位老師父，這是我兩個小犬，一個叫李勇，一個叫李寬，本鎮上給他兩個人起了兩個綽號，一個叫金毛吼，一個叫銀毛吼。又向二子說道，你二人還不行禮，李勇李寬聽老人家之言，遂着雙膝跪倒，李寬口中說道，我等不知是二位老師，適才多有冒犯，望二位老師傳寬恕，我等這相叩的啦，貝勒爺與童林站起身形，

貝勒爺口中說道，不知者不作罪，既都是自己人，那有什麼說的呢，可有一件，你父親既是成名的老英雄，你二人也不可在外面惹禍，李勇李寬，遂着說道，多蒙二位老師父教訓，從此改悔，決不敢妄爲，李源鎮目說道，你二人還敢強嘴，還不過來堪酒，這二人遂着提壺把盞，貝勒爺到很愛借他二人，渾渾的到有個意思，李源這才端起酒杯，向着貝勒爺與童林，說了個請字，大家這才重新飲酒，酒過三巡，菜過五味，這個時候，夥計已經將燈瑞進來啦，放在棹案之上，大家飲酒談心，李源停杯說道，二位老師傅，一位是北京的人，一位是霸州的人，因何到此，欲往何處，李源敢問，童林遂着說道，我跟我家貝勒爺欲往山東東昌府集父林，前去訪友，路過貴地，得會尊顏，童林心直口快，他

不會說謊話，只願他說出來啦，貝勒爺可是用目直看他，此時李源，聽童林說出貝勒二字，遂着敢緊站起來，問童林道，你說的是那位貝勒爺，童林自知失言，臉上一發紅，到不能答對，就在這正正的工夫，貝勒爺接着向童林說道，你這個說話太嘴正了，又向着李源說道，我也不瞞着啦，他已經說圖

來啦，好在咱都不是外人，也沒有人走嘴，我是康熙聖上第四皇子，名叫胤禛，分府時，聖上封我固山多羅貝勒，我是私出京都，隱姓埋名，我恐怕言官御史知曉，參奏我私離京師，結交外鎮，我可担

不意這箇老聲，今既童林說出，可是千萬外面不可聲張。李源聽至此處，敢緊變臉跪倒，後面二子  
也跪。來，李源口中說道，不知貝勒爺駕到。如民人李源款待不週，未能遠迎，當面請罪，貝勒  
道向童林說道，這都是你不留神說出來，這奔多麻煩，遂不轉過棹，伸手相搭李源。口中說道  
，李老爺，雖然你知曉我是貝勒，千萬不許到外面傳說，恐與我已身不便，李源遂看站起身形，說  
道不敢，只說放心，屋裏絕無走咀之人，貝勒爺遂笑着說道，既是李老爺傳看得起我，千萬可別以貝  
勒稱謂。咱們還是隨隨自便的好，若要一各氣，可到不好說話，我在這道也不能多住，反倒就誤  
交情，李源聞聽，只得謝過貝勒爺的台愛，貝勒爺讓李源落坐，遂着又說道，咱們可不要拘束，咱們  
還是隨便的好，李源只得謝過貝勒爺，復又時過夥計，添酒換菜，大家擎杯從新復又飲酒，李源將酒  
飲完，遂接着向童林問道，適方聽童老師傳所言，欲在山東葉父林訪友，但不知是葉父林裏是葉父  
林外，童林點李源復問，遂着答道，欲往葉父林內候家莊，李源遂着問道，但不知候家莊訪那一位，  
童林說道，你若問此人姓候名庶字振遠，李源聞知一正說道，莫非是鎮東俠，童林答道，正是此  
人，李源接着問道，你與此人怎麼認識，童林說道，此人不是外人，侯振遠與我是八拜之交，李源  
聞道，哈哈大笑，遂說道，這可稱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童林道，難道說你老  
人家也與侯侯認識麼？李源聞聽，笑着說道，童老師不問便罷，若要提起此事，話可就長了，提起來  
實有千餘載，只皆由我本鎮交了一個徒弟，此人姓劉，單字名玉，所練的能為也到不錯，練工夫  
二時候，我囑咐過他，不讓他在公門當差，後來後想到他在河間府當了八班的總役，我們這個地方，一  
集牛屬河間管，一半屬景州管。此處與山東連界，他不在公門當差便罷，他這一當差，事情到是不错，  
後來在本地面，所管的地方，出了好幾次透幼的案，惟有最後的一件，甚為重要，原是由京師下  
府上任，略過此處，幼去衣服銀兩不少，本地面可攤上，這位知府又有人情，由京師下來公事  
，非跟本地面要這案不可，你可別看這個差使，平常的日子，來源不小，是有私的地方，都得與他拿

鏡，趕要本地面看上案啦，可就受不住啦，河間府這位知府大人姓胡，官印叫套章，到是很清廉，遇上這個事，可就未免跟班頭要這個案，我這個徒弟劉玉，又沒有能耐辦，知府不能不追究，這才限期追捕，我這個徒弟他那裡就能辦着這個案呢，三日一比，五日一比，皆因劉玉受責，他這才在官的面前，把我說出來啦，不過算稟明了知府，把我約出去，帶着辦這個案，這位胡大人，可就當堂應允了他，還是官賞我鬥臉，打發書記先生，拿着大人的名片，還下了一個請字，我焉能担得了這個請字，我可就隨着他們親見胡大人於河間府衙內，這位大人見了我，還是很恭敬，我這才在大人的面前討限，大人賞了我一個月的限，還賞與我紋銀二十兩，作為捕盜的路費，我可就在大人的面前，應允了捕盜。大人賞了我的堂批，我可就辭別了這位胡大人，回到家中，歇息了一天，我這才暗帶兵刃在沿路上細訪，可巧遇上山東濟南府探賢子夥計，千里驢王順，我向他一打聽，他可就告訴我啦，此案他乃是皇宮林候振遠兩個徒弟所作，他原是親弟兄兩個人，一個叫阮和，外號人稱燈前少影，一個叫阮壁，外號人稱月下無蹤，這兩個人在案之後，回歸侯家莊去了，是我將此案打聽明白，回歸店房，趕來到自己的店房，我可就為了難題，皆因我久聞東昌府的東南，有一座巢父林，原是有巢氏的故址（有巢氏，就是發明造房的那位聖人）四週圍皆是樹林環繞，方圓約有三十餘里，上面有一座侯家莊，外人不能進去，非本莊的人熟識路道不可，裡面俱是盤旋的道路，樹葉參天，路道縱橫，不用說進去騎突，就是外人到裏面，必得迷路，要想出來，勢比登天還難，是我想了一夜，實無計出，束手無策，又一想學胡大人重任之托，難已回覆，我這才萬般無奈，隻身四馬，寸錢不帶，趕奔巢父林，拜訪侯振遠，趕到我到了巢父林，也不知道人家怎麼得着信，鎮東快早就派人在此等候迎接我，我到此時把心一橫，明知身入虎穴，只得相隨，好容易轉過盤旋的道路，來到侯家莊，我連東南西北的方向也辨不出來，好在侯庭，親自迎接，有人與我牽馬，遂着侯振遠，來到他的大廳之內，他開口便問：「門生到此，是我到了此時，也就不能瞞着他了，我只得將受河間府知府所托之事，我是一五一十

對他說明，那侯振遠到很贊成我，他說我渾身是胆哪，他與我言道：朋友不用說你來到此處辦案，就是你單人獨騎敢到我舅父林，你也可就辦的了那大的英雄，我若不成全你，我就杜稱鎮東俠三個字，這緊辦吧，你暫且回店，我必打發阮和阮壁，到你店中等候於你，與你原案就了了，他將話說完。拂袖而入，進內去了，我那時有心再講他相見，問問他怎樣與我原案之法。無奈他的手下人，一個個向

着我怒目橫眉的相視，欲有相害之心，我到此時，只得叫他們引我舅父林。我明知是自到舅父林來這一躄，我是敗興而回，及至來到油坊鎮門店的門口，我店中的夥計這才告訴長房內有二位姓阮的，由打昨天晚上間住在店內，說等候你有事，我一聽就是一怔，心中想着鎮東俠侯振遠，真是言而有信的君子，看起來可稱俠客二字，我時夥計把馬拉至在後廟喂養，我這才問現在那屋子裡住着呢，夥計這才告訴我，現在上房，就是你哪住的這間屋子裡，我遂請來到上房，命夥計通知，方才到裡面相見，我到屋中觀看，原來這二人都是三十來歲，俱都是黃白的臉面，長得精神，都穿著藍布大褂，看那個樣式，到不像作賊的模樣，都帶着一種英雄的氣概，彼此我們一見，我問他們二人，打算怎麼樣成全我原案呢，是由打獄內走走，可是由打堂上走呢，要是由打獄裡走，我好與他們買通了衙役，與他們換上熟手的家火，為的是他們好逃走，這個原案，沒有讓人家真打官司的，不過他當堂招認，臨時脫逃，我自己就卸了責任啦，無奈他二人連連的說道，我們二人既奉師命，到此跟着你去原案，不過到當堂上承認路劫的情由，只要我們畫了招，與你卸了責，我們自有逃走之法，你到不必替我們為難，我呢，聽他二人之言，未免對不過他們兄弟二人，真要讓他們兄弟二人授了委屈，顯着對不起鎮東俠這番成全的美意，我是再三的與他弟兄說，他弟兄二人，只是搖頭，不讓我照管，我是萬般無奈，只得應允，這才備酒款代，頂到第二天，預備車輛，送他二人至河間府，到了河間府，我先把他弟兄二人安置在客店之內，然後我這才找我徒弟劉王，先引到店裡，與他們都引見引見，這才讓他們小哥哥兩避屈，把上下手的傢伙，與他們釘好，把阮和阮壁，才捉到班房，我可又暗含着問了問他們，是打

## 正 劍 俠 圖

## 第 二 集

算怎麼個走法，他二人仍然還是不讓我照管，鬧得我自己到沒了主意，後來我想着了一個主意，我把算把這一堂過下來，必當收禁，我再買通獄卒，與他們換上熟手的家火，讓他們夜裏越獄脫逃，我把他們安置在班房之內，叫徒弟劉互到裏面回話，就請大人升堂審訊，裏面的胡大人，聽到差事辦到，可就升了大堂，我在大堂之上交換堂批，把他們二人帶進去，大人審訊，他弟兄二人在當堂下承認，初查州府的知府，並所得財物不諱，大人看他二人招認，這才當堂賞賜我的花紅，我是當堂謝過大人，並未敢停留，與大人告退，這才出離衙署，尋找店房安歇，我將到店房，未能安歇，聽院中大家議論，我細一訊問，原來是我上堂之後，胡大人要將阮和院壁收禁，未想到他二人扭肘一腳，將籙踹斷，擦身上房，竟自逃走。我在店中得着此信，我可就不敢在店內存身，恐怕胡大人尋找於我，敢緊起身，回歸油坊鎮，趕到我回至在自己的店中，越想越對不起二位小英雄，他們當堂把案也與我原上啦，我並未照看人家弟兄，一來對不起鎮東俠，二來透着我不進於人情，我自己自出一個主意，預備四色水禮，到舅父林與阮氏弟兄厭驚洗壁，趕到我帶着從人到了舅老林，誰想到鎮東俠率衆相迎，這一來到關的我好不得勁，侯振遠他將我恭恭敬敬誰至侯家莊，設酒款待，並留我少作勾留，我只得應允，住了個月有餘，鎮東俠愛惜我作事實信，我愛鎮東俠，英雄之中帶着一番儒雅，我二人道義相投，遂向化碯頭，結有金蘭之好，到如今我弟兄還是常來常往，交往甚密，思想起來，屈指可算十有餘載，這就是我二人盡待的情由，但不知童房師父何時與鎮東俠結義呢，童林一聽，心中暗想，李源到是真正結義的弟兄，又這麼一想，他既是與侯庭結拜，這才總算不是外人，何妨直言，遂向着李源說道，我並非與我那老哥哥侯庭結拜，我是與二俠侯杰認的義弟兄，李源聞聽，那末閣上與二俠侯杰在那裡認得義呢，童林聽此處，不覺的長嘆，遂說道，老人家若問，你既提到你我弟兄是連盟，我也不能隱瞞閣下，李源聞聽說道，我到要請教，童林一面端着酒盃，一面將當初在家因事逃亡在外，江西學藝，奉命下山，與一家武術，誤走雙雄鎮，巧遇雷春，返故鄉夜探家宅，二老染病將痊

，不敢相見，入京師被困風天雪地，誤至貝勒府，巧遇貝勒爺，貝勒容留在府充當更頭，才有春令五小俠鬧府，地壇噲二俠，結爲昆仲，前後事，細細的與李源說了一遍，李源聞聽這才說道，這可不是外人，那末着我可要高攀了，既是連盟的弟兄，這可是算我的盟弟一般，童林此時將李源的話聽錯，只打算是李源要收他作爲盟弟，童林敢緊站起身，轉過掉案，遂說道，兄長不棄嫌童林，小弟情願拜你爲盟兄，我就是你的義弟，說話間跪倒行禮，李源一聽童林的言詞，心中也知道他將話聽錯，又愛惜他直爽，遂着伸手相摻，口中說道，盟弟請起，童林遂着站起身形，貝勒爺遂着也就站起來啦，口中說道，你們二位當言有句話，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未想到，竟成了異姓兄弟，我本當道喜，這盃喜酒，我是一定要吃，李源笑着說貝勒爺，這是我們當然的孝敬，李源回頭叫二子李勇李寬，過來拜見盟叔，與童林見禮已畢，李源遂着叫夥計，添菜上酒，然後大家就坐，李寬李勇在旁斟酒已畢，旁邊垂手伺立，李源復又向童林問道，童賢弟我再問一句，今與貝勒爺拜訪老哥哥侯庭有什麼事嗎，童林聽這一問，嘆了一聲，遂說道，兄長若問，小弟也實在運蹇時乖，童林又將貝勒爺的台舉，在府內充當教師，貝勒的武術，八卦山三小下山，比武，並有北京待恩大家拜訪，貝勒施恩迎接小弟的家眷，成全我骨肉團圓，論起來小弟蒙貝勒爺福蔭護庇，頗稱自得，不料想事出意外在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夜間，在大內寧壽宮，偏殿更夜，失去國家之寶，翡翠鴛鴦鐲，賊人寶留詩，內有小弟的姓名，小弟被拿到案，就把貝勒爺從中運動，才得脫繯繩，奉旨賞限捕盜，因見單刀拐，疑是二俠手下的徒弟所爲，貝勒爺畫策，下山東，明獻單刀拐，暗探侯家莊，貝勒相隨，問土尋聲，調查土地民情，誤走油房鎮，贈銀惹事，前後的情由，又細細的說了一遍，李源聞聽，連連的搖頭，遂說道，據小見所聞，賢弟你是多心，你不曉得侯氏弟兄作事正大光明，再說他手下的徒弟，決不敢妄言，他們戶的規矩甚嚴教弟子們決不敢背師入都，暗盜國寶，你豈不是多麼麼，據我說你不如直接着獻單刀拐，懇求鎮東俠，二次出山，協力相幫，捉拿盜寶之賊，諒此案不愁彈指可破，還有一件



，就是賢弟你到巢父林，方才我也與你提過，巢父林盤旋道路，你道路不悉，何能相見呢，童林聽至此處，不由得長嘆一聲，遂說道，據你老人家所說，小弟此去，不能入巢父林，面見侯氏昆仲，豈不是我身蓬絕地，這便如何是好，李源聞聽童林之言，又見他面上代出一種憂愁悽慘的形景，不由得替他也是難過，到擺着手說道，無妨，賢弟不棄，小兒時常到巢父林與振遠相見，道路我到是很熟，賢弟不必多慮，我情願作爲嚮導，不知賢弟意下如何，童林聞聽，遂着起身轉過棹案，說道，兄長若能成全小弟，請上受小弟一拜，說話尚跪倒行禮，李源伸手相摻，口中說道，賢弟禮太多啦，遂說着大家復又入座，只勒爺在旁邊，童林心中暗想，童林生平太已的粗猛，這個美國賣的事，也可以對人說得嗎，沒想到他心直口快，到可以能遇難成祥，今在此巧遇李源，這個機會實在難得，不費吹灰之力，得見鎮東俠，並請敘東俠協力相幫，這個巧遇，都會叫粗猛人遇見碰廢，諺有云，厚德載福，這便是他素常忠厚，得有此奇遇，只勒正然心中暗想，就聽李源與童林說道，童賢弟，你方才說盜寶留詩，你可能還記得麼，童林接着說道，小弟將此詩臆錄，現在腰間，論兄長過目，童林遂說着由腰中兜肚之間，取出字柬，雙手遞與李源，李源接過觀看，看了看原來是江湖上的冠頂詩，微然含笑，叫道，童賢弟，你可知道，八句之內的意味，童林接着說道，兄長有所不知，小弟自幼失學，不過眼前一認得幾個字，焉能懂得這八句詩呢，李源將字柬放於棹案之上，用手指着讓童林觀看，遂說道，你橫念，童林還着橫着念，却原是小林鍾一顆葱，後面這一句是拿問童林便知情，童林說道，若眉九冠頂詩，還不是一個人盜的國寶，這個小林鍾一顆葱，必是兩個人的別號，小弟生平以來並未得罪過這名字的人，他因何害我，實在悶死小弟了，李源遂着說道，賢弟你先把這個柬帶起來，你我一到巢父林，與振遠兄長見面時一問他，他必須知曉，童林點頭遂着將柬帶在腰間，李源遂着又談了些個閑話兒，聽了聽外面初鼓之時，知道只勒與童林浴路的勞乏，遂着問，爺你的酒，吃的怎麼樣了，只勒笑着說道，酒我是吃得足夠了，可以跟着上飯吧，李源遂叫夥計，往上預備飯菜，大家遂

着將飯用畢，跟着夥計將傢伙檢下去，擦抹掉面，打手巾漱口獻茶，李源這才說道：「爺你是一路勞乏，你哪也就早些安歇，我把店中安置安置，明晨咱就起身，爺你想怎麼樣，貝勒爺點頭說道很好，就這樣辦吧，老英雄就多受累吧，我們也不說什麼啦，李源遂叫過夥計說道：「回頭這屋中用什麼物件，你是好好的伺候，夥計答言：「李源率子退出，此時貝勒爺因為適方才多吃幾盞酒，有點醉熏熏，遂叫道：「海川，我是困倦了，咱們是早些安歇，明天還要趕路，童林點頭，遂着叫道：「夥計，你回頭與我們泡一壺茶，拿一支備用的臘來，將火種備齊，你就歇着去吧，夥計答應出去，工刻不見甚大，夥計全拿進來，放在桌案之上，童林說道：「你去吧，夥計轉身形出去，童林遂將隔扇虛捲，將燈燭移在西裡間，將炕上打掃打掃，遂着把海套帶兒解開，把被褥拿出來，將被褥鋪好，請貝勒爺到裏面安歇。貝勒爺來至西裏間，脫鞋上炕，和衣而臥，童林反把單刀拐與自己的雙鉞兩個包被，放在貝勒爺的腳後，自己這才移燈至外面屋，放在桌案之上，又把几兒圍在西裏間屋門口外，童林向來是打坐安歇，自己雙膝打坐，坐在几兒上，向着燈一口氣將燈吹滅，連用內工，將才要睡覺，猛然間就聽後窗之外，嚇嚇的兩聲，就彷彿兩個人竄上房去，那位說怎麼聽的這麼真呢，但凡會夜行術的人，雖然他是睡覺，耳音最靈，就彷彿沒睡一樣，外面有風吹草動的聲音，都可以聽的見，要不然怎麼稱得起是練工夫的人呢，童林聽外面，並非是腳步的聲音，是衣巾帶的風，却被童林聽見，童林聽外面有動作，就知道不好，復又側耳細聽，由窗簾落下一物，聲音不大，童林就知道由房上下來人啦，斜日望門口那裡觀看，就見隔扇一開，外面有一個人，兩隻手托着隔扇的橫木，他那個意思，是怕隔扇有響聲，童林又借外面月色觀看，這個人身量在中等身材，細腰紫背，頭上青絹帕罩頭，撮打麻花扣，身上穿着三串通扣夜行衣，寸排骨頭扭，兜襠棍褲，腿下洒鞋襪，脚下打裏腿，緊趁倒落，抄包紫腰，在抄包內斜插着兩把上首尖刀，橫絨繩，勒就的十字絆，背後勒着一對脆花藍的兵刃，影影綽綽好像小粉蝶轉寶，童林自己心中一動，暗想道：「莫非盜寶是他們所為，必然懷恨那次一掌之恨，也未可知，童林雖

然心中這麼想，書中交代，這一猜，還是真不錯，只因前文表過，童林在貝勒府掌打賀豹入地金蛟，是童林失手，小粉蝶韓寶，將賀豹背起一走，闊海金鰲，吳智廣，在後面拿着他們三個人的衣服包裹，出離了貝勒府。够奔大街，順着大街够奔崇文門，走在大街上，不斷的有人看，誰可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皆因賀豹還順嘴往外流血，路上走道的人，焉有不看之理，他們出了崇文門，往西進磨打廠，够奔自己住的中裕店，將行至店門，此遇上夥計在店門那站着，一看三位客人回來啦，這位姓賀的客人順嘴流血，不知是怎麼回事，遂向前問道，喝，這位客人怎麼啦，這時韓寶聽夥計一問，遂着撒慌說道，我們這位兄弟，走着路犯了吐血的病根啦，你把門開開，夥計聞聽趕緊答追，遂着取鑰匙，把東相房單間的耳房給開開，韓寶遂將賀豹背至屋中，吳智廣將包伏衣裳放在炕上，過去幫着韓寶將賀豹放於炕上，用包伏炕頭，依着賀豹的後腰，讓賀豹盤膝而坐，賀豹被童林打的這等是真不輕啊，口內是哼咳不止，但凡這個被打的人，不能讓他躺着，怕他血往上行，因走韓寶將他枕頭靠住，遂着將自己的包伏打開，拿出一件白綢子的汗褂來，回頭這才叫夥計，夥計此時正站在旁邊發楞呢，聽韓寶呼喚，遂着答應，說道客人什麼事，韓寶說你先給我打盆臉水來，夥計答應，出去工刻不見甚大，把臉水打來，韓寶把自己汗褂脫下來，這個汗褂啊，後面血都滿啦，韓寶是一脖子血，這都是賀豹順着嘴角流出來的，韓寶先把自己的臉與脖子的血都洗淨，遂着將汗褂上的血，也洗下去，又拿淨水洗了一回，叫夥計擱在院子裡亮着，這才又打了一盤洗臉水，與賀豹擦了擦臉，把嘴角上的血給他擦淨的，叫夥計拿大碗弄嗽口水，就手把痰桶帶來，又告訴夥計，要一壺白開水，帶兩個新碗，一雙新筷子，夥計出去兩三次，才把東西備齊，韓寶遂叫道夥計，你先出去，回頭用着你的時候再叫你，夥計答言轉身出去，韓寶把門關上，吳智廣此時已把自己包伏打開，拿出藥來，是兩種，一種面子藥，一種丸藥，丸藥叫龍虎奪命丹，面子藥叫龍虎奪命散，是練武的都離不開這兩種藥，應當各人備常，練武的短不了挨打，亦短不了打人，可巧遇上賀豹被打之事，真就用上啦，此時韓寶已經將漱口水

痰桶俱都放在賀豹的面前，韓寶端着這碗嗽口水，讓賀豹慢慢的嗽口，將口內的血全然嗽淨，吐在痰桶之中，然後將痰桶挪開，這才用盞內的水，將兩個盃洗淨，將龍虎奪命丹取出一粒，放在盃內，倒上開水，攪到開水壺上一蒸，開水壺裡熱氣，當時把盃內丸藥蒸化，皆因這丸藥裏頭有黃臘，不但不能開，韓寶又拿快子把藥研了一研，端在賀豹的面前，遂說道兄弟，你把這丸藥吃下去，心中可就不難受。賀豹聞言，哼哼着說道，我心內啞的難過，疼痛的難忍，韓寶說你把藥用下去就好了。賀豹知道這藥好，遂把藥端過來，放在唇邊，啵啵啵啵，將藥喝下去，韓寶遂着把盃接過來，放在痰桶之上，這才由包袱裏面，取出一件藍綢子汗褂，略在炕沿之上，這才把賀豹穿的這一件汗褂，長短量量，替他代血的這一件汗褂給他脫下來放在炕沿之上，又把這個藍綢子汗褂與他穿上，不扣扣，只露着胸脯的傷痕，韓寶一看，嚇了個驚疑不止，只見那胸前中穴之上，一個紅掌印子，韓寶心裏想，今天要不治，明天就變了紫色，後天就變黑，再由裏面一流黃水，再想治可就費了事。遂，心裏這一拿算的不輕，但看他吃下藥去，怎樣的行動，韓寶定晰觀看，吳智廣在旁邊，扶着他的肩，只見這穴，就見賀豹週身上下的肉亂顫，這是怎麼回事呢，書中代言，但凡治硬傷的藥，都有「前子」，「前子」是鷄名，沒有馬前子，沒有那廢大藥力，這一種藥，人吃，可能治病，若要是「前子」生吃下去，當時立死，何為叫「四毛畜生」，但是貓狗驢馬只要是脊背朝天，四支掛甲，皆為「前子」，他這硬傷，治寒腿之症，往往也下這味藥，皆因這味藥，專行於四支，韓寶適才叫的「前子」，他這傷，雖有靈丹妙藥，也不濟於事，韓寶定睛觀看，就見賀虎中穴這一塊肉，遂着亂顫，韓寶心裏放心，准知不能有性命之憂，遂手將淨盃拿過來，將龍虎奪命散倒在盃內一半，用溫水拿快子調勻，攪得與稀粥相仿，遂着用快子攪完，與他糊在中穴之上，這是為什麼呢，為的是舒筋活血，將他的血散開，不致於有意外之危險，然後用張淨紙，貼在他的胸壁上，用帶子一紮，然後命吳智廣帶着，將賀豹



由。一來你比我年紀大，再者你我身上又沒有傷痕，若要回去，大師伯，絕不能繞，必當按令斬首，到不知，咱們拚着這兩條性命，與童林作對，怎麼個作對之法呢，就是暗算於他，你我容賀賢弟走，我後寫一個字柬，咱們是拿城外抹道，將道探好，夜入宮闈，憑我全軍的武藝，皇宮內院，寶物最多，不論什麼寶貝，咱們盜出一件，將童林的名姓寫於字柬之上，來個盜留據，咱們惹不起童林，皇上可惹得起他，將他拿開到官，不是他也是他，他必得招認，那時問成死罪，推至雲陽市口，項上刀餐，你我弟兄站在人叢之外，看着他把腦袋一掉，這就叫假手借劍殺人之法，可有一樣兒，咱們氣可就不啦，按你我仗義的規矩，可不能違背國法王章，國寶也得還朝，那時心願已了，捧國寶自形投首到案，可難免身受國法，可是這麼樣兒，腦袋掉了盤大的巴啦，再過三十來年，還是這麼大的吳智廣，韓寶道就怕兄長你沒有這麼大的胆量，你敢這樣作嗎，吳智廣聽到此處，雙眉倒豎，二中間翻，用右手一拍胸膛，竖起大指，遂說道，韓賢弟，你竟敢作，我就敢爲，情願以性命換童林項上的首級。韓寶聽至此，遂說道，你可要拿定了主意，咱們就是這樣，絕無更改，二人主意已定，韓寶又囑咐吳智廣，叫他可要謹言，事要密秘，二人商量好了，作爲沒有這件事似的，等到晚間，賀豹醒了，韓寶叫夥計與他熬點糯米稀粥，又預備一個饅首，賀豹吃下去，到不覺着難受，就這樣的將養，用藥扶養，一連七日，韓寶預先早就與店裡櫃上商議好了，將駝轎人役雇妥，定於次日起身，等到當日的晚間，夜靜更深，韓寶低聲與賀豹說，送他歸山，我二人暫不能回去，還有旁的事未作，賢弟你只管回山，又兼着你身帶重傷，到山中絕無有危險，我二人在外面少作勾留，咱們是日後再見，賀豹聞聽韓寶的一片言詞，有心不歸山，又不知他二人是何用意，只得點頭應允，於是三人商議已定，直至次日，天尚未明，駝轎人役，早幾伺候多時，韓寶與賀賢弟，扶持賀豹上了駝轎，又與他多帶路費，好讓他沿路作盤費，賀豹雖然是戀戀不捨，事已到此，也就無可如何，任憑他二人辦理，及至賀豹起程之後，韓寶與吳智廣商議，採道，趕到用完了晚飯，二人換好衣裳，此時將到西刻，太陽尚且未落，二

人計夥計，把門給鎖好了，我徑到外面去找個朋友，夥計聞聽點頭應允，容他二人去後，將門鎖好，單表得吳韓寶吳智廣，由店門出來，到打磨廠西口，順着正陽橋，進前門，繞走棋盤街東，順着皇城牆，够奔東華門，進了外東華門，過橋順着大街，够奔內東華門（內東華門，就是紫金城）趕來到內東華門相近，舉目觀看，紫金城的城牆高聳，內東華門修蓋的真是金壁輝煌，金釘硃戶，藍頭獸面，正在東華門的前面，有一硃紅的柵欄，柵欄內外驕馬擁擠，來往不斷行人，該差之人忙個不了，韓寶觀看，心中納悶，既是早朝，晚間門上，因何這樣忙亂，其中必然有事，遂與吳智廣相議，讓他在街道鋪面內等候，我去打聽打聽，你我回頭再商議，吳智廣點頭應允，遂說道，我在坐北這個點心鋪門首等候，你可快來，韓寶點頭答應着，够奔硃紅的柵欄而來，來至柵欄前面，一個當差的頭戴紅纓帽，身穿缺袷袍，腰繫涼帶，腳下青布靴，年紀在五十年歲，看那個樣兒，是久慣在門上當差的，韓寶向前抱拳，說道，這位老爺，我與你打聽打聽，今天門上怎麼這麼些個驕馬，大內裡頭莫非有什麼事麼（大內就是皇宮內院）這位當差的上下看了看韓寶，遂說道，今天晚膳後，聖上下旨，明晨五鼓聖上駕幸熱河避暑（那位說，你別往下說啦，我們聽人講究聖上爲真龍天子，不入熱河，龍若一入熱河，豈有性命，你那是不知道，由打咸豐年往後，那是百姓造出那麼一句訛傳，到如今承德地面還有康熙聖上的老太后，避暑山莊，到後來康熙聖上才於京西修蓋暢春園，後路爲圓明園，敢到慈禧重修，到如今改爲頤和園，到了康熙年間，康熙避暑，仍然是熱河承德，那裡消夏），故此明晨起金，駕幸熱河避暑，所以京師各王大臣，六部九卿，漢詹科道，大小衙門，俱都預備到差，因此門上驕馬擁擠，韓寶聞聽，不覺的吸了一口涼氣，心中說聖上果然起變，駕幸熱河，不定幾時回來，行事就在今夜晚間，天何不假其便，心中雖然想着，口中說道，勞你的駕，借光了，這位該差的答言，不勞駕，遂說着向那邊門上去了，韓寶將事情打聽明白，遂轉道尋找吳智廣，就是他站立在點心鋪的門首，韓寶向他一打手勢，吳智廣向着韓寶一點頭，二人一同遂向正東而來，一面二人走着，找了一個避靜的所在

，二人止住了脚步，吳智廣觀看四外無人，遂向韓寶低言問道，寶弟打聽的怎麼樣，韓寶看了看四外無人，遂低言耳言，向着吳智廣，就把打聽的情由，與吳智廣細說了一遍，吳智廣遂將此事聽明，就向韓寶低聲說道，那末着此事怎麼辦呢，韓寶說不要緊，咱們越着東華門忙亂，咱們暗含着把道路看好，行事就在今夜晚間，吳智廣點頭應允，二人復又來到東華門，看了看出入的道路，將道路踏好，二人復又順着舊路出離了外東華門，順着皇城牆，够奔前門，出前門來到打磨廠店房的門首，就見夥計在門首那兒站着閑談，韓寶臨至近前，叫了聲夥計，勞駕把門給我們開開，夥計一看，遂說道，二位客人回來啦，說着頭前引路，來到東廂房的單間門首，遂手由身邊取出鑰匙，把門開開，二人來到屋正中，叫夥計打點臉水，二人擦了擦臉，又泡了壺茶，喝了兩盃，這才叫夥計預備飯，頂到二人吃完了晚飯，遂把夥計叫過來，說道，我們今天出去找朋友有點乏了，待會我們要早點歇着睡覺，要是不叫

你，你就不必過來，可千萬別驚動我們，夥計笑着說道，二位客人既是勞乏，你只管歇着沒有人驚動

，韓寶聞聽，說道就是吧，韓寶見夥計去後，遂着將門關好，叫吳智廣，聽着點外面，這才相自己的

包袱拿過來打開，由裡面，取出如意筆墨盒子，把紙張備好，遂手將墨盒打開，蘸着墨少爲思索了思

索，就將這字東寫成八句（前文已經表過）遂代於腰間，將墨筆收拾完畢，跟吳智廣相商明白，二人

打坐閉目養神，消爲一迷離，耳際聽大街之上更鼓齊敲，天交二鼓，韓寶睜睛一看，屋中是黑洞洞，

第二

智

集

又說了一篇，吳智廣遂點下頭坑，將燈移在前槽窗戶下，這爲的是什麼呢，怕是換夜行衣時候，外面

看見窗戶上的人影，多有不便，這是緣林道的規矩，韓寶見他移燈，遂將自己包裹拿過來，打開，又

將自己週身的衣裳脫去，先把髮辮盤於頭頂，遂用絹帕罩頭，擦了一個麻花扣，這才伸手將酒串通扣

裏面取出來穿好，俱都是寸排骨扣鈕，換好了兜當滾褲，脚下是軟幫軟底的青鞋，打好了裹腿，將



青抄包擊腰，然後三絨繩將對跨花籃的兵刃背好，拍了拍臂膀，不崩不掉，然後將百寶囊繫於腰間裏面，撬戶撥門的小傢火，一概不知，全然帶好，又將字柬，帶在百寶囊內。此時再看吳智廣，已然紫縛停當，背後插着柳葉雁翎刀，將鏢囊勒好，韓寶想了想，並沒有什麼可帶的啦，遂向吳智廣一打手勢，遂着將燈息滅，輕輕的將房門開放，隔着斑竹簾往外面一看，院中靜冷落，鴉雀無聲，韓寶用正手一指吳智廣，其實他也看見外面無人啦，他一個箭步，竄在院子當中，韓寶見他出去，轉身也將屋門倒代，將簾兒輕輕的放下，他也跳在院子當中，韓寶一擰身，竄上房屋，吳智廣後面相逐，也就上了房啦，這兩個人施展飛走壁之能，竄房躍脊，够奔護城濠而來，工刻不見其大，山房上跳下，來到護城濠邊，韓寶看了看大約着有三丈多寬，遂脚下碾動，施展燕子三抄水的工夫，往前一躍，約有一丈多，用右腳一登左腳一腳面，二股勁一擰腰，竄過護城濠，吳智廣也跟着蹤過來啦，二人够奔城牆，來在牆下，尋找垛口的犄角，而向外一站，兩隻手扶着兩邊的磚稜，兩腳踏着磚稜，就聽嘩嘩嚇的聲音，工夫不大，已然扒到女兒牆，垛口之下，一翻身，手把牆頭，將身一躍，跳至城牆之上，尋常小孩子陶氣，垛城玩耍，俱是面向城牆，腳登着磚稜，一層一層的往上扒，但凡綠林盜扒城，沒有二面向裡的，俱都是面向外，若要是面向裡，抓到高處，一回頭眼暈，准掉下來摔着，作什麼都有什麼集規矩）再說吳智廣，也隨着越過女兒牆垛口，順着城牆，尋找中心的馬道，韓寶吳智廣二人由中心馬道下來，踰過馬道的柵欄，順着城牆小巷口，迎着交民巷，够奔皇城牆的城根，二人踰過皇牆，出着皇城裏面的小巷，够奔內東華門而來，來至內東華門，此時天已二鼓，正在人聲寂靜之時，夜靜更闌之際，二人施展飛行之法，進了北邊開着的柵欄門，够奔內東華門，外面北邊的火倉夾道，此時所有該差之人，在火倉以內，也有睡覺的，也有走籌的，他二人躲着尋更走籌之人來到紫禁城的城根下之，韓寶此時將心一橫，心中暗想既要進大內盜寶，就得把那生死二字置之度外，遂點頭叫吳智廣，吳智廣走至在韓寶的切近，韓寶低言說道，此次進皇宮內院，不比尋常竊取，你可休要猛撞，你可要老

跟隨我的身後，不可大意，吳智廣點頭，低聲說道，就是，吳智廣用手指着紫禁城牆，韓寶用手一指自己的胸膛，又向着吳智廣一擺手，遂由打身邊，取出飛抓百練鎖，向着紫禁城牆一扔，這箇鷄爪正抓住城牆上的垛口，用手揪了揪絨繩，上面雞爪抓了個結實，遂用手揪着絨繩，一把倒一把，用腳登着城牆，援繩而上，臨至到城牆上面，手扶着垛口，往裏面先看了一看，上面無人等更，這一翻身跳至城牆之上，復又將絨繩放下，吳智廣遂着也就援繩而上，二人站在城牆之上，韓寶將飛抓百練鎖摘下來，圍在腰間，又將腰間的畫石，取出來在城牆上面畫好了白道的暗記，這才站至城牆東面西望，幸而所也，沒有尋更走籌之人，耳際之中就聽皇城外更鼓齊敲，天交三鼓，用目往皇宮大內觀看，又兼着月色微明，滿天的浮雲，就見皇宮之內，宮殿挨着宮殿，竟看不出裡面的院落，韓寶心中暗想着爲難，奈因宮闈之內，門戶叢多，可向何處盜寶，看起來我自己想出這麼個法子，盜寶暗害童林，沒想到，今至紫禁城牆上到叫我進退兩難，想至此處，不覺得心中亂跳，不由得雙眉緊皺，吳智廣在旁邊看他爲難，遂向前低言說道，韓賢弟，我看你站在此處爲難，莫非你看皇宮內院，宮殿甚多，難以下手，你我弟兄既來至此處，又把生死置之在九霄雲外，莫若你我到裡面看看，若要得手，你我就盜，若不能下手，你我再尋舊路而回，又沒人知曉，也不要緊哪，你何必爲難呢，韓寶聞聽吳智廣一片言詞，說得有理，自己點了點頭，復又够奔裏院的城牆，觀看下面無人，遂着往下一縱腳，將要落地，將腰一提，使了二個鯉魚單別子一跳，腳踏實地，遂仰面向看城牆上一打手勢，吳智廣，由上面一縱身，也跳將下來，將要落地，韓寶一搶步，用自己肩頭一抗吳智廣，吳智廣遂着一個箭步，將腳踏穩，二人用畫石，在牆上畫了個暗記，這才越進宮牆，遂走遂留暗記，他二人施展竄房越脊之術，飛簷走壁之法，若論韓寶竊取偷盜，總算數一數二，一到皇宮之內，頭一樣兒，宮殿上俱是琉璃瓦，腳底下透着滑，不比尋常盜取，第二一樣，門戶太多，還要留下暗記，好預備着回來的時候，不能差路，再說又違背國法，此時韓寶雖有十二成的工夫，也就回去一半，自己硬着胆子，暗進皇宮，走了

好幾所殿座，並沒有下手的所在，也是該當二人成事，韓寶就見一所宮殿，裏面的燈光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書中代言，這座宮殿，乃是寧壽宮，偏殿更衣殿，預備康熙聖上明晨起鑾，故此有燈火之光，韓寶在房上看見這邊有燈光閃灼，於是直奔燈光而來，韓吳二人上了東配殿，扶着房脊，往下面觀看，就見當中那座正殿，一概俱是硃紅的隔扇，當中門口掛着蝦米鬚的堂簾，前邊的抱柱，俱嵌着金龍抱柱，真可稱得起雕梁畫棟，金壁皎輝，殿中隱約看不甚真，惟有西配殿，燈光明亮，此時並沒有該差的內監，書中代表，管更衣殿的首領，到乾清宮，回稟總管與都領事，聖上冠袍帶履，俱都齊備，又兼着宮內的太監此時得着這個工夫够奔自己的住房休息去了，待會把三更一過，都要預備聖駕差使，就得忙候聖駕起鑾，由此沒有該差的串宮太監，韓寶他二人來的這個時候，實逢恰巧，適遇其時，韓寶往裏看得明白，這才在東配殿，低言耳語，命吳智廣巡風，自己下手盜寶，吳智廣點頭，扶着東配殿的房脊，四外觀看小心巡風，韓寶此時越過房脊，直至前坡，房簷之上，往下看了看並沒有動作，遂着往下一探身，兩隻手抓住房樣子頭，使了一個珍珠倒捲簾，身子遂着往下一翻，就懸於房簷之下，往下看了看，遂着往下一跳，就勢往地下一扒扒施展蛇行蹤法，够奔西配殿而來，來至在西配殿九層台階之下，扒扶就地，舉目往裏面觀看，殿內迎着正面八扇圍屏，圍屏前面放着當今的寶座，寶座之前，放定棹案，韓寶此時看不真切，只得順着台階扒至在簾籠之下，用手將斑竹簾底下輕輕的揭起，跟着一翻身，來了個仰面朝天先把腦袋台進來，仰着臉往裡面觀看，殿內在牆角的上頭，掛着一人來高的大斗方御筆親書的福壽字，牆上掛定元明名筆的字畫，在牆下四圍擺定桌几，掉几的上面，北面是漢玉八仙人一堂，南面擺的是古銅的玩器，俎豆鼎鼎之類，各色的珍玩，往地下觀看，一概都是二尺八的金磚鋪地，靠着圍屏左右，一邊一盞大蠟燈，上面紗罩畫的四季的花卉，底下是紫檀木作成雕刻的五龍抱柱，代拘雲的花樣，真是彫刻的玲瓏體帖，在蠟燈之下一邊一個小大監，坐在地下正自打盹，似睡不睡的睡覺，書中暗表，兩個小太監都是十八九歲，年幼貪睡，韓寶此時正得機會可

## 第二集

57

入，韓寶聖迎面掉案上觀看，上面供奉聖上的冠袍帶履，在前面有一個軟囊不大，黃雲緞子作成，韓寶就知裏面是貴重之物，他就看在眼內，記在心中，遂着兩肩頭找地，兩隻手扶着底下的簾子板，還不叫簾子稍動，遂着一縮腰由門坎縮將進來，用手將簾放下，使了個鯉魚翻身，扒扶在地，遂着往前扒，扒至在掉案之前，先由兜囊取出字柬，輕輕的一揚膀臂，將字柬放在掉案之上，隨手將軟囊取下，帶在兜囊之中，此時韓寶心中是亂跳不止，韓寶此時強着胆量，慢慢的往回退着扒，扒在門坎之前，仍是一翻身，仰面朝天，仍然用兩隻手輕輕的揚起簾子板，先把腦袋露出來，往院中觀看，幸好院中無人，遂着將腰一躬，兩條腿一抽，就蹲在簾兒外，輕輕將簾板放下，回身仰面，往東配殿上面觀看吳智廣，此時吳智廣，皆因為韓寶到西配殿盜寶，他在房上暗中觀看，替韓寶提心吊胆，甚是着急，又恐怕來人，將韓寶堵在屋中，只急得火星亂爆，恨不能韓寶早些由殿內出來，他方才放心，好容易見韓寶形若猿猴，由簾內滾將出來，這一喜可非同小可，就見韓寶向着自己身後一擺手，吳智廣明白這個意思，是讓他退在房脊之後，吳智廣向着韓寶一點頭，遂將身蹲在房脊的後面，此時韓寶看見吳智廣退下去，他施展了矮走的工夫，够奔東配殿南面的房山，來在房山下，遂着一躡步，將腿一躬，齊上東配殿，竄坡越脊，與吳智廣會在一處，仍順舊路，尋找那畫石畫的暗記，走一處，將腿一躬去一處，工刻不見甚大，出離內苑，來到紫禁城，裏皮的城牆，韓寶站立牆下，四外瞭望，並無人跡，遂由腰間取出飛抓百練鎖，往上一抖，抓住城牆，抓着絨繩，兩腳找磚稜，援繩而上，復又將絨繩放下來，吳智廣也援繩而上，幸而好，城上無人，韓寶啓下飛抓百練鎖圍在腰間，此時東華門尚沒有動作，聽了聽正交三鼓，其實再等一會的工夫，門上可就亂敲，都要預備到差，他二人正趕上門上無人，也是時逢恰巧，他二人由打紫禁城上跳下來，暗暗的由火倉前面，繞過來出離了柵欄門，直奔大街的小巷，此時街道上人聲寂靜，兩個人由小巷鼠上民房，直够奔外皇城城牆，來在廣下，越牆而出，順着皇牆的外皮，够奔前門的城牆，來到城牆，尋找中心堂的馬道，越過柵欄，順着馬道走城。來

到城隍廟外，够奔外面女兒牆菜口，扶定菜口往下觀看，只看護城濠水勢茫茫，又兼着銀色的明月，一陣陣的涼風，城內外更鼓，送入耳際，此時韓寶心中才放安定，二人遂跳下城牆，越過護城濠，竄上民房，這民房將敵中各店而來，二人上了店房往下觀看，並無入迹，惟有店客正在睡鄉，二人由房上跳下來，去拿東單開鎖耳刀，遂着輕啓籠籠，慢開房門二人進到屋內，仍然把房門虛掩，吳智廣低言問道，韓寶，韓寶，得着什麼沒有，韓寶低聲說道你先別忙，咱二人先把便衣換好，掌上燈燭，我者慢慢的告訴於你，吳智廣只得應聲，他二人遂將夜行衣，完全脫去，將白晝的便衣，完全換好，韓寶遂將火摺子攪着，燈燭點好，這才將夜行衣收拾齊備，包在包裹之內，此時韓寶仍然是心頭亂跳，稍微定了一定當，這看吳智廣，他倒毫不在意，韓寶歎了一口氣，站起身形，又把門開了一個門縫，往外面觀着，外面無人，仍然將門關好，這才低聲與吳智廣說道，你我二人捨死忘生，夜入皇宮，神靈默佑，幸好盜取國家的御物，我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你可別忙，我取出來，咱二人觀看，說話問韓寶由兜裏之中，取出黃雲緞的軟囊，上面四圍的鈕扣，黃雲緞作成，先自不看，放於掉案之上，二人跪倒行禮，（這身說怎麼賊人偷東西，怎麼還行禮呢，前文表過，他二人原爲與童林二次一掌之仇，迫實不得已，盜國家御物，並非是尋常偷盜之賊）二人禮畢，韓寶輕輕的將軟囊的鈕扣解開，揭起來觀看，上面有一綉子墊，把綉子墊撤去，裏面還有一層綿子，綿子底下還有一塊黃綾子，把綾子揭開，住裏面細看，原來是一隻翡翠鴛鴦鐲，底下還有一層綿子墊，裏面還有一隻，一共是一對，韓寶輕輕由軟囊取出來，借燈光細看，有茶碗口大小，由當中分出，一半是紅，一半是綠，紅的真是紅血相仿，綠的眞正豆綠如同玻璃葉相似，俱都是玻璃地，上面雋成五龍交鈕，鱗甲玲瓏，借着光觀看，整之徹目（照得燈光都變色，眞乃是希世珍品，無價之寶，韓寶趕緊收入軟囊，將鈕扣扣好，吳智廣低言說的道，賢弟我在外面觀看，替你着急，也是提心吊胆，你怎樣將此物得到手中，韓寶就把盜寶的手續細細，說了一遍，吳智廣言道，此爲貴重之物，你交與我携代就是了，韓寶擺手寮道，你這個人太粗

，倘若傳言，如何是好，還是我帶着的是，遂說着就將鴛鴦帶着兜囊，又說道，咱們是得歇歇啦，再者點上燈深更半夜，怕是店裡邊見疑，吳智廣聽罷點頭，二人遂將燈息滅，韓寶與吳智廣二人上炕和衣而臥，韓寶低言說道，今天將玉鐲得到手內，明晨你我前往童林住宅暗探，就知童林官司如何，是否就捕，然後咱們再為打算，二人商議已定，又兼着一夜的勞乏，於是沉沉睡去，將才一迷離之間，耳際之中，就聽夥計在院子裏吶喊，開店門啦，韓寶聞聽，睜睛觀看，天已經亮啦，韓寶將吳智廣喚醒，吳智廣坐起來，用手由眼，韓寶低言說道，別睡啦，天已然大亮，吳智廣這才由炕上下地，韓寶站在屋子裡咳嗽，就聽夥計外面問道，客人起來啦沒有，韓寶隨着開門，夥計跟着起來，掃地，打臉水，泡茶，韓寶與吳智廣淨完了面，每人喝了兩碗茶，韓寶與吳智廣整理衣服，韓寶遂叫夥計，我們哥兩今天有點事，你把門給鎖上，夥計答言說道你請吧，韓寶弟兄二人並不拿包裹，看着夥計把門鎖上，哥兩才出離店門，往東來到大街，進崇文門，一直奔北城根富貴巷而來，二人將來到富貴巷的巷口，就見有兩個人陪着童林，要出巷口，韓寶與吳智廣緊忙躲避，韓寶在暗中細看，原來童林項帶鐵練，看着就彷彿手拉手一般，其實這個名兒叫打桶子，韓寶明知這兩個是球頭，把童林辦下去啦，不由得心中暗喜，遂着向吳智廣一遞眼色，吳智廣點頭，只得二人在後面跟隨，眼看把童林交在協尉官廳，他二人不敢多看，只得順舊路出崇文門，回歸店房，來至在中谷店，叫夥計把門開開，又叫夥計把茶換一換，工刻不見甚大，夥計將茶泡好，送到屋中，韓寶遂說道，夥計，今天那里的戲好，我二人要聽聽戲，夥計笑嘻嘻的說道，你要問，今天是廣慶茶園戲是真好，聽說是全本的沙陀國，文武代打，俱是名角，韓寶道待會你再鎖門，聽我的招呼，我們先喝盃盃茶再說，夥計點頭出去，吳智言低言說道，韓寶弟，你怎麼到高起興來啦，韓寶低言耳語，向吳智廣說道，大哥，我怎麼會不高興，眼見着童林這一到案，要想逃出法網，勢比登天還難，他若一投首，你我不大快人心嗎，咱們是隨時行樂，只要是他把腦袋掉了，咱們哥兩還得到案，再想聽戲可就不行啦，這就高高由山上一汪水，

了一樂會是一會，有什麼不高興的呢，吳智廣一聽，韓寶說得對，到把高興提起來啦，於是二人喝完了茶，叫夥計鎖門，聽戲去了。整整聽了一天的戲晚間回店，這才韓寶與吳智廣商議明天早晨到刑部，打聽童林的官司如何，再作打算，頭天晚晌二人計議已定，這才安歇睡覺，到次日天明，二人起來梳洗已畢，二人把衣服換好，韓寶是白袖子褲褂寶藍袖子大褂，緞子皂鞋白襪，吳智廣是青袖子大褂，藍袖子的褲褂，皂鞋白襪，二人俱不拿包裹，叫夥計把房門鎖好，叫夥計照應門戶，二人這才由屋中起身，順着打磨廠往西，進前門走棋盤街西面，够奔刑部街，工刻不大，來到刑部的門首切近，韓寶與吳智廣在遠遠的等候，自己够奔刑部的角門，就見角門門首外，放着幾條板凳，在板凳上坐着十幾個該差的頭們，高談闊論，韓寶向前抱拳有辛苦，這着有一位該班的頭，站起來向韓寶說道，什麼事，韓寶笑嘻嘻的抱拳說道，頭貴姓，這位頭回答，我姓賀，名叫賀成，韓寶說道，賀頭目請在道邊有兩句話，韓寶將話說完，賀成遂着點頭說道，可以行，韓寶轉身往北，賀頭相隨，幾至在刑部的北門大韓之下，韓寶看了看四外無人，遂站住脚步，說道頭，我與你打聽件事，說着話韓寶遂兜囊之中，取出一塊銀兩約有三兩多重，笑嘻嘻的說道，買包茶葉吧，這是我的一點敬意，賀頭看見銀子，遂笑嘻嘻的說道，有什麼事只管說，何必還賞銀子呢口內雖那麼說，可把銀子都接過來啦，韓寶道沒別的事呀我有一個朋友，遭點官司，不知道堂上怎麼樣，我與你打聽打聽，我就放了心啦，賀頭聞聽，遂說道不要緊，早堂已經過完啦，但不知你打聽什麼案件，你這朋友姓字名誰，韓寶接着說道，我這朋友姓童名林字海川，在安定門富貴巷住，案情兒重點，我不放心，賀頭聞聽，微然含笑，遂答道，你打聽是童教師的那個案件，你請放心吧，官司反過來啦，韓寶一聽，暗暗的吃驚，遂假作歡喜的模樣，遂說道，啊，那麼着官司見吉慶，賀頭兒隨着說道，吉慶不吉慶我們到不知，今天過早堂的時候，我們都知道案情太重，沒想到把童林提出來，原來聖上寬恩，賞限百日，奉旨代罪捕盜，當堂釋放，一堂反問下來啦，大概聽說是貝勒府的運動，別的事情我們就不知道啦，韓寶聞聽，不亞如萬丈

高樓失脚，場子江心斷纜崩舟，暗含着打了個寒噤，遂笑道說道，勞駕，我也沒有別的事，改日再見吧，遂將話說完，抱拳拱手，賀頭也就一抱拳回衙門去了，韓寶遂着往南來，向着吳智廣一使眼色，二人遂着往南繞走棋盤街出前門，往東够奔打磨廠而來，工刻不大，來至中谷店門首，進店叫夥計，把東單間的屋門給我們開開，夥計一看，二位客人回來啦，遂着拿鑰匙把房門開開，韓寶吳智廣二人來到屋中，遂着叫夥計倒茶，工刻不見甚大，將茶泡好，放在棹案之上，韓寶向夥計說道，沒別的事，叫你寫家，夥計轉身形出去，韓寶着了看外面無人，這才低言與吳智廣遂把打聽童林官司之事，細細的向吳智廣說了一遍，吳智廣聞聽雙眉緊皺的遂向韓寶低言說道，那麼這個事情怎麼辦呢，韓寶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實指望下此毒手，欲取童林項上首級，不料想，童林手眼通天，又有貝勒的照應，沒想到虎不成，反類犬了，到如今童林既然奉旨捕盜，京師之地，咱們是萬不能立足，必然是菴觀寺院，大小店房，必要嚴緝密訪，如何能在此久居，不若遠走高飛，早離是非之場，你想此事如何，吳智廣不言，也就夫免着長嘆，遂向韓寶說道，你我欲往何方躲避呢，韓寶長嘆了一聲，遂低聲說道，你我欲回山，勢比登天還難，遂把大指豎起，復又言道，不若你我上他那裡，逃災避禍，你想如何，吳智廣着韓寶豎起大指，並不明白韓寶的意思，遂着問道，韓寶弟你莫若與我實說，這打啞謎，我實在弄不曉，韓寶聞聽遂着低聲說道，你真糊塗，實告訴你說，我寫字柬之時，我就無意回八卦山，要不然我怎麼會寫一句棒打三江任縱橫呢，我就是記着事不成之時，你我够奔揚江鈔關飛龍觀，投奔你我的大舅紫雲分水龍喬玄齡那裡避禍，未想到閑時置下忙時用，不料想，今日果然，就用着了，若不然，天地雖寬沒有你我弟兄托足之處，兄長你的意下如何，吳智廣聞聽，遂說道，賢弟你計已成熟，爲兄也沒有別的主意，既然是要走，就將店飯賬算清，明早就起身，也免得在京中危險，竟等童林百日限滿，他領罪之後，你我就按着以前所定的計畫，也就沒有別的成詞啦，韓寶聞聽點頭，二人計議已定，遂到晚間把夥計叫過來，將店飯賬算清，這兩個人由次日清晨起來，出東便門，順着大



走道就下來了，在路途之上無非是曉行夜住，飢餐渴飯，非止一日，這一日正往前走，天氣正在己時未到。吳智廣覺着腹中飢餓，遂着用手一指正東向韓寶說道，我可是餓啦，莫若就在前邊這個鎮店打尖。你想怎麼樣，韓寶聞聽，順手往東觀看，就見正東上黑暗暗，一座村莊，韓寶笑着說道，我就知道你餓啦，其實我也餓啦，莫若你我就趕站打尖，弟兄二人說着話，無心觀看路邊村景，不大的工夫就來到鎮店的西鎮口，進口觀看，東西的街道，南北對面的買賣住戶，看鎮店的樣式，好像今日的集場，兩旁邊設擺着俱是莊家的農器，弟兄二人往東走着就聽有人喊，客官打尖嗎，店裡頭干淨，吃什麼都現成，二位別往下走，再往下走趕不上鎮店啦，這是濟和油坊鎮，大鎮店，吃什麼都便宜，禪邊請吧，韓寶聞聽舉目抬頭一看，坐南向北一座大店，兩邊的牆上寫着黑字，上寫着什官行台，安寓客商，大小車輛，草料俱全，大門代門洞，上面有一塊黑匾金字，上面寫得是英雄把式店，上面還有兩個小字，李記，韓寶一看，店內很干淨，遂向夥計說道，裏面有閑着的房子嗎，夥計笑着說道，裏面閑着的房很多，二位請進來看着，韓寶點頭，夥計往裏面讓，弟兄二人跟着夥計進店，夥計用手一指南爲上的三間，向韓寶說道，二位客人請看這三間怎麼樣，韓寶看着搖頭，遂向夥計說道，我們二人好清靜，越清靜越好，夥計說道，要不然，你們二位跟我來，這三間後頭還有一層三間，別提够多們乾靜啦，韓寶復又說道，那麼着我們跟你到後頭看看，韓寶說着順着西邊夾道，走到後面，韓寶一看，果然是三間南房，靠着東面一段花瓦的牆，有一個月亮門，這個月亮門緊挨着東房山的夾道，大概東阮裏還有房打韓寶遂向夥計說道，這東院還有房嗎，夥計笑着說，這東面房到有，是我們老東家住的院子，就這三間，你着怎麼樣，韓寶說拜末着，就是這三間吧，夥計聞聽，遂着啓籠籠往屋裡讓，韓寶二人隨着進屋觀看，原來是兩明一暗，屋中棹椅到很齊整，二人遂將包裹拿到東裏屋放在炕上，復又來到外間，二人落坐，夥計跟着聲臉水，韓寶見門上掛着個胆子，隨手拿下來，二人叩了脚塵垢，隨將胆子掛在門上，此時夥計已將臉水打進來，二人淨完了面，夥計早就把茶泡來啦，二人斟

上吃了會茶，夥計在旁邊站立伺候，韓寶看着店裡夥計，到是很精神，遂問夥計貴姓，夥計陪笑說道：「不敢搶這個貴字，我姓王排行在三，末領教二位爺台，貴姓高名，府上什麼地方，韓寶遂言道，我們是四川人，我姓韓，他姓吳，我們來到這，也許打尖，也許住下，我們方才進店的時候，看見你們店門上那塊匾，透着新鮮，誰給起那麼個店名兒，英雄把式店，夥計聞言，笑着答道，客官你哪，要問這塊匾，你哪不知道，差不離住店的，都要問問這塊匾，你老不知道呢，只因我們東家掌櫃的姓李，叫李源，武術最好，他老人家有個外號，叫鐵掌李，展翅金鷄，在江湖上很有名姓差不離遠近都知道，因為親友們給掛了這塊匾，叫英雄把式店，其實我們東家到不願意，皆因他好交朋友，匾已經掛上啦，怎麼能說再摘呢，韓寶聽完，點了點頭，夥計遂着又問道，二位爺台你哪用什麼飯，用什麼酒，小子我好與你去預備菜，韓寶說道，你們隨便給來兩壺酒，配四樣菜，吃完了天早我們還要趕路，夥計說道，飯呢，韓寶說那到不忙，我還有件事問問你，你們這個地方，要奔南徐州，山那條道走着近，夥計說道，你這到問着了，再走一站要問哪，那可就繞了遠啦，要打算下江南，實不相瞞，我們這屬直隸管與山東連界，你從我們這起身，奔沂州府，那一條道。過運河，奔奔南徐州，韓寶聞聽，心中暗說，這條道，到走對啦，遂着向夥計說道，你預備酒菜去吧，夥計問聽身形出去，工夫不大，又帶進一個夥計來，手內端着一個托盤，王三遂將坐拉按好，擦抹掉案，由托盤內取去杯箸碗碟放好，又告訴那個夥計趕緊催菜帶酒，夥計轉身形出去，等了不大的工夫，一啓簾籠，將抱盤端進來，裡面是熱氣騰騰，四碟菜，一壺酒，俱都放在掉案，韓寶向夥計說道，回頭叫你再來，到不便伺候我們，你忙你的去，我們慢慢吃酒，夥計聞聽，笑着說着，那麼着顯着怪不對的，遂說着轉身出去，韓寶遂兩個夥計走後，站起來先與吳智廣斟了一杯，自己把酒滿上，二人對飲，韓寶一連喝了兩三杯，站起身形，往外看了看沒人，復又落坐，低言向吳智廣說道，方才你聽夥計說了沒有說咱們由此上湯還州，是把道路走的不錯，你我到，徐州，咱可耽放了心啦，吳智廣嘆了一口氣，遂着說道，看起來

什麼事，都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韓寶聞聽，低頭不語，就在這麼一個工夫，聽外面腳步聲音，韓寶向着吳智廣一擺手，一遞眼色，遂往外觀看，就見簾帳一啓，王三由打外面進來，笑嘻嘻的說道，二位客人，你不看熱鬧去嗎，韓寶說道，有什麼熱鬧，夥計遂着說道，剛才我不是跟你提嗎，我們老東家是把武匠，今天有二位練武術的，來訪我們東家來啦，呆一會兒，在前頭院裏比試，夥計們都在頭裡那等着看呢，看熱鬧的還真不少，你們二位不看看去嗎，我還告訴你哪，要是看了我們老東家的拳腳，別的練武術的，看不看都可，聽說來的這二位，能耐可都不小，如要動上手，才好看呢，你一看就知道我們老東家手下够多快呢，韓寶聽着夥計說的到有個意思，遂着問道王三，來的這二位練武術的，是那裡來的，王三說了一聲，喝，你要問哪，方才我聽他們前面那里講究，一位是北京的一位是霸州的，韓寶一聽就是一愕，遂着問道，這二位都姓什麼，你知道不知道，夥計說道，我怎麼不知道呢，聽他們方才說，一位姓胤，一位姓童，韓寶聽着，暗吃一驚，吳智廣在旁邊聽着也是一怔，韓寶復又問道，這二位跟你們老東家原先就有交情，可是特來拜訪呢，夥計聞聽擺着手說道，這二位並不是與我們東家有交情，方才這二位，皆因在把式場子多管閑事，走到我們店裏打尖，韓寶聽夥計所言，聽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遂向夥計說道，王三，看你這個人很伶俐，怎麼說話糊裏糊塗呢，到了兒是怎麼回事呢，王三一聽也樂啦，遂着就將二少東家踢把式場子，被打的情由，前後事細細的說了一遍，韓寶這才聽明白，遂向夥計說道，你看我們二人，雖然是走路的，就是最愛看練武術的，你到前面去看看，如若是動手的時候，你與我們二人送個信，我們別老早走在那兒站着去，我們先喝兩杯，王三一聽，遂說道，你們二位聽我的信，我到外頭看看去，說着話，於是轉身出去，奔前邊去了，韓寶復又站起來看看外面無人，轉身向着吳智廣皺着雙眉，低聲說道，兄長方才夥計所說，你我之對頭冤家，他知曉你我弟兄所作的事，他暗地墜下來了，吳智廣擺手，低聲說道，不能，論起你我所作之事，嚴守秘密，並無人知覺，也許與你我的對頭冤家同姓，咱們到不必多心，咱們回頭到前面看

看就知道了，果然是童林，咱們再作防範的打算，韓寶聽吳智廣之言，點頭說道：「你說的也對，僕才落坐，二人仍然是飲酒。」韓寶雖然吃着酒，心中可有些忐忑不安（到了是賊人胆虛呀）他二人正然吃酒之際，就見籬子板一動，王三由打外面進來，遂說道：「二位客人，先別喝啦，你快去看看吧。」

韓寶東家，正要與來的二位客人動人，韓寶遂着說道：「夥計你先走，我們這就去，夥計遂着韓寶去，韓寶站起來，向吳智廣低言說道：「是他不是他，你可休要猛撞，還是我在頭裡。」吳智廣低言說道：「那是自然，一面說，一面跟着夥計由屋中出來，够奔西面夾道，走到前面房山的牆角子。」韓寶可就止住步，不往前走啦，吳智廣也就站住啦，韓寶一看，前面院子人都站滿啦，韓寶借着牆角子影身，

正前面又有看熱鬧的擋着，由人叢之內，往院子當中觀看，此時正是童林與李源交手比試之時，韓寶一看，在房屋台階石上站着的人，正是那位貝勒爺胤禎，韓寶正在觀看之際，就見當中，童林與李源交手，韓寶暗地觀看，李源的武術果然超羣，童林的武藝，也真不弱，二人走開了架式，真是棋逢高手，將遇良材，真是勝負難分，韓寶暗地咬牙，恨不能李源一掌，將童林結果性命。方解他二人心中之恨，韓寶正在心中思想，猛見李源跳出圍外，反到讓童林進屋中談話，韓寶此時，見他的進上房屋去了，暗含着向吳智廣一遞眼色，退至西夾道，哥倆一面走着，一邊回頭看，好在沒有見出他二人的破綻，二人來到自己所住的門首，回頭觀看，前面這一層房，後窗戶緊對着他們的門口，韓寶看宗啓能出來到屋中，韓寶未能開言，吳智廣用手往前面一指，遂說道：「我怎麼也沒想到真是他。」韓寶有第二主意，韓寶低言說道：「你別忙，我想想，韓寶低頭想了半天，遂說道：「你我往這兒來，並無一知勝啊，貝勒與童林來到此處，讓我好生疑，我怕得是他們追下咱們來，等一會夥計來了，咱們就說走累了，今天不走啦，住在這個店裏啦，明天起身，頂到快掌燈的時候，你站至在咱們屋門口，裏裏尋風，

看着東西兩個夾道來人，我站至在他們後窗戶那兒竊聽，當言有句話，要知心腹事，須聽口中言，他們所說的什麼事，你我聽明白了，好作預防之策，兄長你想怎麼樣。吳智廣一聽，點頭說道：「這個主

好，陰差錯差，預備飯菜吃飯，我還有件事告訴你，我們原打算吃完飯趕路，就皆因貪看你們東家比試，耽擱了點兒，又兼着我們行路的勞乏，我們今天可就不走啦，住在你們店內，明天早晨起來再趕路，就是不好，夥計王老三聞聽，笑着說道，你既是照顧我們，那有什麼不好說呢，那末着就給你哪，你快些去，韓寶說道，那末着很好，夥計遂着轉身出去，工夫不大，將飯菜備齊，於是韓寶二人略帶早飯，夥計將傢伙撤下去，又給泡了一壺茶，韓寶說道，晚晌我們就不吃什麼啦，有什麼事，我們再說，你就不必伺候啦，夥計聞聽遂說道，就遵你的命吧，夥計遂着向前面去了，韓寶與吳智廣坐下一會，韓寶看了君外面無人，低聲說道，咱們就這麼辦，大哥林你我巡風，我去聽聽去，於是二人站起身影就走了，來至在台階前，吳智廣用目觀看東西的兩個夾道，與韓寶巡風，韓寶耳足溜踪，來在後窗戶之下，側耳柱屋中細聽，正值屋中李源與童林談話，韓寶是越想越有氣，不由得暗咬牙關，惟有吳智廣站在台階上，觀看韓寶怒目切齒，可又不知屋中所說的什麼話，他是暗地裏着急，韓寶直到快交鼓的時候，就聽吳智廣咳嗽，知道來了人啦，韓寶故意往西邊夾道而走，韓寶一看，原來是夥計王三，手內拿着臘肝火種簸籬，裡面有兩隻臘，韓寶遂說道，這是給我預備的嗎，夥計說道，不錯，韓寶說這麼辦吧，交給我吧，我不用管啦，忙你的去吧，韓寶遂把物件接過來，夥計轉身奔後窗去了，韓寶將燈火放在屋中，復出來，仍又够奔後窗戶竊聽，吳智廣向韓寶一擺手，仍然立在後窗戶下，直聽到天快交初鼓，韓寶才轉身向着吳智廣一遞眼色，吳智廣遂把籠籠喝起，二人來到屋中，韓寶將火種打着將臘燭點好，又往外看了看無人，這才一打手勢，韓寶端着燈，來到東裡間，屋中將燈放在炕椅之上，二人來在坑上落坐，吳智廣低言耳語的問道，韓寶弟，你聽他們說的是什麼，韓寶就將李源與童林二人結義，李源欲將貝勒與童林，送往巢父林，聘請鎮東鎮西不斷，細細的向吳智廣說了一遍，吳智廣聞聽，只氣得雙眉倒豎，眸子圓翻，遂低言向韓寶說道，賢弟你打算怎麼

樣。他實說不要緊，好在一件，這是貝勒與童林畫策，明送刀拐。暗講鎮東俠，他亦是見機行事。好在他不是隨下你我來的，他又不知你我住在店內，這件事我到不怪姓童的你我若要不出國家之寶鴛鴦劍，童林若能捉拿你我弟兄，咱們到不能怪他，惟有這個姓李的李源，咱們與他無九無恨，又沒見過面，童林一個人，你我尚且不是他的敵手，他若講出鎮東俠來呀，那老兒侯庭，威名遠震眼界又寬，真要他二次出世協助童林，你我弟兄，可有很大的危險，童林此去，他不認識巢父林，難見鎮東俠之面，最可恨為西夫李源，他與你我弟兄作望風捕影的怨家，他張錐脫穎自荐，他要把童林送往巢父林，話見鎮東俠，直接相請，若侯庭一協助童林，諒你我弟兄，難以逍遙法外，你想可惡不可惡，吳智廣聽到這裡，遂向韓寶說道，依着賢弟你應當怎麼辦呢。韓寶說我到有個主意，你我既與仇人狹路相逢，豈能輕輕的放過，不若今夜晚，容他二人睡熟，你我收拾倒便，將這個貝勒與童林，結果性命，暗殺在他店中，你我弟兄給他來個鷹架脚，遠走高飛。這場官司，關在李源的身上，讓他慢慢的打去，不怨你我弟兄作事狠毒，這是他禍福無門，惟有自招，兄長你想怎麼樣，吳智廣拍着胸膛，低言說道，韓寶弟此計甚好，不怨你我弟兄，這才稱得起，你我弟兄與他們，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你我若不先下手害他，他必然加害在我我頭上，事到其間，不毒不狠，非為英雄，韓寶聽吳智廣所說的一篇話，不由得嘆了一口氣，遂說道，論起來你我也不願意這麼辦，這就是事之所擠，萬不得已而為之，二人商議已定，韓寶說道，你我先養養神，休息一會，頂到二更以後，下手不遲，容他在睡鄉深處，可就容易下手了，二人將話說完，將燈熄滅，二人盤膝打坐，閉目養神，稍為的一迷離之間，就聽外面，天交二鼓，韓寶驚醒，韓寶用手一推吳智廣，低聲說道別睡啦，到了時候啦，吳智廣被韓寶推醒，低聲說道，那末着你就收拾，遂手二人將夜行衣包打開，脫去長大的衣服疊好了，這才換好了夜行衣，吳智廣又將鏢囊勒在腰間，用絨繩將兵刃勒往背後，將長大衣服包在包裹之內，斜着背在背後，抬了抬背腿，不崩不掉，韓寶這才向吳智廣低聲說道，回頭還你與我巡風，我自己下手，因為

正 雍 劍 俠 圖

第 二 集

什那呢，童林這小子扎手（扎手就是厲害這是江湖的黑話）韓寶說着話，遂出兜囊之中，取出兩把匕首尖刀，白硝皮的軟鞘，十字架夜在胸前抄包之內，霜着刀把，二人收拾停妥，這才由東裏間出來，來出外間屋，韓寶隔着簾子往外觀看，外面是月色如銀，天若水洗，又兼着萬籟無聲，韓寶輕輕的把簾兒揭起，看了看外面無人，遂着一轉身，來在院內，吳智廣遂着也就來在外面，韓寶往前走了幾步，執步寧腰，身形一縱，竄至前面這一層房的後坡，書中代言，韓寶雖然精明強幹，蟲是一時的荒疎，他竟願往房上蹤，他可就沒想到衣袂帶風的聲音，早被童林在屋中聽見，前文表過，大凡江湖綠林的英雄夜間睡覺，是最清晰無比，外面有風吹草動，都能够聽的着，皆因練工夫的人，練得就是一團的靈氣。所以韓寶雖然俐伶，他也有想不到的地方，二人來至房脊，韓寶一長身往前院觀看，各屋中並沒有動作，這才與吳智廣低言耳語，叫他在房脊上四外巡風，韓寶是用了個滾扒坡之法。來至在房簷之上，側耳往屋中一聽，隱隱的呼聲，韓寶知道屋中睡熟了，這才順着房簷上往下一蹤，跳至在院子當中，遂着一轉身，施展小巧之技，來至房門外，台墻石上，回頭又看了看四外無人，這才把簾子輕輕的揭起，見裡面隔扇緊閉，韓寶怕裡面上着拴，回右手抽出一把匕首尖刀，若要裡面上着拴，他把尖刀的刃兒向上，順着門縫兒，遞進去，刀尖扎在門拴之上，一挺腕子，門拴自然就得出槽，隔扇必隨着向裏一開，用左手伸進去接住了門拴，還不要他響，遂着挨身而入，裏面要沒有人，然後把隔扇輕輕的關好，然後再下手作事，韓寶是這個心意，遂用左手一推隔扇，他沒想到，言面未會上拴，隔扇遂着一開，韓寶又怕隔扇響，遂背着尖刀，用兩隻手指，托住隔扇上的橫木，往裡面一看，童林在西裏間門口外，几凳上打坐，韓寶暗吃了一驚，細又一看，童林已然睡熟，心中稍為放點心，拿自己的身子，擋住外面的風口，又怕外面進來的風，把童童吹醒，可有一件，韓寶一見童林，真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恨不能一刀將他結果性命，方解心頭之恨，有心慢慢的過去，將他扎死，又怕他當時驚醒，事成畫餅，不如往前一蹤，將他扎死，心中想到此處，遂着一蹤身，向着童林的脅下就是一

匕首。韓寶怎麼也沒想到童林沒睡，書中代言，童林將貝勒爺扶回安歇睡覺，他這才移燈外邊屋，將燈兒放在掉案之上，童林向來是打坐安眠，遂手搬了一個几凳兒，放在西裏間，屋門口外，轉身將隔扇虛掩，遂着來至几凳之前，盤膝打坐，遂一張口向着燈一吹，燈燭熄滅，這才吸氣養神，將才要睡

70

。猛聽得後窗外有人，竄上房去的聲音，童林可就不敢睡啦，又聽得前簷上跳下人的聲音，童林斜目往門口外觀看，只見隔扇一開，外面站立一人，借外面的月色，觀看得真切，却是韓寶，童林心中暗想，莫非盜國家玉鐲，許是他們所爲，必是懷恨二次一掌之仇，我且別忙，容他對我下手之時，隱住了他，將他拿獲，然後再追玉鐲情由，童童正自思想，猛聽韓寶往前一蹤，冷不防的尖刀，直奔自己左脅下便扎，童林不慌不忙，容他的刀到，換着左脅不到半尺，遂着他的刀一轉身，兩條腿可就落了地啦，用右手輕輕一捏他的刀背，右手跟着向韓寶的手腕子上就是一掌，這一掌要是打在韓寶腕子之俠上，他這隻手就得廢了，韓寶的身法太快，刀被童林捏住，遂着一撒手刀把，刀是不要啦，一轉身，接着就是一個偏踏臥牛腿，直向童林迎向骨端來，童林遂着一矮身，腿往外一抽，將韓寶的腿躲開，並不要韓寶的尖刀，跟着左手就是一掌，韓寶一矮身，遂着往外一竄，縱至在院子當中，童林見韓寶雙籠子撞落在地，遂着左腳尖一點地，將身一躬，往外一竄，不皆得抖丹田一聲喊，喊道好，小輩，你便怎麼，其實童林是一聲詐語，不料想韓寶竟敢承認，童林氏聽韓寶承認盜玉鐲，不由得咬牙憤恨，遂着直直奔韓寶，韓寶這對兵刃，甚爲厲害，他是一對明中的暗器，其形就彷彿護手鈎，手內拿着一個圓頭筒子，底下的把兒可沒有鈎兒，一邊一尺四長，形若寶劍，兩面是刃，在兩邊的尖上，一邊一個圓頭的月牙，若要拿在手內，就像跨着花籃一般，兩頭都用得上，若要是使代鈎代練兵刃，遇上韓寶這般兵刃，非敗不可，他是專講究，擇，解，擄，何況童林是空手未有兵刃，再若韓寶



看見童林雙目俱赤，恨不能將童林結果了性命，他用左手兵刃一恍，右手兵刃直奔童林前面而來，童林看見韓寶來的勢猛，兵刃又不好接招，他往右邊一閃，韓寶左手的兵刃，又奔童林的胸膛，童林借着手左兵刃臨至且近，童林用了一個伏地龍的架式，韓寶的兵刃落空，童林遂着一長腰，右腿往前一邁，頓響韓寶左邊轉至他的身背後，用雙掌够奔他的後心，往前一推，韓寶未能留神，被童林這一推，險些扒伏在地，童林跟着往前一探身，右手掌舉起，狠狠的向韓寶脊背打來，這一掌要是打上，韓寶就有性命之憂，童林猛聽得後面金刃劈風的聲音，直奔後腦海而來，童林遂即將左手順着右臀的底下往前穿，跟着撒右手，轉身，將着往下一矮，回頭觀看，却知吳智廣，由後面暗算。此時刀離童林頭頂相近，童林並不鬆刀，往前一探身，用右手接吳智廣的肘下，吳智廣見刀落空，見童林由底下進身，欲截自己的右肘，遂着將要往回撤刀，不提防童林由底下用了一個陰截腿偏蹬，正蹬在吳智廣的膝膝之上，吳智廣往後一仰身，栽倒在地，童林趁勢使了一個栽鍾，別名叫指當鍾，吳智廣遂着用了個就地十八翻，他是狠着心未把刀撒手，童林正要將他結果性命，不提防韓寶由後面雙手使的兵刃，向後心扎來，童林跟着往前一鼠，一轉身，扭頭觀看，却是韓寶復又來戰，童林直奔韓寶就在一個工夫，貝勒爺由房中走出，此時貝勒爺方才睡着，猛聽得外間屋噹噹的聲音，又聽叭達的一聲，接着就是童林喊嚷的聲音，貝勒不知是怎麼回事，實實當啣的一聲，是匕首尖刀墊地，叭達一聲，是簾子掉下來，貝勒就知道外面有賊，遂着一翻身扒起來，下地穿鞋，遂手把童林的包袱打開，取出童林的雙鏡，往懷中一抱，就奔外間的門口，險些被兒兒絆倒，好大胆量的貝勒爺，舉目往外面觀看，童林正與賊人酣戰，貝勒爺這才由打屋中出來，站在台階上細看，却原是韓寶與吳智廣，與童林動手，貝勒爺皆因前者在貝勒府見過他二人，因此認得，貝勒爺抱着雙鏡，腆着胸膛，高聲喊道：海川休要放走二寇，那個意思就彷彿這兩個小賊沒有動手的必要，其實貝勒若果過去，准有性命的危險，雖然沒這去幫着動手，可給童林助了威啦，二寇並不知道貝勒有多大的能耐，到是怕貝勒幫着動手，這就叫

麻杆打狠，兩頭對害怕，他們只誰在外面動手不要緊哪，可就住店的店客全吓懷啦，以為這個店裏是賊店，雖則驚醒，誰可也不敢高聲。那位說，這店裡沒有打更的嗎，英雄把式店，用不着打更的，可有當槽畏馬的夥計，此時畏馬的夥計韓二，在後面將住客的馬匹良好，拿着簸籬，够奔後門，將後房門上鎖，這才手提着箕籬順着東夾道，够奔前院，將走至在夾道中間，就聽前面動手聲音，夥計躡足潛踪來在房山牆垛子之下，用目往前面觀看，就見貝勒爺站在台階石上，手捧着兵刃，又見姓童的這位老師傅與兩個賊人動手，止在動手之際（那位說夥計必然是害了怕啦，其實一點也不害怕，這個英雄把式店，前文表過，是夥計沒有不會武術的，直頂我當夥計的韓二都會練三趟糞叉子）此時韓老二見二賊與童林動手，他把嘴那末一撇，心中說，這兩個賊真有點耗子舐猫的鬍子，有點要找死，那裡偷不得，你單偷英雄把式店，小子，先讓你動着手，我給我們老東家送個信，確保你們兩賊跑不了，夥計韓二還到此處，急忙轉身順着夾道進了東面的月亮門，北邊可是一道花瓦牆，當中一個月亮門，裡面是把式場子，上房三間一通達，並無戴斷，正是李源住的所在，夥計進月亮門用目觀看，屋中燈光明亮，此時李源尚未安歇將把式工夫用完，正在屋中活動身上的筋力，猛聽得外面有腳步聲音，遂即問道，外面什麼人，夥計韓二，已然走在窗戶之下，他猛聽老東家一問，心中一着急，恨不能告訴老東家鬧賊之事（你心中使勁，腦袋別使勁呀）口中扣道老東家，前面鬧賊，遂着聲音一探身，沒想到腦袋一使勁，竟把窗戶稜子撞折，把腦袋順着窗戶攢進去了，這一來可把李源吓了一跳，聞夥計之第二言，心中暗想，早不鬧賊，晚不鬧賊，單單貝勒與童林師傅住在店內，今日鬧賊，不由得心難過，此並非是鬧賊，分明是前來摘英雄把式店這地匾，有名的大賊，也別說他不敢，他就是聽說李源二字，他也是不好意思來偷若是貓子狗子的小賊，他簡直的不敢來，沒想到，我李源在油坊鎮，總算是沒有維持到，今天我就算栽，李源想到此處，遂由牆上順手摘下鹿筋籬蛇棍，一躍身來在屋門口，用左手開門，右手背棍，隔扇一開，用左腳踢籬籠，未提防夥計韓二好容易才把腦袋由窗戶撤出去，來在

籠子之下，正要將前面之事，細細的回稟老東家，沒留神李源這一腳，籠子也掉下來啦，夥計韓老二可樂大發了，整個兒的來了個仰面朝天，差一點沒率出一聲喚來，李源遂着蹤身形竄至院內，回頭看了看，却是畏馬的韓二，不由得氣囊囊的說道，你這個東西可惡，遂着轉身，一下腰出離兩道月亮門，來到東房山之上，舉目觀看，只見童林童海川，空手戰二寇，毫無懼色，二寇此時恨不能將童林結果性命，方解心頭之恨，童林此時恨不若將二寇捕獲，方才趁心，正是仇敵惡戰，不肯調交，李源觀看，暗地佩服童林，武藝超羣，今日錯非童林，要換別人，早死在二寇手內，李源將籐蛇棍，往右臂一抗，左手反打涼棚，身形一矮，二郎擔山的架式，抖丹田一聲喊讓，遂說道童賢弟不必擔驚，劣兄李源在此，童莽聞聽，遂着接聲說道，兄長，休要放走二寇，這並非是店中鬧賊，此乃是盜國寶的二寇，暗算於小弟，李源聽童林所言，心中這才明白，遂說道，賢弟放心，量兩個小輩難逃，聲音未畢，將身往前一躲，吳智廣一看是李源，不由得咬牙切齒，暗恨李源介紹鎮東俠，遂着撲奔李源，李源將身一閃，右手擎棍，向着吳智廣右腕就是一棍，吳智廣將刃往回一抽，李源遂着一矮身，將棍一倫，使了一個巡風掃敗葉，擦着地够奔吳智廣脚下掃來，吳智廣將身往上一蹶，將棍躲過，未防範李源棍雖落空，使了一個大轉身，棍仍擦着地，够奔吳智廣，此時吳智廣的雙腿往下一落腳未能站穩，就見李源急如風車，棍又向腿部打來，自己明知閃躲不及，遂將身一轉，棍正掃在腿肚子之上，吳智廣站立不穩，將身往後一仰，遂拿腰眼找地，一拳腿，使了一個就地掃地，直奔李源右腿來，李源往回撤身，吳智廣遂着用了個鯉魚打挺，站起身來，不敢再戰，忿着往西一穿，心中暗想，就是一個童林空手，我二人尚不能取勝，何況又加上生力的李源，遂口中喊道，風緊，扯呼（風緊扯呼，是戰敵人不邁快跑）遂着一擺刀，够奔西廂房，脚下使勁，跟着一個箭步，一擰身竄上西廂房，腳找陰陽瓦的瓦隙，將右手刀交與左手一背，扭頭往下一看，回手由鏢囊之中，取出一支毒藥鏢，李源往回一撒身，見賊人跳起身形，復又一蹶，上了西廂房，李源焉肯能捨，又知是盜寶的二寇，遂着一聲喊

讓。好賊，你往那裡逃跑。遂着也要上房，猛聽得賊人喊讓了一聲着，李源抬頭觀看，一道寒光直奔自己的喉嚨，李源說時遲，那時快，看暗光相離甚近，遂着一扭身，這隻鏢險些打中李源，鏢由打李源脖項旁邊過去，當唧唧的一聲，鏢墜於地，李源這個氣可就大啦，遂着說道，好小輩竟敢暗算

於我，遂着往前一搶身，舉目觀看，賊人已然越過脊後，李源擰身上房，李源來到房背小心精神，斜着一探身，往後房坡觀看，此時賊人已然由後房坡跳下去啦，直奔西界牆，李源越過房脊，再看賊人

已然搭住牆頭，越過西界牆，李源順着房坡，也就跳下去啦，來至界牆，將身一躍，手扶牆，往外

面留神觀看，此時賊人順着巷口出口，直奔大街往西逃下去了，李源遂着越過界牆，手擎鎗棍尾隨

正於背後，也就追下來了，賊人在前面，脚下使勁，急急似喪家之犬，忙忙若漏網之魚，恨不拿爹娘再

劍生兩條腿（其實怎麼樣真要是四條腿，准保跑不動）李源後面追趕甚急，在後面喊道，好賊你越趕逃

走，還不束手就縛，等待何時，此時賊人，心胆俱裂，並不回頭，一直逃出西村口。斜着奔西北，

圍順小路脫逃，李源看賊人够奔小路，心說不好，此時正在青莊家茂盛之時，只得隨後緊緊追趕，賊人

正往前跑，北面一片高糧地，賊人鑽在高糧地內，李源一看賊人，逃往莊家地之內，料他必然由打西

邊再鑽出去，心中暗想，賊人沒我道熟，西邊有個莊料，名叫百草窪，我順着這個道往西，迎着面

候他去，他如若由西面莊家地頭出去，我是迎面未好捉拿，想至此處，遂順着往西，到西邊往北一拐

第二，就是穀子地的地邊。將往前走，就是穀子地裏鑽出一個人來，李源想着賊人，這你可往那裏逃走

集，往前一縱身，對准賊人腿部，當唧的一聲，就是一棍，就聽八的一聲，正打在腰肚子上邊，遂着那

人往前一抓，口中喊道，老師，吾呀，是吾，李源一看，不是賊人，原來是自己的徒弟，名叫孔秀，

號叫春芳，遂着李源哼了一聲，着急說道，你這個東西真正可惡，敢緊隨我拿賊。孔秀只得站起身形

，一拐一點的跟隨李源，各處尋找賊人，那有踪影，李源適才沒有工夫問徒弟，從何到此，此時賊人

既已逃走，這才將要問孔秀，尙且未問，就聽孔秀叫道，吾呀，老師，你老人家，半夜之間，因何到

此，是他在戲賊，吾呀老師，告訴告訴吾，李源聞聽，一面往回走，一回就將在店內初會童林，與貝勒帶之弟、伴童尼，細細的說了一遍，孔秀才明白，前後一切，書中代言，這個孔秀他拜李源，貝勒帶之弟，他是州鈔關街的人氏，只皆因他父母是紅貨行出道，鬧瘋疫，他的父母相繼去世，只剩他孤苦孤苦一身，年方七歲，無依無靠，就仗着街鄰憐血他，時常的週濟他吃飯，他自幼就合個，養育之時，時常在龍泉寺廟內玩耍，這一日，他在廟內扒旗杆玩，有一個老者站在旁邊，上下的打量他，他也看了看這個老頭，這位老者，身量不高，中等身材，又矮一點，身上穿着米色綢子大褂，白細子高褲褂青綾子厚底雲鞋，往面上觀看，黃臉膛兒，雪白的頭髮，剪子股的小辮，紮着紅頭繩，頭戴黑帽，壽星多長，高鼻梁兒，三角稜口，雪相白的捲口胡鬚，站在那兒向着他樂，他一個小夥子，也認得此人，是作什麼的呢，這個人哪，原是江湖綠林，此人姓陶名潤字少仙，江湖人稱神手東方朔。他講究會跳黃河影跳海，高丈高樓着腳踏，就地挖坑不嫌窄，日取千金，夜盜百戶，在江湖綠林裏，混了一輩子，錢可沒少嫌，可就有一樣，一文錢也沒落下，因為什麼呢，他天生來得濟困扶危，替窮人打水，往河裡頭倒，偷富濟貧，至上了年歲吧，坐定了一想如今老了，老不講筋骨為能，替窮人打水，自己作的這個買賣，瓦罐難跳井口破，合字難免陣上折，自己一想，老頭老頭，再栽了官司，豈是永遠作賊，沒有一個不犯案，自己一想，莫若大大的再作一號買賣，作買賣就是偷，這長江灘的界話，如此就洗手不幹啦，就為抓一個官材木，自己把主意拿定，就在蘇州的地面，大戶之家，偷了一千多兩銀子，這才躲到揚州鈔關，帶着這麼些銀子，住店多不相宜，自己這才率至在龍泉寺廟內賃了一間房，作為在此等人，趕到與方丈一見，這位方丈神光炯炯，陶潤一見面，就看出來啦，這位方丈雖然年邁，也是江湖上的合字，這位方丈，也看出陶爺來啦，司倒好誰也沒肯說出，這真叫賊見賊，一哈腰，陶潤在這裡已經住了半年多啦，無事的時候，在廟中閑步，天天看有個小孩，在廟裡頭玩耍，這一日，他老人家，又看見此人在那扒旗桿，未免留神注目，一看也週身飢瘠難堪

，細一看這個孩兒是兩隻鮮眼，何爲叫鮮眼呢，就是黧白眼球不亮，惟有瞳人放光，江湖綠林道，是難得。兩隻鮮眼，有甚麼特別呢，分別比別人眼請看得遠，能够晝夜一樣的看着物，所以陶潤，看着很愛惜這個孩子，遂向前問道，你這個孩兒，在那裏住，叫什麼名字呢。孔秀聞聽，這才把自己身無所依的情由說了一遍，陶潤聽着心中難過，遂向孔秀說道，你既無親族，你願意伺候我嗎，我管你的吃穿，孔秀聞聽，跟着扑在地下就磕頭，遂着說道，你既願意收緣我，我是願意孝順你老人家，陶潤一聽，心中歡喜，遂說道，你既然願意，我就收你作個徒弟，孔秀聞聽，遂着又磕了三個頭，口中說道，老師，弟子這裏參拜了，老頭到是很喜歡，遂着把他帶到自己屋中，給他沐浴身體，又與他作了幾套衣服，就叫他暫時伺候，沒想到日子一長，他把老師伺候的無可無不可，這一天，陶潤一時高興，把他叫至面前，要看看他的身體如何，仔細一看，陶潤暗吃一驚，因爲什麼呢，只見他，長就得骨瘦身軀健，眉鮮眼自鮮，此子幹什麼也不够資格，就够當賊的程度，老人家心說，他若習學竊取偷盜，真能够比我還高，自此留心，與他盤腰盤腿，此子天生得伴巧，只要一教就會，這就是師生遇緣，頂到夜間，暗含着把他帶出去，至曠野的地面，樹林之中，傳習他高來高去，竊取之能，也見該當，十年的景况，陶潤將平生之藝，俱都傳授孔秀，孔秀將能爲學成，老英雄，陶潤還不放心，與他商議要帶着他到外面作幾年的買賣，每逢孔秀下手離取，老人陶潤暗地裡觀看，真比自己還顯着小巧伶俐，陶潤這才放心，陶潤與孔秀相商，囑咐他，在外偷盜，千萬要遵着我平生所爲，不可背却偷富濟貧，孔秀連連答應，老人家陶潤這才回龍泉寺，孔秀自離別了恩師，真就按着老師足跡去作，就在蘇松常鎮，盧阜，懷陽，一帶的地面，整整的三載，落了一個外號，江湖人稱走遍天下無遮欄，探囊取物，孔秀春芳，這個名字外號，沒有不知道的，這一天又來至在常州的地面，囊中空虛，自己要想着探探道，借點盤費（借盤費也是偷，這都是吊坎呀）來至在常州的北關，路東一個巷口，巷口之內不遠，路北的大門，瓦窰似的一片樓房，心中想道，如此的人家，窰兒裡面油必咳，莫若昏天汪村撒上

一網（那位說道都是什麼話呀，窺兒裡頭，就是住宅裡頭，油必咳，就是有銀子，昏天汪村，就是夜睡三更撒上一網，就是偷一下子）自己拿定了主意，圍着這來的宅院，暗中把道兒踏好，這才够奔，北關之外，找了一個曠野的樹林，將小包伏放在就地，靠着樹一坐，閉目養神，稍爲一迷離之間，耳邊聽得更鼓之聲，睜眼細聽，原來是北關內天交二鼓，正是下手之時，自己把小包伏打開，站起身形，將白晝的衣服，均行脫去，髮辮盤好，用絹帕包頭，換好了通身的夜行衣，腳下換好了軟幫底軟的皮鞋，腰間紮好了百寶囊，裡面俱是撥門撬戶的小傢火，用絨繩在背後累好自己搖山動的小刀，何爲叫搖山動的小刀呢，這個刀並不長，約在一尺二寸長，連刀代更是一塊整鋼打成的，把上纏好帶子，刀上並沒有血槽，刀還不快，那麼有什麼好處呢，不管你多結實的牆，只要順着磚逢，插進去一晃搖，周圍四行等都得活動，尋常挖窟窿的賊，使的刀，全叫搖山動，孔秀將長大的衣服，用包伏包好，將小包伏斜斜勒在脊背之上，舉目抬頭一看，滿天的星斗，月色朦朧，浮雲層層，明月是時遮時現，孔秀將身一矮，施展陸地飛行之法，直奔常州北關而來，此時天將才二鼓，來至在，大戶人家的胡同，遂着進西邊的巷口，此時各住戶，俱都安歇，來至大戶人家的後牆，舉目觀看，應不落的長牆，牆還是不甚高，孔秀站在牆下，東張西望，並無人行，遂着墊步擰腰，往上一蹶，用右手一扶牆頭，左手捏住簷簷，兩隻脚一蹠，將身子與牆一般的平，偏着臉往裏面看，見裏面無人，遂着一換腿，用左胳膊肘跨住牆頭，露着半截身，往裏細看，原來是後院的小花園，四週圍的花草，俱有半人來高，借月色的光輝，真可稱得起月移花動，不覺得一陣陣，異味芬芳，正當中一段坦平的地，當中一個圓石頭，頭的面，底下用磚砌好，咕嚕錢的形式，四週圍俱都是石頭面的坐位，看着到也清雅，靠着南面，一座後樓，這座樓，蓋的清雅，左右兩旁邊，兩座樓梯，書中代言，前面也是兩座樓梯，前後的廊子，上下的欄杆，對面的窗戶，俱都是上支下摘，上面糊着冷布，下面俱糊的是雪白的窗戶紙，東邊的兩間，設有燈光，西邊的一間，也有燈光，緊靠着西邊第二間第三間俱是燈光明亮，當中的這一間房

子，只見上掛着蝦蟆鬚的籠子，孔秀將樓上看真，明知樓上人未安歇，莫若我先下去看看，心中將主意拿定，遂着揭牆上石灰片，往下一扔，聽了聽都是實地，遂着把腿一漂，順着牆上往下一放，腳踏實地，並不慌不忙，够奔東面樓梯而來，臨至在樓梯之下，將手一扶地，拿了一把大頂，用兩隻手往前走，蝸子爬的式樣，順着樓梯往上爬着走，爬上樓梯，仍然還是往西爬，爬到第二間樓上，廊子柱子之下，遂將身往柱小上一站，兩條腿一盤，順着柱子往西爬，爬到廊根，用脚一掛欄杆，一換腰，一隻手扶着欄杆，使了一個金鈎掛玉屏，仰着臉順着冷布往屋中觀看，靠着南面的窗戶，一張床榻，當中有個小飯桌，桌兒上點着一支臘燭，臘燈輝煌，照得兩間屋中大亮，西邊一個截斷，正當中一個門口，掛着一個銀紅紬子軟簾，綠走水的青漂帶，屋中擺着，俱是女子的奩妝，一陣陣，由屋中透出冰麝之味，在床的旁邊，站着一個小丫頭，年紀不過十五六歲，身上穿粉紅色的小褂，外罩着青紗的大坎肩，腰中繫着一條葱心綠的腰巾子，脚下並不大，南紅緞子的弓鞋，大頭托着花朵，看不甚真，往臉上看，圓臉膛，眉清目秀，黃漆漆的烏雲，在腦後梳着一個大丫髻，底下還有一條辮子，這個頭的名兒，俗呼叫倒打雞，床榻的上首，坐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身材細弱，頭上看，長靛的瓜子臉，尖下頰，真是面似桃花，放蕊的一般，粉中透潤，黑漆漆兩道眉毛，灣灣似秋月，二目不亞如一汪秋水一般，眼如懸胆，唇似丹霞，耳墜小排環，黑漆漆的烏雲，用荷花色絹帕罩頭，斜拉麻花扣，左鬢角上帶着一長絨球，人一動，絨球亂顛，身上穿鷹哥綠綁身窄袖短汗衫，梅花的托領，正當中青緞子串子鈕扣，三盞的短水裙，銀紅色兜肚棍褲，坐在床俱上，盤着一條腿，伸着一條腿，正看見腳下蓮起不盈握，香牛皮的小鞋，真可稱得起尖而瘦，周而正，五鬼把門的絆鞋帶，兩根紅的，兩根綠的，在鞋尖之頭，一朵紅絨球，書中代言，裏面暗藏兩個鋼鈎，在棹子底下，放着一把，插把彈弓子，可沒有弓弦，就見那女子，手內拿着弓弦，在燈下觀看，棹子上放着一團青絨，旁邊放着一根篋箸，還有一團黃臘，孔秀不知，書中暗表，這頭彈弓子弓弦，兩道是竹子的，當中彈子兒，是皮作的，



## 雍 正 劍 俠 圖

兩邊的千斤，是人頭髮的，外面用青絨纏就，因為絨壞了，自己重新用青緞纏好，上面用臘抹好，孔秀暗中觀看，就見這女子，將弓拿在手內，將弓弦掛在弓梢之上，用腿一押，這邊的弓梢，用手一搬，將弓弦上好，左手持弓把，右手攜弓弦，試試弓的力量，用目往北面一看，就見這女子向北一抑面，孔秀在外面並非是愛看女子的嬌容，他是打算等女子安歇。他爲的是好偷點盤費，可是他自己也沒想想，這個女子的打扮，能偷不能偷呢，書中暗表，這家住宅可不是好偷的，這個女子名叫苗飛霞，外號人稱聖手女二郎，他的父親姓苗名澤宇潤雨，河湖人稱飛行俠，掌中一口紅毛寶刀，天下皆知他的名望，武藝超羣，膝下無走，就跟前這麼一個閨女，今年年方十九歲，他父親親傳掌中一口寶劍，會打彈弓子，今日，是剛才練完了武術，天氣還早，只因彈弓的千斤壞了，收拾已畢，打算要安歇，他猛一抬頭，看見廊簷上好像一個人影，苗飛霞心中暗想，明知道蚤夜入宅，必沒有好事，有心要用彈弓子打他，彈簧又未在手下，莫若把他隱住，將他結果性命，心中想至此處，向着少人頭一盪眼色，遂將將弓放在炕棹之上，颺往地下一站，就像打呵欠一般，口中說道，桂香，我今天怎麼這麼困呢，遂將將身形一溜歪斜，够奔西裏間的門口，啓軟簾，來到裡間屋，伸手將牆上掛着自己的寶劍，摘下來，拿了一根絨繩，把寶劍跨好，背在脊背之上，够奔前槽的窗戶，遂將窗戶滑子打開，將窗戶一支，遂着一拱腰，跳至在窗戶之外，够奔西道這面樓梯，往下走了五層，一轉身，用了一個穩步擰腰，竄在樓頂房簷之上，順着房坡，越過了房背，來至後坡的房簷他回手亭劍，將身往前一探，正看見孔秀阻至在欄杆之上，苗飛霞，看着不由得怒從心升起，氣向那邊生，手捧寶劍，真要往下一扎，孔秀可就活不了，皆因苗飛霞心中一生氣，脚下踏瓦稍爲於一點聲音，孔秀正往屋中觀看，見那女子走進裡間屋，他還店記着等人睡覺他好偷，看起來孔秀是倒悔不覺哪，他靜願往裏看，猛聽房簷上有些個動作，他猛一抬頭，往上一看，可把他嚇了個胆裂魂飛，此時寶劍已然落下來了，相隔孔秀後心不造，孔秀一害怕，撒手欄杆，往下一掉，就覺乎後心一涼，自己知道帶了傷啦，其實是寶劍尖滑

## 第二集

在他後背之上，不大的一個口子，孔秀這一嚇呀，真是心胆俱裂，爬起來往下就跑，下的他連樓都忘了，往下一跑，可就順着樓上掉下來了，身子將要及地，往前一長腰，腳尖點地，直奔後牆而來，孔秀來到牆下，心中着急，往上一蹶，來了個越牆而過，孔秀知道這個女子利害，沒敢上身，順着巷口，一直往西，撒腿就跑，將到西巷口，就聽前面有女子說話的聲音，說道，好賊，你往那裏跳走，孔秀聞聽，連着也沒敢看，一轉身往東就跑，將到一巷口，就聽前面有人說話，好賊人，你還不束手就縛，等待何時，孔秀聽前面有人，孔秀心中暗想，這一回我一定有性命之憂，想到此處，並不敢往前看，返身又往西巷口而來，孔秀一面跑着，一邊心中想着，這個女子身法太快，剛到西巷口，就聽前面有女子說話聲音，說道小輩，爾現在還往那裏走，孔秀心中吓了一跳，明知道自己跑不了啦，直溜溜的向前雙膝跪倒，可是低着頭，口中不住的哀求，說道姑娘，千萬饒命，吾是因爲貧寒所迫，吾是不得已的竊取，吾實在是瞎了眼啦，吾不該竊取，得罪姑娘，姑娘既是俠女，吾提吾的師父，你必知道，吾的師父姓陶名潤字少仙，別號人稱神手東方朔，吾一提吾師傅，你就知吾是好人，就是會偷，不敢有別的思想，口內說着不住的磕頭，耳內聽了聽並沒有動作，抬頭慢慢的觀看，那裏還有那姑娘呢，書中代言，孔秀真要不提他師傅的姓名，姑娘的寶劍已然下來了，堪離脖項不遠，姑娘一聽他說出陶潤二字，姑娘遂把寶劍撤回，皆因是陶潤與苗澤是八拜之交，他既是陶潤的弟子，絕不能有意外的行動，姑娘這才慢慢的撒身，此時苗飛霞已然早回後樓去了，孔秀竟自不知，還跪在那兒磕頭，孔秀已聽至前面沒有動作，他才抬頭觀看，見前面無人，就彷彿遇赦的囚犯一般，遂即站起身形，才逃出北關，來至在曠野樹林，覺得脊背上疼痛，用手往脊背上一摸，摸着膠粘，這才知道，方才在樓上時那女子拿寶劍，在脊背上滑了一個口兒，好在傷不重，自己心中說，吾真吓糊塗了，差一點沒把這條命喪在這個丫頭之手，吾這是生平以來頭一遭，自己想到這裡，仍然是心還亂跳，看了看四外無人，這才慢慢的把夜行衣脫下去，打開自己的包裹，拿出金傷藥，自己上藥都不好上，這個小日子

正在脊背溝上，好容易才把藥上好，自己換上白晝長大的衣服，把夜行衣疊好，包在包裹之內，自己坐在樹林，捫心思想，今天吾遇上這個女子，吾真是該死，吾淨往屋中看，尋思偷盜，吾怎麼也沒想到，他穿這身衣服，有這麼大的能耐，吾啞，吾險些喪在他的手內，吾呀，這是誰家女子，吾怎麼就想不起呢，吾今日可稱得起成天去打雁，今日反雁被啄了吾的眼了，自己又一想，他是一個女流，倒有這麼大的本領，吾是個堂堂的男子，反到敗於裙下，大磕其頭，想起來吾算是可恥呀，吾呀，總之吾的武藝不精，沒有真能耐，吾若有真能耐，何能受女子的欺辱，吾必要立志，投明師，習學戰鬥的能力，孔秀坐在樹下，左思右想，回憶前事，又覺着胆寒，書中暗表，孔秀他雖然拜在陶潤的門下，他這個門戶名叫黑虎門，只會偷盜竊取，論起動手，與人較量，不過就是一箇黑虎刀，除去這黑刀，他是別無所能，因此孔秀他才想起，二次學藝拜師，孔秀把主意拿定，第二天天光一亮，山打樹林出來，從常州起身，先在南幾省，投訪名師，後來整整的四年，連一個他看得起的把式都沒有，這一日，正走在清河油坊鎮，一打聽英雄把式店，有一位老師傅，人稱鐵掌李源，自己有意拜他爲師，又一轉想，恐怕李源的能耐不如自己，心中想出一個主意，莫若我去訪他，吾把他隱住了，我就給他一掌，吾要把他打了，他的能耐不如我，吾就叫他拜吾爲師，吾要打不着他，他若把吾打了，一定他的武術比我高，吾就拜他爲師，自己拿定了主意，遂大搖大擺，進了清河油坊鎮，够奔英雄把式店，來到店門首，夥計只當是住店的客人呢，遂着往裏讓，口中說道，客人裡面有閑着的房間，孔秀看了看夥計，口中說道，吾不是住店，吾是練武術的，聽說你們這裡姓李的東家，能爲很可以，吾是特地前來訪他來了，你教他出來迎接吾，夥計聞聽，這位是來訪他們老東家來啦，再者說，他們東家時常不斷有練武術的來訪，遂不敢慢待孔秀，口中說道，老師父你貴姓，孔秀把嘴一撇，遂向夥計說道，你要問吾，吾是揚州人，姓孔名秀字春芳，告訴他讓他趕快的出來迎接吾，夥計聞聽，口中遂說道，你稍微候一候，我給你通報一聲，孔秀說道快着點，夥計轉身够奔，東跨院，正值李源在屋中坐，夥計

琴簾籠進來，遂說道，老東家，外頭有人訪你，李源聞聽，心中一愣，遂向夥計問道，外頭訪我那一  
 位，姓什麼，叫什麼，夥計用手往外面一指，口中說道，外面那人姓孔名秀字春芳，揚州的人，李源  
 聞聽心中暗想，江湖之上有能爲的，沒有這麼個人，不問可知，這個人必是乍出世，聞我之名，前來  
 訪我，遂向夥計說道，這個姓孔的與你說什麼沒有，夥計回答道，他說來着，讓你趕快出迎他，李源  
 聞聽，遂着站起身形，口中說我到外面看看，遂跟着夥計，從東跨院跨奔大門，來到大門的門洞，夥  
 計用手一指孔秀，遂說道，就是這位，又一指向孔秀說道，這就是我們東家，孔秀上下打量李源，花  
 白的鬚鬚，神光炯炯，孔秀就暗吃一驚，李源倒是好謙恭，遂向前抱拳，口中說道，這位孔老師請裏  
 正 頭屋坐吧，孔秀大咧咧的說道，頭來帶路，李源只得在前頭引路，來到東跨院的上房，夥計遂着啓簾  
 劍 籠，李源往裏面相讓，孔秀大搖大擺，走進屋中，見迎面放着掉椅，也沒等李源讓，孔秀遂坐在上首  
 俠 道，李源只得在下首相陪，夥計把茶放在孔秀的面前，李源這面也獻上一碗，李源遂向孔秀抱拳，說道  
 圖 道，你要問吾，吾姓孔名秀，字春芳，江湖人稱走遍天下無遮攔，探囊取，將說道這個取字，孔秀左  
 手一恍，李源的門面，右手二指直向李源二目戳來，口中遂着說了一聲，吾，這個手就離李源的二目  
 相近，其實李源早有防備，看孔秀的手雖自己的臉上相近，李源不慌不忙，用右手一刁孔秀的手子，  
 第二 左手一按自己的右手，往掉子上一按，口中說道，朋友你要怎樣，口中遂說，手內用力，這一來孔秀  
 二 可就受不了啦，自己的腕子要折，疼痛難忍，遂着雙膝跪倒，口中吾呀吾呀的亂叫，遂着說道，老師  
 集 你用得金絲纏腕，吾可受不了啦，你饒了吾吧，你的能耐真比吾大，李源聞聽，遂着將手一撤，孔秀  
 將手撤回，疼的直撮手，好像彈弦子的一般，口中不住的吾呀，腹又向李源雙膝跪倒，口中說道，吾  
 呀，老師，吾並不敢前來訪你，只皆因吾的能耐小，吾欲投一個明師，吾是走遍天下，也沒遇見一個  
 有能爲的老師，吾行至此處，吾聽老師的名望很大，吾又怕你沒有能耐，吾故特來訪你，吾若是把你

打了，吾就是你的老師，吾若不是你的敵手，你的能耐比吾大，吾就拜你爲師，沒想到吾一伸手，就讓你打了，沒有別的，你就是吾的老師，吾就是你的弟子，與你學藝，你把吾收了，李源聞聽，心中說，這到好，吾要輸給他呀，他就是我的老師，這些的徒弟，我不能收，又不肯得罪他，遂着伸手相摻，遂說道朋友，李源能爲淺薄，豈敢爲閣下之師，咱們彼此都是朋友，我可不敢收，朋友請坐吧，孔秀跪在地下，口中說道，吾已經說出拜你老人家爲師，你若不收我，實在吾面上難看，吾有吾的情由，孔秀跪在那兒，就把自己出世以來，所遇的事，細細的又向李源說了一遍，跪在地下不住的磕頭，李源聞聽這才知道他是江湖的大賊，更不敢收啦，口中說道，朋友我實在不敢，朋友請起吧，孔秀說道，若要不收，是看不起吾，吾實在是不好看，真要不收吾，你要是滿了空，吾可要在店裡頭放火，李源一聽，心說這倒好，訛上我了，無奈何，遂着說道，我收你作個寄名的徒弟吧，孔秀遂着磕了三個頭，叫了一聲老師，李源說道，你既是真心前來學藝，待我傳習你一個架式，李源遂就把當初自己在山西學藝之時，頭一架名叫三元式，教與孔秀，奈因孔秀身體單薄，他練不了李源的形意拳，自己就在店中一住，李源是日日傳習，無奈他渾身疼痛，實在的勁不住這個硬拳，有心不練，又怕師父怪罪，若要練實在是受不了，自己是天天支吾，日子一長了，自己的錢也就熱用完了，自己沒有別的主意，只可見店裡的夥計，那一個有錢，那一個一漏空，他就偷着使用，日子一長了，店裏夥計，時常丟錢，大家都疑惑是孔秀，因爲什麼大家都疑惑他呢，皆因這個英雄把式店，尋常的日子，別說是丟錢丟東西，連一個柴禾把也沒丟過，就皆因孔秀這一來，方開起頭來，東西，衆夥計們暗地議論，大家一商量，可就同稟老東家啦，與老東家言說，這個名聲一讓讓出去，頭樣與店裏名譽不好聽，李源聽大家同稟，遂與衆夥計說道，你們錢是丟了，不要緊哪，你們大家開個單子來，一共是，多少錢，我賠，可千萬不可聲張，夥計們真就開了一個單子，李源照着單子賠償，這一擋子事情方過去，可巧掌竈的支使了五兩銀子，要往家中稍寄，由櫃上把銀手拿來銀子就放在自己鋪蓋底下，趕到回

頭再拿的時候，銀子就沒有啦。韋寇的田老三，急的直轉彎，有別的夥計問他，因為什麼着急，他把弄銀子的事說了一遍，大家夥都說，你真傷，你不會找老東家去。田老三沒有法子，只得够奔櫃房，正赶上李源在那閑坐，田老三唇脣逆來，向着老東家一列嘴，大聲說道，東家，我方由你這兒拿了五兩銀子，放在鋪蓋底下，一轉眼就沒啦，李源開聽，趕緊瞪目，低聲說道，你別讓，我賠，這五兩銀子，算了我的，可有一件，當時我不能給你，說到這兒，站起身來往外看了看，外面無人，遂低言向田三說道，你先去，你時常到櫃房這裏來看，若要是人多，你別跟我要銀子，若要櫃房之內，就是與孔秀在此，你再與我借紋銀五兩，我將銀子交與你的時候，你拿着銀子照舊擱在鋪蓋底下，可是屋中沒人的時候你再來，你可不准看着，也不准你留心，拿下銀子就走，這個銀子再丟了，還再算我的，我再給你十兩銀子，你再稍到家中，我是多給你五兩不好嗎，可是你在旁邊留神，看着把銀子丟了，我可不答賠。田三一聽老東家所說的話，心裏就明白啦，明知道老東家，借着我這五兩銀子，作香餌釣熬之計，大概是要拿住孔秀，從此店裡可以就不鬧吧啦，當言有句話，外賊好躲，家賊難防，心中想到這裡，遂向老東家說道，東家你這麼一說，我就明白啦，我就按着你的計策去辦，准得堵上，李源開聽，遂着向田三擺手說道，你要少說去你的。田三開聽笑嘻嘻的轉身出去，李源看田三走後，心中暗想，田三這小子真機伶，我的心思竟被他猜了去啦，孔秀這小子狗改不了吃屎，老沒忘不了，我這店裏頭長此以往，也不是事，我還是真得這麼辦，要不這麼辦，偷着偷着夥計，他可就要偷客人啦，自己把主意拿定，不表李源，單提田三，密受老東家之計，落得乎老東家又多給五兩銀子，自此留心，時常上櫃房那觀着，老沒赶上恰巧，一連十餘日，這一日田三由櫃房經過，往裡面一看，老東家正與孔秀閑談，田三就看此時，啓籠籠進了櫃房，李源遂田三來到櫃房之內，遂向着田三說道，你找誰，田三笑嘻嘻的向着老東家說道，我也不找誰，我有事要跟老東家商量，李源說道，什麼事呢，田三笑着說道，前次跟你支了五兩銀子，我托朋友寄到家中，沒想到，我那朋友半道上把我的錢給

使用了，家裡又來了信，與我要錢，東家哪，手底下方便，你再支給我五兩，頂到年底下再算，李源聞聽，假作皺着眉說道，我這兩天櫃上也是沒有銀子，還剩幾兩，不定够不够，簡直的你過兩天再說吧，田三心裏明白，明知老東家是故意，遂笑嘻嘻的說道，得啦老爺子，不拘怎樣你替我爲點難吧，我家裡實在是等着用錢，李源故意的說道，叫你等兩天都不行，怎末你等等我給你一看，說着話站起身形拿鑰匙開櫃，一面開櫃，一面向目暗含着看了孔秀一眼，就見孔秀，眼神直往銀櫃裏頭觀看，李源心觀，小子，你今天算是上了當啦，遂由櫃裏面，取出銀子，高高的秤了五兩，用紙包好，交與田三，遂着說道，可是這麼着，可別緊自支錢，我今天不給你，顯着我不對，都要似你這樣的支錢，我的買賣就不用做啦，用三笑嘻嘻的接過銀兩，遂說道，再也不能支啦，再支錢就是過年見啦，說着拿着銀子出去，李源遂着向孔秀說道，你看見了沒有，剛支了錢去，這又支錢，這個人多不知進退，你也去歇歇去吧。孔秀聞聽，正合自己的心意，書中代言，這店裡頭夥計們所丟的錢，全是孔秀偷了去啦，自己把錢花完，又不好意思的與老師要錢花，這才想出這麼個主意來偷，新進偷了百三五兩，這幾十天已經用完，今見田三拿着銀子出去，他又不好意思跟出來，今聽老師叫他休息去，正合自己心意，孔秀遂打着向老師說道，吾呀，老師你沒有什麼事呀，李源說道，沒什麼事，一看孔秀，遂着碎簾跑出來，用目去觀看，田三够奔廚房，將走到夾道，孔秀暗含着跟下來啦，這過的望着田三，就見田三來到廚房，孔秀在外面遠遠過瞭望，就見田三把銀子放在鋪蓋之下，抽身出來，够奔後面中廁去了，孔秀看見廚房裏沒人，又往後看了看沒人，遂着趨進廚房，來在田三的屋中，順手將五兩，紋銀拿到手內，將要往兜裏之中帶，就聽後面有人說道，孔秀你這是怎麼樣，孔秀扭頭回頭一看，只覺得臉上一紅，後面非是別人，正是老師李源，其實李源早就跟下孔秀來了，在外面牆垛子之下隱身，暗地觀看孔秀，容孔秀進屋，李源這才跟着也來到屋中，一看孔秀够奔田三的鋪蓋，李源容他把銀子拿到手內，方才站至在身背後說道，孔秀一看是老師，自己明知是中計，敢緊雙膝跪倒，口中說

道：「吾呀，老師，我今天是犯了案了，李源看着他倒樂了，遂向孔秀說道，你這個東西，怎麼狗改不了吃屎呢，老沒忘了偷，是怎麼回事呢，孔秀臉上臊的一紅一白的，遂說道老師，你別怪吾，只皆因吾拜你老人家爲師，原打算習學打術，無奈弟子身體軟弱，練不了老師的工夫，吾又不好走，日一子長了，否自己的錢都用完了，吾沒有錢花，吾又不好意思與老師傅要着吾才想了這個主意，暫且吾跟他們是借，吾偷多少錢，偷都有帳，等吾要有了錢，吾再還他們，李源聽到這裏，惡狠狠向着孔秀的臉面，吐的一聲，吐了孩秀一臉吐沫，遂說道，不要臉，我沒聽說作賊有還帳的，你饒偷了人家的錢，你還有話的，你沒有錢，從今以後不准你偷，你跟我要，我給你錢使用，孔秀遂含羞說道，老師，弟子吾沒孝順過你一天，我再跟你要錢使用，我更對不起老師了，李源說道，那末着你還是偷吧，孔秀遂說道，我也不偷了，老師簡直的我跟你說明了吧，工夫我也不能練，今天既是犯了案，就是我不偷我別人要是丟錢，若要我在此，人家也一定懷疑是我偷的，不若老師賞給我幾個盤川錢，我在外頭作幾年的事，我混好了，我要孝順你老人家，李源聞聽孔秀之言，心中暗想，他要走哇，簡直給他幾個盤川錢，教他去吧，住在店裡，終歸也是麻煩，李源看着他又不忍相離，別看孔秀偷夥計們的銀子，師生的感情，一點錯處沒有，李源臉上透出不忍割捨的意思，孔秀早就看出來啦，孔秀遂說道，老師，你就不必思想，就這麼辦吧，李源看着孔秀遂點了點頭說道，你既是那末說呢，我給你預備盤費，師徒二人，把話說明，這才各自奔櫃房，來到櫃房，李源與他拿了二十兩紋銀，孔秀扒在地上與老師磕了三個頭，這才把自己應用的衣服包裹收拾齊了，與老師告辭起身，孔秀自從打與老師李源分前，仍然作他自己竊取的買賣，一轉眼之間，四五年光景，這一日行至清和油房鎮，猛然間想起老師，有心要前來問安，無奈自己手內又沒有多少錢，如若見着老師，真要不買點禮物，也顯着怪對不過老師的，自己一想，莫若在此作號買賣，買點豐富的禮物，也顯自己一點孝心，自己這才一打算，想起百草窪，於幾家大戶人家，不如晚間前去竊取，自己想好了主意，自書至百草窪，踏好道路，這才在



樹林之內，等到天黑，收拾緊趁利落，趕奔百草窪，順小路而來，將走至在穀子地地邊上，就見正東來了兩條黑影，一看前面那一個黑影，跑在高糧地之內，後面那條黑影，借着月色一看，確是老師李源，自己由穀子地邊，串着出來，意欲要相見，不料想，老師就是一棍，把自己打倒，今老師要問，這就是弟子我的來意，李源聞聽，不由得生氣，遂說道，你這個東西，打算在這裡偷，進是孝順我，倘若犯了案，你豈不連累老夫，你够多可惡呀，孔秀聞聽，遂說道老師不要生氣，也是弟子我一時糊塗，李源，你先站住，你把白晝衣服換下來，跟我回店，就是這樣一身夜行衣，多門難看，孔秀說道，老師說得是，你稍爲等候弟子，李源點頭站在那兒等候他，他這才來在高糧地的邊上，把包伏打開，遂將夜行衣全都脫下去，把白晝的衣服全都換好，將夜行衣及兵刃，全都包在包裹之內，這才爺兒兩個，一面走着，孔秀一面細問，店中一切之事，李源對他一一的又細說了一遍，爺兩不知不覺進了濟河油坊鎮，來到自己店房的門首，李源叫門，就聽店裏頭那搗亂，書中代言，李源追下吳智廣，韓寶趁勢竄上東廂房，童林有心要追，一看貝勒爺在台階上站着啦，恐怕追下賊去，貝勒爺無人保護，自己一想，投鼠應當忌器，遂高聲喊道，韓寶，今日便宜你，暫寄首項上，遂着一轉身，此時貝勒爺，由打台階上下來，雙手捧起童林的兵刃，遂叫道，童林，兵刃在此，休令賊人逃脫，童林遂手接過

二 兵刃，遂向貝勒爺說道，賊人既已去遠，好在知道國寶係他二人所盜，請貝勒爺屋中坐吧，他們爺倆正在說話之際，店中夥計可就全都起來啦，點着燈籠火把，各拿棍棒刀槍，童林一看，店裏夥計全到了，這才叫夥計把屋中燈燭點上，童林與貝勒爺，這才進到屋中談話，外面的夥計，到各屋內，安慰住店的店客，言說店內鬧賊，衆位請放寬心，賊已經讓我們店裡趕跑，請衆位放心，丟了東西，由我們櫃上賠償，夥計將來在外面，聽外面叫門，一問，原來是老東家回來啦，這才把大門開開，由打外面李源帶着孔秀，走進店門，李源遂向夥計問道，那個賊怎麼樣，拿住了沒有，夥計們遂說賊人方才逃走之事，並且那二位客人都在屋內說話呢，李源點頭來至上房門首痰嗽，貝勒爺在屋中正問童林

方才與賊人因何動手，童林與貝勒爺備敘前情。地下還扔着一口匕首，遂手拿起來放在棹案之上，就在這麼個時候，聽外面咳嗽，童林遂問道，誰呀，外面隨着聲音，李源啓簾籠，走進屋中，貝勒爺這才問道，老英雄，適方才追趕的賊人，可曾拿獲，李源遂着說道，在貝勒爺駕前請罪，並未拿獲賊人，遂着就將方才追趕賊人的情由，細細的對着貝勒爺說了一遍，貝勒爺這才讓老英雄落坐談話，李源將要落坐，就見簾子板一起，孔秀由打外面來到屋中，李源將才要問，就這麼個工夫，貝勒爺那兒問道，李老英雄後面這是什麼人，李源一看，孔秀眼着進來了，貝勒爺既然問下來了，又不好意思不引見，遂向貝勒爺說道，這是我徒弟，我給你見見，遂向孔秀說道，這位是貝勒爺，過去行禮，孔秀此時心中想起聽師父所說，一位貝勒，一位童老師童林，這二位俱是有名望的人，他此次進來，就我讓師父給引見引見，敢緊向前，口中說道，貝勒爺在上，吾這裡與爺叩頭，貝勒爺伸手相摻，口中說道，閣下貴姓，孔秀趕緊答言，遂說道，吾姓孔，單字名秀，草字春芳，貝勒爺笑着說道，你可有外號，貝勒爺這一問，李源在旁邊，向着孔秀遞眼色，心裡頭是不願意讓孔秀說出他的外號，既因他的外號不雅緻，其實孔秀也看見他師父遞眼色，他心中說，人的名兒，樹的影兒，爲什麼不說出來呢，遂向貝勒爺說道，吾的綽號人稱走遍天下無遮擋，探囊取物，聖手神偷，貝勒爺一聽啊，心中說，這是個賊，並沒往下多問，遂向李源問道，這是你收得貴高徒，李源不覺得臉上一紅，遂向貝勒爺說道，孔秀是代藝投師，遂後把孔秀當初受業在陶潤仙的門下，就把他代藝投師的情由，細細的向貝勒爺說了一遍，貝勒爺這才明白，李源遂着又說道，海川，適方才賊人逃走，又把追賊未獲之事，細細的說了一遍，童林遂接着又把韓寶脫逃，未敢輕追，皆因恐怕貝勒爺受險，也與李源細說了一遍，李源又說了一遍，童林遂接着又把韓寶脫逃，未敢輕追，皆因恐怕貝勒爺受險，也與李源細說了一遍，李源聞聽，這才明白前後的事，遂說道，賊人既已脫逃，雖未拿獲，總算得知盜寶二賊的名姓，今天天氣也不早啦，爺你還是早點安歇，我已竟告訴手下人，將馬匹已然預備好了，明天早晨，請爺起身，海川，你也不必多疑啦，簡直到了巢父林我的介紹，你獻單刀拐，請老哥哥出世，協力相幫，諒二賊

難以逍遙法外，童林聞聽，遂說道，那末老哥哥，先歇着去吧，明天再見吧，於是李源與貝勒爺告退，帶着孔秀，出離南上房，李源可就不敢睡覺啦，一面知會夥計夜間防範，怕的是賊人去而復返，單提童林仍然伺候貝勒爺安歇，童林這一宿，也就不敢睡沉，稍爲一迷離之間，天也就亮啦，童林站起身形，在屋中咳嗽，此時外面夥計們，早就在外面伺候，聽屋中咳嗽，送着啓簾籠開隔扇，童林見夥計進來，遂手把七首尖刀交與夥計，讓他拿出去，跟着打臉水，夥計遂手接過七首尖刀，轉身出去，工刻不見其大，臉水已然打來，童林梳洗已畢，就在那末個工夫，貝勒爺由打裡間屋出來，童林遂叫夥計伺候貝勒爺，遂着進裏屋，將包套袍裏兵刃，收拾已畢，俱都裝在褥套入內，這才由打裏間屋出來，貝勒爺此時已梳洗完畢啦，就在這末個工夫，外面簾籠一起，李源由打外面進來，笑嘻嘻的向貝勒爺抱拳，口中說道，爺昨夜晚間多受驚，今天外面馬匹山然備妥，請讓你吃完茶，用完點心，咱們好起身，貝勒爺含笑答道，我們來到店中，又打攪，又叨攪，還讓你跟着受累，我們可大不落忍了，李源答道，這是我當辦的，遂着叫夥計預備點心茶水，工刻不大，均然備齊，貝勒爺吃喝一畢，這才站起身形，向李源說道，外面馬匹既然備齊，天已竟不早了，莫若咱們是早點老身，李源聞聽，遂着叫夥計將辱套拿至外面，搭在馬鞍橋上，夥計聞言，向裏間屋取褥套，執至外面，隨出大家起身，來至在店門外，貝勒爺舉目觀看，外面預備三四匹馬，俱都是鞍轡齊全，並有李寬李永孔秀，三個人站至在旁邊伺候，每人身上背着個小包伏，書中代言，李源命三個人一同跟着到巢父林，與師伯請安問候，貝勒爺站至在店門台階石上，童林由夥計手內按馬，遂着就問夥計道，那一匹馬騎看安隱，夥計遂牽過一匹黃馬，童林看了看韉繩長短，貝勒爺騎着到合適，又把肚帶上了兩扣，遂把馬牽過來，請貝勒爺騎好，貝勒爺下台階，接過韉繩，任燈搬鞍上馬，李源與童林，跟隨在馬後，因爲什麼這二位不上馬呢，皆因鄉村裡有個規矩，不應當騎着馬串村而過，皆因鄉中，婦女的中廁，俱都在門首以外，用稽穢圈了一個圈兒，若要騎馬過莊，若遇上婦女如廁，多有不便，何況李源又是本村中的人，這些個

禮節，貝勒爺焉能知曉，於是貝勒爺也不問，出離東莊口，李源與童林二人這才上馬，後面李寬李永孔秀，三人背着包袱，在後面相隨，後面還跟着兩個店裏的夥計，這俱是李源預先安排好了的，於是上了大道，在路途之上，早尖晚店，遂止一日。這一日來到東昌府，串城而過，出東門，尙東南而來，行，約有三十餘里，貝勒爺在馬上向李源的道，李老英雄，此處離巢父林尙有多遠，李源含笑，在馬上用鞭遙指，說道，爺你往正東觀看，那茂林探處便是，貝勒爺順着手往正東觀看，就見正東上，黑暗暗烏森森，一片樹林，方圓真有個二三十里地，又往前走不遠，見前面一段河，當中一座石橋，貝勒爺將坐騎蹬住，棄燈離鞍上馬，童林李源也隨着棄騎，童林遂向貝勒爺把道，此處離巢父林尙隔一里來地，何必老遠下馬徒步。貝勒爺微笑向童林說道，你這個人真粗，你乃是前來聘請老俠客，若要是暮前下馬，豈不顯着不恭敬了麼。童林這才明白貝勒爺的用意，李源遂向貝勒爺說道，還是貝勒爺你老人家想得到，你看這道河，由西北繞走東南，這就是巢父林之內，有巢氏墳塋之前，那一道明堂河，巢父林正東，這有一道土山，那就是墳塋的靠背，你看好一坐風水地，可稱得起前頭有道，後頭有靠，巢父林之內，正東就是他的墳塋，侯家村還在墳塋的北面方是侯庭的住宅，貝勒爺一面走，一面觀看，工夫不大，來在巢父林的村前，裏面正當中的大道，兩旁皆是樹木，真是枝葉參天，遮天蓋日，就覺乎陰森森的透涼，遍地長得樹果青草，貝勒爺心中納悶，心中說，別人都說巢父林裡面沒有道，俱是盤旋的道路，這不就是大道嗎，一面想着，一面與李源談話，遂叫道李老英雄之你看前面這不是大道嗎，那裡有盤旋的道路，李源笑着說道，貝勒爺你別忙，再走不遠可就知道了，貝勒爺又走了一里之遙，就見前面道路縱橫，兩旁邊俱是小道，就見李源，不走大道，遂向小道而行，貝勒爺連忙問道，李老逢雄，你怎麼不走大過，奔小道而來所爲何故，李源微然含笑，說道，貝勒爺，你看那一邊是大道，只要走到盡頭，可就得入小路而行，一進小道，再想出來，勢比登天還難，看看像活路，其實都是盤旋的死路，非由此處而走不可，我是來過多次，你只管放心，道路是一定走不錯的。

貝勒爺開聽只得點頭，遂着李源往裡面行走，往裏面轉了十幾個盤旋，貝勒爺此時進東南西北也辨不清楚，四外皆是樹木，榆柳桑楊松皆有，實在是難以辨別方向，只得跟童林李源往前行走，好容易才見着大道，貝勒爺可辨不出這條道的方向，書中代表，這條道，是南北的大道，當中間，執出泥鞞背的樣式，兩旁邊俱是兩三個人抱不過來的大樹，枝葉參天，又往北走了不遠，就見前面一座宅院，正在面前一堆黃土的影壁，遂看轉過影壁，坐北向南一座大門，四週圍的牆，俱都是土坯壘成，大門大內，一段花瓦牆，當中一個月亮門，月亮門之內，一個木頭影壁，這座大門代門洞，靠着西面有個門，大概是門房，貝勒爺遂向李源說道，老英雄你替我們上前叫門，李源開聽點頭，往前行走來到門洞，高聲呼喚，說道，裡面有人嗎。語言未了，就聽門房有人答言，說道那位叫門，李源答言道，是我，語言未了，由打房門之內，出來一人，鄉下人的打扮，年約在四十多歲，身穿半截藍布褂，脚下洒鞋襪，剪子股的小辮，看面目倒很忠厚，一看李源，皆因李源常來，彼此都熱識，遂向前說道，李老員外，今天如何這樣閑在，我這裡與你老人家行禮了，李源趕緊伸手相摻，遂說道，免禮，我且問你，你家員外可曾在家，就見這個家人，向李源笑嘻嘻的說道，你今天真來巧啦，我家二位員外，俱都在家，他們老哥兩，在上房裏那說話呢，李源說道，很好，那末勞你駕給回一聽，就提我前來請安問候，那家人點頭，一面說你在這裡候一候，一面用目上下打量童林與貝勒爺，遂着轉身上裏面去了，書中代言，皆因李源不敢提貝勒爺與童林的名姓，頭一樣兒，貝勒爺是私自出都，童林是奉旨捕盜，在門首外不敢明言，恐怕走漏風聽，於事中多有不便，不提李源，單提得是家人，進了二門，來至上房的門首，啓簾子，來到上房屋中，把時正值侯庭與二弟侯傑，烹茶談話，現在說，老哥倆倒差造化，只因二弟侯傑在京師天壇，與童林握手分別，帶弟子回歸巢父林，及至來到家中，正趕上大爺侯庭常常回家，弟兄們見面，二弟侯傑，遂將帶弟子入都，欲殺錢訓未成，在地壇與童林結義，前後的情由，細說了一遍，鎮東俠侯庭，聽了二弟之言，也就點了點頭，並未說什麼，其實心裏頭，老大

的不願意，也是侯庭天生來的秉性。向來喜怒不形於色，自此弟兄們謹守柴扉，終日裏棋酒爲樂，再不然傳習弟子們的武術，以作消遣。這一日弟兄們正在草堂談心，就見手下人進來回稟，家人遂言道，跟二位莊主回，外面有清和油坊鎮李莊主前來請安，侯庭遂向二弟說道，賢弟你替我迎接李莊主，一爺一聽，原來是鐵掌李源到此。皆是自己弟兄，見站起身形說道，我到外頭看看，順手拿了一把芭蕉的扇子，往外迎接，向列侯二爺，到了夏令時節最好洒脫。光着脊背，穿着一個藍布的背心，半截土黃布的褲子，在外頭露着半截腿。赤帶雙足，穿着兩雙洒鞋，恍着禿腦袋，手拿着芭蕉扇，來到大門之外，舉目抬頭一看，實指望就是李源一人，不料想迎着面站着是童林，還陪着一位，二俠客不認識，此時童林，見二哥侯杰，由打裡面出來，趕緊向前行禮，口中說道，二哥，你我弟兄，自京都握手分別，想壞了小弟了。二哥請上受小弟一拜，侯二爺趕緊伸手相摻，遂說道，賢弟一同可好，童林遂着站起來，口中說道，二哥，我給你引見一位，侯杰說道，那位，童林遂用手一指，口中說道，這就是我家固山多羅貝勒，胤貝勒爺，這就是二俠客侯杰，侯二爺聞聽貝勒駕臨。自己一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實在太不雅觀，只得向前行禮，口中說道，民人實不知貝勒爺駕到，恕草民衣冠不整，望你老人家海涵原諒，貝勒爺趕緊向前伸手相參，一面參，一面心中暗想，原來二俠客就是這樣的模樣，又一看柔着面頂，心中暗說，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二俠客原來是個老美，（老美就是禿子）他雖然這廝賴着，看見二俠客的頭順放光，於是順口就說出來啦，說道二俠客，真亮，貝勒爺說出這句話來，反到覺呼不是意思，那須有初次見面就說笑話的呢，不覺得自己臉上一紅，鬧得二俠客臉上也是一紅，遂着站起身來，這時李源與二俠客見禮，叫道二哥，你一向可好，侯二爺遂說道，李賢弟你與貝勒爺由何處到此，貝勒爺向前說道，二俠客，我們相見的話很長啦，請問閣下命兄，可曾在家，二俠客聞聽，趕緊帶笑開言說道，現在舍下，請爺你暫屈貴體，容侯杰稟知我家兄，整衣相迎，貝勒爺遂說道，那末我們在此恭候就是了，二俠與貝勒爺告退，進裡面回話，貝勒爺與童林李源，又

手恭候，工夫不大，就聽裏面咳嗽，聲若銅鐘，裏面有人談話，說道：貝勒爺大駕在那裏，就聽有人答言，現在門首外，此時貝勒爺可稱得起，未見其面，先聞其聲，貝勒爺心中想着，大概鎮東俠也是個禿子，及至舉目觀看，前面是侯杰引路，後面跟隨這人，貝勒爺一看暗暗喝采，就見此人，中等身材，又高着一掌，與二俠大不相同，雖然年邁，生來得細腰紫背，雙肩抱攏，猿背蜂腰，身上穿白紬子褲褂，米色紬子長衫，足下青緞厚底雲鞋，白襪，往臉上觀看，鵝髮童顏，潤潤的臉面，兩道蠶眉，志亮遮目，一雙虎目神光飽滿，鼻如玉柱，口似丹霞，頰下一部銀髯，根根見肉，散滿胸前，白髮如銀，剪子股的小辮，微然歇頂，在長衫之下，微露劍匣，神光炯炯，帶出一團的儒雅，滿面的春風。後面跟着兩名家人，貝勒正在觀看之際，就見侯杰用手一指，遂說道，這就是貝勒爺，又一指鎮東俠向貝勒爺言道，這就是我家兒侯庭。此時候振遠，向箭搶步，口中說道，實不知貝勒爺駕到，恕草民侯庭，未能遠迎。草民代弟請罪，望貝勒爺恩寬赦饒，貝勒爺向前相摻，口中說道，本貝勒久聞貴昆仲之名，早就有心拜訪，奈終日無暇，今與童林因事拜訪，來得鹵莽，望俠客海涵原諒，侯庭聞言，惶恐答言，爺大駕光臨，民人等可稱得起，遂畢生輝，草色生光，侯庭，不幸中之大幸也，此處不是講話之所，請到寒舍待茶，貝勒爺抱拳含笑，遂叫道童林，還不過去與老俠客見禮，童林容貝勒爺談話完畢，遂向前與鎮東俠相見，口中說道，大哥，小弟童林，早就應當問安，奈因仕京都，終日匆忙，實不得閑，今因事到此，一來與兄長請安，二來還有大事相求，小弟這相摻拜了，侯庭伸手相摻童林，口中說道，童賢弟，前此我二弟到京，多蒙賢弟照看，我早當進京與二位老人家請安問候，奈因農務纏身，未敢稍離，今得見賢弟，以會劣兄，平生之願，賢弟請起，童林遂着站起身形說道，小弟不敢，侯庭遂着往裏面相讓，就在這個時候，李源帶徒弟孩兒，與侯振遠相見行禮，侯庭請貝勒爺到裏面稍坐，貝勒爺含笑說道，老客頭前代路，這才侯氏昆仲，在頭前引路，進了大門，又進了月亮門，轉過木頭影壁，貝勒爺舉目觀看，上房三間，東西的配房三間，院中清雅，並無有花草，來至

在正房的門首，有家人將簾籠高抬，侯振遠以手相讓。貝勒爺邁步進了上房，舉目觀看，心中暗含着欽佩鎮東俠，就見屋中，一概柏木的椅棹條凳，牆上粉壁光華，原來是一個東暗間，兩個明間，屋中几榻光門，並不奢侈，窗戶後山外面探進來的樹枝，被風吹得亂動，屋中這一份的清雅，貝勒看着甚爲嘆惜。心中暗想，以此屋中，可表鎮東俠肺腑，在外面行俠作義，舉心無愧，對得起天地鬼神，看此景况，家中所有，絕不是竊取偷盜而來，可見得鎮東俠清高，正在思想，就聽侯庭讓坐，此時家人早把棹椅調開，貝勒爺上首落坐，衆人站立兩旁，貝勒爺此時讓大家落坐，大家方才謝過貝勒爺，然後就坐。侯氏昆仲末坐相陪，家人獻茶，大家茶罷，擱盞，侯庭笑言開，遂說道：貝勒爺你老人家不在京師養靜，今來到敝處，有何公幹，貝勒爺開聽，笑着說道：我因童林有事，故而相隨，一來久聞貴昆仲，賢名素著，二來童林有大事相求，侯庭聞言，遂向童林問道，賢弟有何事故，當面請講，童林不慌不忙，向鎮東俠雙膝跪倒，將自己之事細說一遍，這才引出鎮東俠二次出世，杭州立擂，捉拿盜寶二寇，種種熱鬧節目，且看第七章，便知分解。

第七章 四寇合謀火燒巢父林 二俠出世鎮摧杭州府

話說童林，跪在鎮東俠的面前，遂把自己十八歲好練彈腿，惟因鬧紙牌爲戲，誤傷老父逃至江西臥虎山，巧遇二位恩師，尙道明，何道源，蒙師之教，學藝一十五載，奉師命下山，別開天地，另立一家門戶，誤走雙雄鎮串把式場子，巧遇雷春，雷春義助紋銀二十兩，够奔童家村，夜探家宅，父母染病未痊，不敢相見，連夜入京師，被困風天雪地之下避風雪在富貴巷貝勒府門首，巧遇我家貝勒爺，多蒙貝勒恩施，允當更頭，巧遇五小俠鬧府，方遇二哥，地壇相會，弟兄分袂，回歸貝勒府，多蒙貝勒台舉，接家眷，允當教師，三小下山，童林誤打賀豹，小弟未想到，他你計恨前仇，商議盜寶，小弟不知，在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夜內，寧壽宮偏殿更衣殿之內，失去國寶，翡翠鴛鴦鐲，賊人盜寶留據，將童林二字寫在上邊，聖上下旨將童林拿至當官，童林鐵案如山的官司，如何擔當，多蒙



我家貝勒爺的維持，托請老肅王，這才聖上旨下，賞限百日，命小弟代罪捕盜，一百日拿住盜寶之賊，將功折罪，免罪歸家，逾限二罪歸一，按律懲治，我家貝勒爺劃策，命小弟領批，命小弟下山東聘請兄長代獻單刀拐，貝勒爺與我喬裝出都，行至清河油坊鎮，乃又與老哥哥李源相見，多蒙李老英雄之引導，小弟是感恩不淺，不料想是日夜內，在英雄把式店，二寇行刺小弟，方知盜寶爲吳智廣韓寶所爲，多蒙李兄長，將小弟引至巢父林，與老哥哥方才見面，望兄長二次出世，協助小弟，捉拿盜寶的二賊，國寶可以還朝，童林得以進京請罪，若聖上寬恩，小弟得以侍奉雙親的膝前，皆兄長你一人之賜，不知兄長尊意如何，小弟惟命是聽，童林一面由頭至尾，就把自己出世以來，前後的情由，細細的說了一遍，一面由兜囊中取出抄路下賊人留下的字柬，雙手遞與侯庭，侯庭一面相參童林，一面伸手接字柬，口中說道，童賢弟請起，既蒙賢弟不棄，捉拿賊人之事，全在劣兄的身上，童林遂着站起身形，口中說道，小弟不敢言謝，小弟銘與肺腑就是了，侯庭遠遂接着說道，弟兄知己，不必客言，侯庭口中雖然如此說，心中暗含着難過，遂沉含半響，書中代表，侯庭所想的是什麼呢，只因侯庭原是江湖綠林的俠客，他與侯杰相商明白，散衆歸由，實指望棄却綠林歸正道，何如耕種且逍遙，原想粗糲糊口，以終天年，混了一世江湖綠林，毫髮未傷，總算是家中有德，原打離在家中因病身故，落一個完全的名譽，不料想，今貝勒爺與童林到此，原不打算二次出世，只因此事義不容辭，頭一件堂堂的貝勒爺，親自到此，賞與我多大的臉面，第二件，二弟入都，多蒙童林照看，義助資斧，總算自己欠童林的人情，爲此環境所迫，只得當面應允，可有一件，適方才童林所言，吳智廣韓寶，乃是雲南八卦山門人弟子，那李昆自立一家，並有他結拜的七個盟弟，各有絕藝在身，就是高來高去的門人，在山上約有四五百號，倘若二寇逃回八卦山，我與童林前往，憑自己寶劍，全身的武藝，未必能戰服羣寇，自己明知一應允童林，這一場渾水，就跟着踢上了，來到其間有不得不允童林之請，自己又一想，總算在江湖綠林道，不能夠完全身故，這就應了俗語的話啦，菜上得虫兒，還得菜上死，可

有一件，就是應允童林，命喪八卦山，總算是死得其所。爲朋友則生，爲朋友則死，侯庭思想到此處，方才有沉吟半響，前文已竟表過，侯庭生平喜怒不形於色，雖然心中有千迴萬轉的艱難，可是臉上看不出來，這才當面應允，遂參起童林，細看字柬之內的形由，將字柬看完，復交與童童帶好。復又讓坐，彼此大家入坐，侯庭遂向李源個道，李賢弟此時天氣不早，大概你們道路上未能打尖，李源笑着答道，我們因趕路程尚未用早飯，侯庭遂向手下人說道，你們在外邊預備酒菜伺候，家人聞言，得答應轉身出去，交派廚下，預備早飯，侯庭又向貝勒爺說道，你老人家，來到寒舍，鄉村的所在，我們可是薄酒疏菜，沒有什麼好吃的，爺，可要避屈，貝勒爺聞言，笑着向侯庭說道，說來也到奇怪，我在京師府內，每日裏珍饈美味，我吃着不順口，只因與童林這一行路，也兼着勞乏，沿路上也沒什麼好吃喝，就是在路上，住在小店，連玉米面的餛飩，我吃着也覺乎很香，這就應了俗語那一句話啦，人要餓了，吃糠甜如蜜，不餓吃密也不甜，看起來人生天地間，總要有爲，（有爲就是作事）我看吃什麼也是一樣的香甜，老俠客到不必拘束，有什麼菜，我都能吃，大家聞言，彼此都大笑，衆人遂說道，你老人家真是想的開，那末着回頭你就嘗嘗這個鄉糧，貝勒爺聞聽，遂說道，很好很好，大家正在說話之際，就見家人由打外面進來，口中說道，道爺台們先站起來，我們把掉案往前挪一挪，衆人點頭，遂着大衆站起身形，家人調排掉椅，抹擦掉案，外面又進來兩個家人，手中端着托盤，裏面俱是盃碟箸碟，家人把盃箸放好，跟着家人湯酒端菜，此時侯庭讓坐，貝勒爺上首落坐，童林李源左右相陪，侯氏昆仲末座，此時侯庭斟酒把盞，一面吩咐徒弟們前來伺候斟酒佈菜，家人出去工集刻不大，將簾籠一起，由打外面進來九個人，貝勒爺此時將要飲酒，一見前面走進四個人，前面的二人，俱是黃臉面，長得俱都忠厚，身上俱是藍布的大褂，腳上白襪酒鞋，年紀都在四十上下的歲數，後面的二人，一個是黎臉面，一個是青臉面，也是藍布大褂，腳下酒鞋白襪，來至桌案之前，此時童林早就看明白了，後面進來的五個人，是二俠的五個徒弟，前面四個，自己到不認識，正在觀看之際

，就聽鎮東俠口中說道，你等衆人向前報名相見，這位是貝勒爺，這位是你等童師叔，童林，這九個人上前報告，鎮東俠這四個徒弟惟大徒弟二徒弟，是親弟兄哥倆，一個叫阮和，一個叫阮壁，一個外號叫燈前少影，一個外號叫月下無踪，三徒弟姓徐名源字子特，外號人稱浪裏雲煙，此人會水，四徒弟姓邵名甫，字春髯，外號人稱過渡流星，這四個徒弟，一個比一個身量快，二俠侯傑的五個徒弟，大徒弟閻寶，二徒弟張旺，三徒弟四徒弟，侯俊，侯玉，五徒弟鮑信，他們的外號，童林盡知，前文已經表過，不必重敘，徒弟們報告相見已畢，阮和口中說道，老師喚弟子等，有何差遣，鎮東俠遂着說道，命你們與貝勒爺獻酒佈菜，徒弟點頭應允，各人與貝勒爺童林李源獻酒，童林遂向阮和說道，外面褥套之內，有你師弟的單刀拐，你們自己取去，阮和答言，告訴手下人，將單刀拐收下，大衆在此，輪流伺候，貝勒爺一面喝酒，一面觀看幾個徒弟，一個個俱都是雄糾糾，氣昂昂，英雄的體態，心中是十分歡喜，心中暗想，我在京師，養尊處優久已，不過食些珍餐美味，穿些個綾羅緞疋，自知京都之外，別無英雄，今至巢父林，觀看羣雄，一個個相貌堂堂，看起來英雄生於四野，豪傑長在八方，此言果不謬也，貝勒爺正在思想，就聽侯庭勸酒，說道，貝勒爺，今來在敝處，可沒有什麼好吃的，你可是隨便用些了，貝勒爺聞聽，這才觀看侯振遠，就見他笑嘻嘻擎着酒杯相讓，貝勒爺只得擎杯，一飲而盡，將杯底一獻，口中說道，乾，彼此大家痛飲，貝勒爺原不爲飲酒，貪此口腹，原打算在酒席之前，爲的是與鎮東俠談些個武術，無奈鎮東俠爲人清高，並不提江湖綠林技藝之語，反到說了些個莊家的農務，貝勒爺也到聽得津津有味，俗語有句話，世事之快，莫過於談，這一來可就就誤了用飯啦，竟顧談心，天氣可就不早啦，業已申牌已過，正在高談闊論之際，貝勒爺見家人啓籬籠進來，臨至鎮東俠的面前，低言耳語，鎮東俠向着家人擺手說道，你先下去，貝勒爺一看，就知道侯振遠家中有要緊的事，遂向鎮東俠說道，老俠客，千萬可不要拘束，你家中有什麼事，你只管去辦，我們都是自己人，沒有什麼說的，別因爲我們大家，就誤你的事，鎮東俠向貝勒爺說道，到沒有什麼

緊要，又向家人說道，既是那末着就把他叫進來，我問問他家人點頭轉身出去，此時貝勒爺隔着斑竹簾往外面觀看，看的甚真，就見由打外面影壁牆轉過一人，這個人身量不算甚高，身上穿上黃布的褲褂，土黃布抄包扎腰，土黃布的酒鞋，土黃布的襪子，在腿腕子上一個腿上扎着一個小鈴當，瞧着好像跑報的像兒，身上斜背着一個土黃布的包袱，往臉上看，土黃布的手巾包着腦袋，斜勒麻花扣，臉上透着發黃，兩道細眉，一雙小圓眼睛，小鷹鼻子，稜角口，微有幾根鬍鬚，手中拿着一條白布的手巾，胆身上的塵垢，隨着家人啓簾走了進來，用目先看了看貝勒爺大衆，然後向着鎮東俠雙膝跪倒，口中說道，老太爺在上，小子王三虎與老太爺叩頭，侯振遠隨着伸手相摻，口中說道，老三免禮，王三站起身來，鎮東俠復又問道，你來此何幹，王三虎聽鎮東俠這一問，遂着說道，奉你徒弟差遣，有書信上呈，遂着將身背着的包袱，由身上解下來打開，裏面取出來信，雙手呈與鎮東俠，侯振遠接過書信，舉目觀看，上面寫的是：呈，恩師手拆，下款寫着弟子黃燦頓首拜緘，看了看後面封口，上面寫飛鴻二字，侯振遠將書信拆開，細細的閱着，看不甚明白，口中說道，老三，此書信內情却是爲何你可知曉，王三虎聞聽，站在前面，遂不慌不忙，就將杭州立誓的情由，細細的說了一回，書中代言，這個王三虎，他的外號人稱叫順風耳，皆因他的腿快，別號人稱串地蛇，想當年侯庭劍蕩綠林之時，他是自幼相隨，與鎮東俠不離左右，他是鎮東俠採盤子的小夥計，皆因鎮東俠年邁，散衆歸田，他無事可作，遂一同回到巢父林，在侯庭家中閒住，無事可作，其實吃喝穿戴，以致使用的錢財，均然不少，無奈他生就是勞苦的命運，他是逸則生患，時常的染病，平常的日子，肯求鎮東俠，與他謀事，鎮東俠可就向他說道，你在我這裏居住，又不短你的吃穿跟使用的錢財，你又上了年歲，何必在外面受風霜之苦，王三虎心中明知這是老人家一番疼愛他，他遂向老人家說道，你不知道我的皮氣，雖然老太爺您這一份的恩待我，我不是不知道，無奈我沒有那個命享福，我終日裏鬧病，我反倒受罪，不知您哪與我薦舉一個別處，我到可以免得災纏病繞，鎮東俠聽他所說，也到樂了，心中想，若

要把他見與他徒，終日不免受些個勞苦，猛然想起第五個徒弟，在杭州西湖天竺街，路南開設一座鏢局子，字號是金龍鏢局，買賣倒是興旺，再說，王三虎待這五徒弟又有好處，這個五徒弟，原來棗州人，姓黃名燦，字金鐸，外號人稱小孟嘗，當初拜侯庭爲師之時，他原因在家中誤傷人命，逃至在巢父林，巧遇王三虎，王三虎很愛惜他，這才把他引至在巢父林，面見侯庭，皆因老俠客看着此人忠厚撲誠，這才把他收作門人弟子，傳習他的武藝，以致能爲練成，這才別師歸家，臨走之時，還是鎮東俠贈的路費，以致黃燦回到杭州，尋找舊日的賓朋，一打聽自己的官司如何，朋友可就對他說了，皆因原先誤傷的這個人，並未身死，打的時候，他是一時氣悶咽喉，當時就彷彿是氣絕身亡，黃燦逃走之後，此人被衆人救護，他才蘇醒過來，並不。詞，黃燦這才放心，皆因黃燦舊日朋友，都知道黃燦由外面回來，大家與他接風洗塵這才知道黃燦拜鎮東俠爲師，學會了武術，彼此大家給黃燦成全一個把式場子，黃燦一交場子，一來可以餬口，二來又多交幾個朋友，就在天竺街教場子二年之久，徒弟之內有兩家財主，又有幾個朋友家當都可以，因此這才大家與他商議，讓黃燦開一個鏢局子，黃燦因爲手內無錢，再說買賣又不好應，這們着大家與他商議不讓管他，大家與他拿錢，就讓他等着當掌櫃的，這就是黃燦素日交朋友的好處，這麼着大家與他辦理手緒，可就是天竺街路南，開了一座金龍鏢局，開張的時候，衆親友連徒弟與他掛紅賀喜，買賣這才開市，他又請了幾位鏢師，無奈買賣不好做，他是新開張的買賣，沒有根底，各買賣家誰有現款，誰就交他保護，這就仗着他的朋友多，在外面各商號與他應酬，很多了也沒有，無非是三五千兩銀子，買賣先是小作着，日子一長，買賣作的很好，越作越寬，各商號與他錢號，看出金龍鏢局妥實，可就都願意與他交易，後來買賣可就做起來啦，上七八年，買賣越做越好，越做越好，黃燦還是真利了錢啦，買賣也作大啦，朋友們見他買賣興旺，這又給他出主意，西湖之內，以三潭映月分中，捕魚的兩張魚帖，掌櫃的經濟牙行，要與他辦西邊這一張一魚帖，黃燦自己不願意，無奈衆位朋友，極力的維持，黃燦不得已可就將西邊這張魚帖辦到手內，可

雖然是買賣豐富，無奈好事多磨，凡事都有比肩，只因黃燦金龍鏢局，買賣興旺，別人看着自然是眼熱，有人在全龍鏢局東邊，斜對着路北，開了一座飛龍鏢局，開鏢局子的這個人，原是本地人氏，此人姓潘名德字鴻鼎，外號人稱威鎮長江，他有一個兒子，名叫潘震，外號人稱金角鹿，他在杭州天竺街，開設鏢局，並非是他的威名，他是本仗着他的老師之譽，他的恩師，家住宣化府城北，秋林寨的人氏，姓秋名田，字佩禹，江湖人稱南極崑崙子，皆因他貌類壽星，因此得了這麼一個外號，號稱北俠，掌中一口寶劍，劍的招術，名曰三十六路天罡劍，藝貫全球，威鎮華夏，因借着他師父的名望，這才開設飛龍鏢局，他又見黃燦辦三潭映月迤西的魚帖，他看着眼熱呀，他這才托人運動，在本地面花錢不少，把三潭映月迤東的魚帖，才辦到手內，他那個心意，竟欲把黃燦的買賣擠兌關閉，他好一人獨霸杭州鏢行事業，時常因為應鏢兩下常起意見，黃燦爲人和平忠厚，凡事都有容讓，這才未見什麼衝突，他以爲黃燦懼怕他的勢力，漁業捕魚，時常三潭映月以東魚少，潘龍的手下人仰仗東家的威勢，時常往三潭映月以西放船捕魚，黃燦這邊的夥計，看見他們越界捕漁，不按規矩可就稟知黃燦，黃燦想着必是他們新上的夥計，不知道規矩，要因爲這事打起來，恐怕傷了同行和氣，遂告訴夥計他們過來一兩隻船，不必同他們計較，黃燦雖然是一分寬厚，無奈一回事情，兩回是例，潘龍這邊的夥計見黃燦這邊的夥計，並不攔阻越界捕漁，他們以爲是黃燦不敢惹他們的東家的勢力，他們是放心大胆，隨便放船在西邊捕漁，怎奈黃燦的夥計氣憤不平，奈因東家不管，夥計們暗地生氣，可是架不住夥計們屢次告訴黃燦，黃燦一想要是這麼着，也不成事體，可就隨便告訴自己的夥計，他們要是不守規矩，再過來自管攔阻，他們要是不遵，你們自管打他，俱有我一面承擔夥計們本來素日就氣憤不平，今既有東家發下話來，夥計們從此留了神啦，可巧潘龍手下漁船，又過三潭映月以西捕漁，這邊黃燦的夥計過去一攔，潘龍漁船的夥計不但不服，而且還好蠻橫，兩下裡越說越差，可就兩下登岸，彼此各拿木棍船篙打起來了，這一架打了個熱鬧，彼此互相受傷的不少，以至黃燦潘龍一露面，兩

邊的朋友也就出來啦，大家兩邊一了事，彼此都有受傷的，兩邊出來的朋友，費了多少唇舌，才把他們兩下的事情完了，可是兩下都得認倒煤，可有一節，雖然當時把事完了，兩下裡誰也是不服誰，又在西湖之內兩下捕魚，兩下的夥計若要遇在一處，話要是一個不投機就打起來，就像這樣的架，打了十幾場，了事的朋友，也就膩啦。他們是越打越成仇，兩下夥計一見了面，恨不能弄口涼水誰把誰吞了，可又沒那們大嗓子眼，架不住日子長了，黃燦這邊的夥計見潘龍這邊的夥計仍然是過界打魚，這邊黃燦的夥計暗含着知會鏢局子，黃燦既得着夥計的報信，可就不得不防備暗地知會鏢局子的夥計，暗帶刀鎗藏在魚船之內，常言有一句話，世上沒有好事故就怕遇不上好人，可就有嘴快的主兒告訴潘龍，言說黃燦這邊預備人要迫着打架呢，潘龍一聽有人報信，趕緊也預備刀槍棍棒，約會鏢局子的夥計，潘龍親自帶着藏在魚船之內，潘龍告訴夥計將魚船故意開到三潭映月以西，如果是黃燦的夥計阻攔，你們拉出兵刃去約會他們登岸，到得要個樣兒，到看看誰勝誰敗，夥計們一聽東家有話，早就提計着要把黃燦這一千人趕出西湖，今有東家這一句話，一個個耀武揚威，共有三四十隻漁船，撐着船俱往三潭映月以西而來，此時早就有人將此事報告黃燦知曉，黃燦一聽親自帶着鏢局子的夥計來到西湖岸，一面知會漁業公司的夥計們，將漁船均都備齊共有五六十隻，各人帶着隨手的兵刃，預備頂着打架，黃燦帶着鏢局子的夥計藏在漁船之內，吩咐開船尋湖，夥計們一齊開船够奔三潭映月而來，離三潭映月不遠，就見正東潘龍的漁船由打裡面而來，夥計們看見，緊稟知黃燦，黃燦帶着鏢行夥計立在船頭往正東觀看，就見正東一行行一擺擺的小魚船，船上站着無數鏢行的夥計，各擎着兵刃前進，一個個虎視昂昂，正當中船頭上站着潘龍，指揮漁船蓋湖而來，黃燦知會夥計喊喝不准他們船隻前進，夥計站在船頭見東面船臨切近，高聲喊喝，說道：你們東湖的船大不知道規矩，無故累次越界，你們再不把船撐過去，你們可得受罰，潘龍站立船頭聽的甚真，蓋不由己的氣沖斗牛，口中說道：我們原不過你們西沿捕魚，皆因你的夥計們在西湖太橫我們才不按着規矩，今天你們要是不讓我們

捕魚，也行得了，你們今天可得打出一個樣兒教我看，夥計將要與潘龍答言就在這個工夫，黃燦已然由船倉內走出來站立船頭，高叫道，姓潘的你太不知自愛，前幾次夥計與夥計們彼此的爭執，你就應當攔阻你夥計不應當讓他們越界捕魚，今你反道鼓助你的夥計，今日你又安着什麼心，你只管明言姓黃的接着你的，潘龍聞聽只氣得哇呀呀的怪叫，口中說道，姓黃的簡直的我告訴你，我聽人報告我，你今天有個願備，我今日特特的來會會你，黃燦聞聽一陣冷笑隨說道，你既是來會我，咱們兩個人道可以，我與你到偵咱們兩人不應在湖心動手，咱們兩個人將船靠岸再說，潘龍說道可以，隨着叫夥計們將船靠岸，黃燦這裡也吩咐夥計們將船隻靠岸，此時兩下夥計們將船均都靠岸，各亮兵刃，東面是潘龍指揮，西面是黃燦指揮，兩下裡這一場架打的可是真熱鬧，西湖岸上看熱鬧的人真是人山人海，誰不帶兩下鏢局子打架，四週圍是看熱鬧的人當中間亮出場子真是刀槍棍棒亂舉，兩下裏俱是拚命死戰，真是刀砍處皮肉崩裂，槍到處鮮血紛飛，兩下互有死身也，不知道死與未死橫躺豎臥一片，也有躺在地下咳嗽不止，也有倒地無聲，俱都是渾身是血辨不出面目，兩下裡尚不肯開交，就在這末時候四外的官人早就圍滿啦，暗中代表本地面地方他可是該管的責任他可是管不了，他趕緊報知錢塘縣知縣，本縣知道這場架關係人命，遂知會本處的歸汎官軍，兩名守備帶領二百名官兵，知縣曹成親自帶三班人役彈壓地面，這場架已經打的敗了神啦，知縣這才傳諭吩咐捕拿兇犯，此時黃燦潘龍兩個人彼此站在當中道字號，兩下打架冤各有頭，債各有主，請縣老爺開恩將受傷的喪命的，命夥計們搭回鏢局子有我們兩個人跟隨到案，知縣一看地下躺的一片也就無可如何，只得寬恩吩咐差役將黃燦潘龍帶回縣衙聽審，一面傳諭將致命受傷之人數目檢驗明白具稟呈報，知縣吩咐已畢，打道回衙，知縣曹成大轎進錢塘門來到縣衙，搭進儀門轎子落平，栽杆去枝手，縣老爺下轎奔外書房，跟班的起籠籠。知縣來到屋中瞻塵淨面稍微歇息，外面該差的班頭在外面回話，知縣曹成吩咐跟班的把他叫進來，跟班起籠籠由打外邊帶進二人前面是科房的先生，後面跟着二班的班頭白順，科房的先生捧着



西湖岸羣毆潘黃兩家致命傷受檢明白清單，請太爺過目，知縣吩咐呈上來，跟班的接過來呈遞縣台爺，知縣接過觀看，不覺的到吸了一口涼氣，皆因裡面致命受傷的人太多，黃燦鏢局子的手下夥計當場斃命者三名，帶重傷者十三名，輕傷的二十四名，潘龍鏢局子的手下夥計，當場斃命的七名，帶重傷的十一名，輕傷的三十二名，知縣接着差役呈單報告，一來本地面關係人命，再者本地面要是常出這個事，也是自己的責任，知縣意欲親自嚴審，可巧由府裡來了一套公文，這個事也不知道府裏因為什麼知道啦，知縣一想不問可知，他們這一場架兒，打的也太兇，大概有人報告到府。知縣只得草草過了一堂，將全案的人犯，打好了公文親自送到杭州府，再說本處知府大人姓胡，名叫胡文濤，由打任以來，暗地調查本府內有民情，素日也有耳聞錢塘縣管下，西湖內的漁業累起格爭，時常的羣毆，與地面上很石關係，時常暗地派人調查，今西湖漁業羣毆致傷人命，已費歸了錢塘縣，府內恐怕知縣循私受其情託，事關人命，因把行文將全案人犯要到府內必須嚴審重辦，梟首幾個首犯，就地正法，以資鎮攝，以至本縣將全案送到，知府升堂，本縣當堂呈遞公文，知府胡文濤將黃燦潘龍大概問了問案情兒，送鏢了禁牌全行收禁，知府回衙，本府打算明日嚴審，按律治罪，知府退堂，就在這個時候，潘黃兩家約出，本處的紳商，並託朋友花錢運動，要辦到調處說合，又有紳商的維持，常言有一句話，錢能運神，知府胡文濤，一則碍不過紳商面皮，又見兩造上下的運動，知府又不肯得置本處的紳商，胡文濤只得應允，遂將兩造提當堂，准其討保調人說合，這才當堂俱保兩造下堂，不表黃燦，單提的是潘龍，雖然保放自己說合，由打府衙出來有多少朋友維持回到飛龍鏢局，先應酬走了衆位親友，然後自己來到橫房有鏢局夥計爭面獻茶，自己坐定了一想，這一場事鬧的越想越不上算，心中煩悶，不由得長吁短歎，咳聲嘆氣不止，就在這們工夫聽旁邊有人冷笑，不由得自己心中生氣，以至舉目抬頭一看，却原來是探盤的夥計白亮，這小子外號叫蝎虎子，這小子爲人機巧伶俐，狡詐百出，素常潘龍還是很信任他，今自己悶氣不出，又見坐旁邊冷笑，不由得氣憤憤叫道白亮，我這裏心中爲難

，難道說你反到笑我辦事無聖嗎，白亮遂向潘龍說道，東家你長吁短嘆，小子不問可知，大概你老人家爲得是這場官司氣兒不順，潘龍聽至此處不由得動怒說道，那們着我氣兒不順，你就應當笑我嗎，白亮微然含笑說道，小子不敢，你哪要打算氣兒順，正過這個面子來，小子我到有一條計策，可不知你願欲用不願欲用，潘龍聞聽白亮之言，睛目說道，鏢主你這小子真要有能奈真能够把我這場面子給我找過來，保准我不栽跟頭，只要事情過去，我必要重用你，我在我身上還有份人心，我決難爲不了你，我必然讓我過得去，白亮聞聽心中暗喜，遂說道，鏢主你這場事，是有句俗語的說，樹林子裏頭放風爭，這句話怎麼講呢，咱是繞住啦，據小子我想這點事不要緊，我要把這個主意說出來不但你喜歡道得讓黃燦好好的把漁帖雙手奉獻你的面前，潘龍聞聽不由得一怔，遂向白亮說道，你到了兒是什麼主意，你說說我聽聽，省得我心中斃拗，白亮遂笑着向潘龍說道，鏢主你可得多耗費點銀子，潘龍遂說道，什麼話你只管說，花多少銀子我也不能含糊，白亮說道，你既然肯花銀子，小子我到有了主意啦，什麼主意呢，只皆因他也是作鏢局子的生理，咱們也是開鏢局的，你那託朋友花錢把府衙內上下打點好了俱都賣通了，你要當堂遞一張稟帖，呈請杭州府台大人，當堂批准呈稟在案，皆因黃燦兩家俱是鏢行的生理，懇請批准在西湖北高峯立擂台百日，一百天之內黃燦不能取勝潘龍如命黃燦將漁帖獻於潘龍，一百日之內不能取勝於黃燦，潘龍情願將帖獻與黃燦，漁帖歸於一家，自此永無格爭，你老人家若要將此事辯好，豈不是將漁帖白得到手，你想想就這們一點事何必爲那們大難呢，潘龍聞聽氣昂昂的說道，白亮你這小子真正可惡，你這不是與我出主意，你簡直的欲把我這一張漁帖送與黃燦，白亮聞聽微微的冷笑，遂說道，東家你這話說得不對呀，你素常待我就很好，焉能向着外人哪，你把我說的那一件不好，你說說，我聽聽，潘龍遂說道，你這小子想一想，果然是要立了擂台誰人不知道，黃燦的業師鎮東俠侯庭侯振遠上掌中一口寶劍，名叫小聽鋒，乃是楚國三劍之一，古稱龍淵劍，一百單八招青龍劍，劍術藝貫寰球名振宇宙，我豈是他人的敵手，豈不是白白的將漁帖獻於黃燦，

這就是你與我出的好主意嗎，白亮聞聽不覺的狂笑，遂說道。鏢主您怎麼那們傻呀，當言有句話，他要認穿紅的，咱們這認得掛綠的啦，他有他的老師，咱們也有咱們的老師呀，他會請人，咱們會約人，你寫一封信命少東家至宣化府秋林寨聘請你的老師北俠客秋田秋佩雨，求老師代請藍田氏三矮，你大師兄雙手托天逍遙鬼藍田寶，二師兄低頭看山自在鬼藍田玉，邁步過嶺無形鬼藍田壁，你再親筆寫一封書信，小子白亮至雲南八卦山，聘請你的師叔鐵臂羅漢法禪和尚，然後你再寫書信命鏢局子的夥計聘請鎮江丹徒縣迷花山荷葉嶺三位寨主，大寨主九朵蓮花寶武寶文志，二寨主錢爪魚鬃左雄，三寨主分水鸞鷲陳海，再請江西臨江府夾江臨江塢王氏三傑，大爺金鬚鐵臂蒼龍王增，二爺叱海烏龍王甲，三爺翻江小白龍王凱，代請遼東三老，邊老橋金老壽侯老佩，遼陽白沙嶺梁氏三雄，琉璃手閃電手電光手梁光梁寶梁水，再請湖廣漢陽府孝感縣上官屯上官倫上官瑞昆仲弟兄，他們在漢口街門立勝鏢局，提起來說的講的，陸地仙孤白面小靈狐，他們的武術人所皆知，又與你老人家是至近的朋友，這些位俱是當然應請，再請幾位開鏢局子的老師傅，頭一位你先請營口街水發鏢局老掌櫃的神槍張凱，再請蘇州北關外鎮南鏢局鏢主長臂仙猿陸永傑，教他帶着徒弟大力周青，蘇州東關外鎮海鏢局尋海夜叉石倫，水陸屬他第一，也是你老人家膀臂，再者說南關外振遠鏢局神手黃仙舟，也得請一請，北京城西河沿光裕鏢局金弓小二郎李國名，你也給他一封帖，他是愛來不來，這些個人都要是來了，你的老師若要駕臨，又有你師叔法禪禪勇無敵，何懼鎮東俠與他弟子黃燦，就用你的老師的寶劍抗住鎮東俠，那怕黃燦不雙手將漁帖獻在上的面前，某小子這個主意好不好，這就是你老人家待小子的厚恩，小子白亮，這才窮心吐胆，與你老人家割策，你老人家想一想，這一條妙計怎麼樣，你老人家可要三思後行，這就是東家素日待小子之德，小子應當報答你的飯恩，你老人家想一想，使得使不得，潘龍聞聽反憂爲喜，仰面哈哈大笑，遂說道，好小子，此計甚好，事情全然辦成，我必當重用你，遂着就看文方四寶，一面寫書信，命自己的孩兒金角鹿潘震至宣化府聘請北俠，遂着，寫書信教白亮至八卦

山，約請法禪和尚下山協同鎮捕，這就跟着撒請帖請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傑齊集杭州，跟着託人運動知府遞稟帖，預備批准立捕，其實此事不過羣歐調處說合，爲因人生七尺軀，緊防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此之謂也。只因白亮原是粗笨小子，碌碌之輩，原本他無才，就是有才也能殺人，何況他無才要稱有才，尤其殺人更多，就皆因他一時的逞才，鼓唇弄舌方有杭州播起。以至兩次杭州立捕，南北崑崙會多殺無辜，天下俠客的名譽險也送與他是是非非之舌劍唇刀之下，不表白亮等四下裏請人，單提是潘龍在杭州府之內，託親友由科房託紅管的師爺，從中運動本府胡文濤，真是金錢鋪地，衙門上下內外均然拿銀錢墊平，杭州府知府胡文濤，因受潘龍的賄賂，這才暗地傳諭，命潘龍遞稟帖，准其兩造立指角鬪，次日杭州府傳潘黃兩家在當堂候訊，以至大人升堂，潘黃兩家業已傳到在堂下聽候大人呼喚，其實潘龍早把稟帖呈遞公案，大人早就觀看明白，遂即傳潘龍黃燦當堂候訊，二人上堂跪倒於右，聽候大人堂諭下，大人遂將潘龍的稟帖擲於黃燦，口中說道你兩造同是鏢行的生理，爲爭漁業行累起格爭，本府例應從重嚴辦，原因潘龍呈遞稟帖請限立捕，本府念你等素日本分營業，准如所請，當堂批准賞限百日的播場，黃燦若能勝過潘龍，潘姓將三譚映月以東的漁業獻與黃姓執掌，漁帖歸於一家，自比永無格爭，百日之內黃姓不能取勝潘龍，亦必當將漁帖獻與潘龍，此外以至兩造死傷各聽天命，你可肯當堂應允，本府好當堂批准，黃燦此時聽知府一片言辭，明知知府受潘龍的情託，欲待不應，兩下均是鏢局子的生理，與自己名譽有碍，言語回稟稍遲就算輸口於潘龍之下，遂即將稟帖往上呈遞，遂即向上磕頭，口中說道大人，民人情願遵大人堂諭，當堂批准呈稟在案集，聽候開恩，大人點頭擺手退堂，不提當堂批准，單提潘黃兩家一齊堂各退歸鏢局，卻說黃燃回到鏢局子裡面，來到櫃房，夥計門打手巾擦臉，把茶與東家獻過來，黃燦坐在椅子上，回憶適方纔在當堂之上，知府循私受潘龍的運動，明明是潘龍的要求，不問可想而知，潘龍早有預備，這才設立播台，分明是仰仗他恩師北俠，秋田的勢力，又值我鏢行的生意太好，鏢局子的人本不够用的，那裏有人頂

着打插，這個事情實在是棘手，自己急的咳聲嘆氣束手無策，只急得站起身形在屋中亂走，猛然間想起來一件事，想起王三虎三哥足智多謀，多經多見，莫若把他請來與他商議，遂着回頭向夥計說道，你到外面把王三哥叫來，就捉我請，有要緊的事商量，夥計轉身出去够奔外面，此時王三虎早就知道這件事啦，正在門洞坐着，與大家談話，提說當堂批准這一片話，就在這工夫夥計向王三虎說道，三哥別在這裡閑談啦，東家那兒請你，王三虎聞聽向衆人說道，怎麼樣，我就知道要找我，大家向王三虎言道，你說這話又不對，總是內行，能辦事纔找你哪，怎麼不找我們哪，得啦三頭你到裡邊吧，王三虎向衆人說道，我到裡邊看看不定什麼事，說着遂够奔櫃房，來到櫃房起籠籠，往裡邊觀看，就見黃燦坐在椅子上，愁眉難展，王三遂向黃燦說道，東家叫我有什麼事，黃燦一見王三虎進來，遂着站起身形，向王三虎說道，三哥你先請坐，我有一件爲難的事，與你商議，王三虎笑嘻嘻落坐，開言說道，東家我方才聽見你叫，我就知道有事，有什麼事，你就請講，黃燦聞聽，未曾開言，先長嘆了一口氣，遂說道，二哥你要問哪，沒有別的事情找你，遂就把鏢行漁業兩造格爭因而成詞，就把今日知府受情，當堂批准立插的情形，遂一五一十對王三虎細說了一遍，三哥我自己是當局者迷，你老人家是旁觀者清，你想想，替我想個法子抵抗潘龍，你替我籌畫個計策，王三哥聽至此處，不由得一陣冷笑，遂向黃燦說道，東家你看這個事情到很爲難，據道看這一點小事由兒很不要緊，黃燦聞聽，不覺的動容，遂說道三哥，你既着着不要緊有什麼法子，王三虎遂笑嘻嘻的說道，你可真糊塗，他分明是仰仗北俠勢力相欺，其實也不要緊哪，你不会寫，封書信，我到巢父林，也將你的老師鎮東俠請出來，再請各路的英雄，當言有句俗語，兵來將擋，水來土屯，他有他的主意，咱們有咱們的計畫，東家你想這個主意怎麼樣，黃燦聽到這裏連連搖頭，遂向王三虎說道，此計不好，王三虎聽到這裡一怔，遂問道，東家怎麼不好，黃燦咳了一聲說道，三哥你這個主意，我早就熟思已久，我可就是不敢提議此事，因爲麼什呢，三哥要是別人不知道我的事，惟有三哥你深知我的根本源流，想當年要是沒有三

## 雍 正 劍 俠 圖

## 第 二 集

哥你呀，我不用說學藝，我連老師的面我都不能見，全是你的維持，以至我在老師的跟前學藝，吃喝穿戴及使用的錢財，都是老師的賞賜，到如今開鏢局子立漁業公司，總算是錢我賺了不少。就說人家值，我可就是沒孝順過老師一天，其實他老人家可不怪我，據我的天良上所想，我可對不過他老人家，如今我杭州立擗事起，我平日不孝順他老人家，今日有了禍，我把老人家請出來，教年邁蒼蒼的老人家在擗台上掌劍與北俠動手，倘若稍有疎神豈不是一世英名喪在我手，老師就是死在泉下，我也對不起他老人家待我這一份厚恩，三哥請老人家的意思，我早就想了半日，甯可我將漁帖雙手獻與潘龍，我也決不敢爲此，三哥這個主意你不應想，再想別的妙策，王三虎聞聽黃燦之言，微微的含笑，口中說道，鏢主你這個意思想的可也到對，無奈有一件，你可是不明白其中的理由，我有一句話說，你可別不樂意，黃燦說你有話只管說，三虎帶笑說道，我可不是看不起你，你的名譽還差着點，鎮東俠老俠客若是一到，不用說與北俠動手較量，就是他老人家一到，自然兩下的朋友也就出來啦，當中心一又手，後中一了，二位老俠客的朋友，名兒姓兒也含糊不了，既要從中解合，必要和平解決，要是按着和平一辦，鏢局子的買賣還是照舊，漁業公司仍是潘黃兩家，你當是真教老俠客登擗台動手，不過關的是二位老俠客的名兒姓兒，關的是二位老人家兩造的朋友，朋友只要一出來就算完，這話鏢主你聽明白了沒有，黃燦聽王三虎所說的一片言語，遂着說道，我回頭寫一封信，你就辛苦一蹶，可是這們着，你見了我的老師呀，可千萬把內裏的情由說明白了，別讓我的老師他老人家多想，若要怪罪我，我可担不起，王三虎說道，這話你由何處說來，我既是要會出主意我就會說，不用你叮嚀囑咐，簡直的你就寫信吧，黃燦聞聽，這才叫夥計，預備文方四寶，將書信寫得，交與王三虎，王三虎帶盤費，與鏢主台轎起身，趕奔山東巢父林而來，在路途之上曉行夜住，非止一日，這日來到巢父林，王三虎乃是輕車熟路，繞進巢父林來到侯家莊，來到門首，就見馬匹盈門，王三虎一間門口遛馬的，這才知道老俠客，裡面會客，三虎來到裡面命人通稟，依着鎮東俠不見，等用完了酒飯再說，這是只勒

爺，怕鎮東俠家中有事，這才把王三爺叫進來，三虎是先投書信，皆因是侯振遠，看不明白，這才細問王三虎，三虎不慌不忙，這才將杭州立掃的情由，細細的說了一遍，鎮東俠將話聽明，遂向家人說道，你與王三虎拿二十兩紋銀，你帶着他到下面用飯，回頭又向王三虎說道，你暫且回去，見着黃燦就提我，不日就到杭州，前去鎮掃，王三虎答應一聲，就說謝謝老太爺，轉身形出去，鎮東俠這一句話不要緊，可就嚇壞了貝勒爺，與童林李源等衆人，童林目視李源，李源見童林與他遞眼色，明知鎮東俠，仁應允幫助童林捕盜，又應允杭州鎮掃，一人難以分身辦兩件事，這明明是讓我屋間鎮東俠，是何用意，自己向着童林暗含着一點頭，遂向鎮東俠說道，兄長你老人家，既應允童林協助捕盜，今又應允杭州鎮掃，難道說你老人家有分身之法，小弟有所不解，請兄長當面示下，侯振遠聞聽此言，仰面哈哈大笑，口中叫道，李賢弟，你不好不明白，回頭叫道童賢弟，你把賊人盜寶留下的辭句，你再拿出來我再看看，童林遂由腰間將字據拿出來，雙手遞與侯庭，遂說道，請兄長觀看，侯振遠將字東接過來，放在掉案之上，用手指着字東前面的兩行字，口中叫道，李賢弟你來看，頭一句是小巧之藝，屬咱能，捧蓋三江任縱橫，君此兩句李賢弟我就知道賊人的用意，李源抱拳說道，你怎見得小弟願聞高論，侯庭遂着說道，賢弟你有所不知，此二賊將事作成，他心內無意回八卦山，他意欲回打沂州府過渾河逃往三江口，他才路過清和油坊鎮，在賢弟店內方露出馬脚，若不然二位賢弟豈能知盜寶是何人，劣兒名爲的鎮掃，正是尋踪涉跡，與童賢弟捉拿盜寶的二寇，此時應允鎮掃，就爲的是撫飾衆人的眼目，鎮東俠將話說完，貝勒爺在上面聽着點頭讚美，口中說道，老俠客不顧名頭遠鎮，深謀遠略老誠幹練，遂叫童海川，你聽見了沒有，老俠客作事何等精細，日後作事總要與老俠客多學多練，隨着他的腳踪才是，童林聽着點頭稱是，李源在旁邊抱愧說道，兄長長遠慮小弟不及，望兄長恕小弟多口之罪，鎮東俠含笑說道，賢弟你太多想了，自己弟兄何必過謙，一面說着話，一面叫家人添酒上菜，貝勒爺皆因愛與侯振遠談話，未免多飲了幾盃，鎮東俠所談的全是莊家農務，又談了些武術投擊

之法，只勸爺真聽着有些個新奇，稱得起耳所未聞，因此話越說越長，可就忘了天的時候啦。貝勒爺並非是貪其口腹，只因貝勒爺原有此關，與高人不肯交臂而失，只顧一長談不要緊，不知不覺天已然掌燈的時分，徒弟們一面輪流獻酒，一面掌燈的工刻不見甚大，屋中燈光明亮，貝勒爺與鎮東俠正論至高興之際，猛聽得村籬已敲至初鼓時分，侯振遠正捧盃勸酒，猛聽得外面串籬的聲音，鎮東俠聞聽心中說道不好，莫非外面有火警，遂將酒盃放於棹案，扭頭回頭望窗靈紙上一看，見窗靈紙色發紅正在觀看，就聽外面之際脚步聲音，鎮東俠往門外觀看，由外面起簾籠慌慌張張進來一名家人，遂向着鎮東俠說道，乞稟老太爺得知，西方有火警火勢甚烈，請示老太爺賜下。鎮東俠聞聽，遂向家人厲聲說道，不過一時的失慎，何必這樣大驚小怪，還不與我退下去，家人只得諾諾連聲而去，鎮東俠這才含笑站起身形，向着貝勒爺說道，爺，讓你見笑，敝處失慎，時方才家人報告，請貝勒爺少候，候庭到外面觀看，貝勒爺聞聽遂站起身形，口中說道，老俠客，既是貴莊失慎，不戒於火，我們也可以到院中看看。鎮東俠遂含笑說道請，貝勒爺一面跟着鎮東俠往外面走，一面心中思想鎮東俠天生來的秉性，外面莊中火起他尚不着急，看起來此人鎮靜異常，一面想着隨着鎮東俠來到院中，衆人往正西觀看，火焰冲天，金蛇亂串，火光四起，這一把火，正西的上面好像紅了半邊天一樣，惟有鎮東俠看着這把火心中難過，怎見得呢，這把火並非是村中失慎不戒於火，鎮東俠早就看出此火是有人施放，皆因今天又恰巧有一點西北風不很大，風吹過來隱隱有些硝磺之味透入鼻孔，侯庭見此火心中暗想，憑我在巢父林五十餘載，並未得罪過鄉鄰，若論江湖上的人物，貓子狗子小賊他簡直的不敢來，若是有名兒有姓兒的英雄，衝着侯振遠三個字誰也不好意思的前來放火，再者說巢父林四外盤旋的道路，外人也進不來，常言有一句話，沒有家神，引不了外鬼，必然有本村人引進巢父林前來縱火，今自己爲童林所約，未出巢父林，早不着火晚不着火，但今日着火，這並非是着火呀，簡直的是摘我鎮東俠牌匾上三個字，總是我不能稱俠客二字，俗語說好漢護三村，好犬護三鄰，我今不能袒護全莊，妄



爲一時的俠客。噯呀，莫若何不如此如此我自定奪。回頭叫道二弟何在，侯杰在旁邊答道，兄長有何分派。侯庭叫道，賢弟你帶領阮和阮璧徐源邵甫并帶率手下的家人，先至火場，然後將咱後面的房屋均都騰出來，教被災的鄉親們居住，就是告訴他們所有東西物件，被火焰燒，就提我說的，自有侯庭賠償，讓他們大家放心，然後賢弟你帶着手下人，告訴衆鄉親們，這一把火可千萬別救，若是一救，火大無濕柴，若要接連上，想救勢比登天還難，告訴被火的衆位鄉親，火場四週圍將樹鋸倒，四週圍剷濠壘土，作爲火道，可以擋火，就讓火在裏面着，不能延燒別處，賢弟你趕緊去，不要耽擱，侯杰聞聽，遂帶着衆人前去防火，侯振遠見正西火焰沖空，回頭向貝勒爺胤禎說道，爺你在此少候，侯庭前去看火，貝勒爺未及答言，旁邊童林向着鎮東俠說道，小弟情願相隨兄長前去看火，侯庭聞聽童林在旁答言，扭頭觀看，氣昂昂雄赳赳，在腰間懸掛一對子午鷄爪鴛鴦劍，鎮東俠心中暗想，莫足童林看出此火有人施放，其實還是真猜對啦，只因童林在旁邊，觀看正西的火勢甚凶，也是看見火頭竄起多高，是藍火苗，又聞見隱隱硝磺之味，心中暗想，此火若是鎮東俠得罪鄉鄰放火，絲毫與我無干，自己又一想，只因韓寶吳智廣，由打英雄把式店脫逃之後，暗地相隨我等，夜入巢父林前來縱火也未可知，果然是二寇所爲，童林與他二人有仇，李源與他有恨，巢父林百姓與他何仇，果然是他二人所爲，童林豈能與他二人善罷干休，心中想至此處，一回頭見自己的白襖套，住房簷之下放着，童林看見襖套，遂走上前來順手將襖套的帶兒打開，伸手由襖套裡面取出，自己的兵刃包裹，遂手將包裹打開，由裏面取出兵刃，將包伏繫在腰間，將兵刃又掛在腰間，繫在絨繩之上，一轉身正值鎮東俠要前去看火，童林這才在旁答言，口中說道，兄長若要看火，小弟情願相隨，鎮東俠也就看出童林的心意，遂順口說道，賢弟既要前往，隨兄這邊來，說着話與貝勒爺告辭，遂着方步往大門口外而出，童林後面相隨，弟兄二人來至在大門以外，够奔正西來至在西南院牆脚下，再看正西的火越顯着凶猛，就聽着燒樹枝兒，咯吱咯吱亂響，童林正自看火，就聽鎮東俠叫道，賢弟隨爲兄這廂來，童林扭頭

一看，倒把自己嚇了一跳，適方纔見鎮東俠行走大搖大擺邁着方步何等的儒雅，今見鎮東俠一矮身形，克膝蓋捶心口，脚打屁股且兒，真是鴛鴦行，其行似飛，向北走下去了，童林暗想，也就是我，若是別人，非落後面不可，說時遲那時快，童林遂着一矮身施展夜行術的功夫，跟下去了，童林一邊在後面跟着一邊暗想，既往正西看火因何往北，童林那裏知道鎮東俠的心意，書中代表，鎮東俠心中早有成章，明知巢父林外人進不來，裡面是盤旋道路，明知必有本莊之人認識地理，把人引進來縱火，若將火點着，他必然找阜處登高看火警，此處最高莫道巢父林正東的外面有一個土山子圍膊，他必然在那裡觀看，自己打算由北面轉出巢父林，向正東土山子尋找賊人，到看看此火何人所放，候庭的正心意童林那裡知曉呀，此時童林只得跟隨鎮東俠由北面轉出巢父林，就見鎮東俠出得樹林向正東而去，童林只得相隨，行至在正東的林外，借身火光往土山子上觀看，就見上面站着四個人，三個使刀的，一個捧着跨花欄，鎮東俠一看認識兩個，童林也就看見啦，童林也認識兩個，非是別人，正是對頭冤家狹路相逢，小粉碟韓寶，閻海金鰲吳智廣，不由得氣冲斗牛，前文表過，只因二寇由打清河油坊鎮，英雄弼式店，被童林李源二寇追跑，吳智廣往未西脫逃，他是由打高糧地脫身往正北而逃來，幸而李源未追，他聽後面無人追趕，也暗記與韓寶相會，他按着八卦山的暗記彈甲相會（彈甲就是彈手指甲夜間聽得甚遠）故用此與韓寶要集合，他由北轉東，正在一片樹林，他將至樹林外，就聽林內也有彈甲聲音，敢到他進樹林，就見前面人影一晃，又搭着夜間看不真切，將然一楞，就聽前面的人說第二話，說道，西面是大哥吳智廣嗎，吳智廣聽着韓寶的聲音，遂接着說道是我，前面莫非是韓寶弟，東面答言口中說道，不錯是我，以至二人見面，吳智廣說道，韓寶弟好險哪，你怎麼逃到這裏，韓寶聞聽，先往四外觀看無人，遂將兵刃放於地，遂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慢慢的告訴你，吳智廣點頭，遂將雁翎刀放在地下，於是二人席地而坐，促膝相對，韓寶未曾開言，先仰面長嘆了一聲說道大哥，小弟的本意實指望將那個貝勒與童林刺死在店中，不料想畫虎不成反類其犬，適方才見兄長由西廂房

脫逃，我也就無心戀戰，我由東廂房逃走，童林小輩未追，我打算與兄長，相會可巧在此恰遇，兄長你打算怎麼個主意呢，吳智廣聽至此處，不由得咬牙切齒咳了一聲，口中說道，韓寶弟我向例就沒有謀略，賢弟你足智多謀，這個事你打算怎麼辦呢，韓寶聽吳智廣所說之言，不由得一陣冷笑，遂着說道，兄長我到有一條計策，就怕兄長你沒有胆量，吳智廣聽至此處，伸手將脖項一拍，遂說道賢弟，劣兄腦袋都不願意長着，說什麼胆量不胆量呢，賢弟有話你自管說，是我無不應允，韓寶聽至此處，說兄長你既出此言，我到有個主意，什麼主意哪，我想明日老匹夫李源必然同定那個貝勒爺童林前往巢父林聘請鎮東俠，他們可是明日起身，今夜晚你找將白晝的衣服換好，兵刃與夜行衣包在包裹之內，趁夜間繞走油坊鎮，趕奔東昌府，到東昌府你我多買硝磺引火之物，够奔巢父林在暗地觀看，容他們進巢父林，到夜靜之時把硝磺安置好了，縫火一燒，我想火大無漢柴，將他等衆人俱都燒死在巢父林，讓他們皆成焦頭爛額之鬼，兄長你想此計是剪草除根一網打盡之計，你想此計如言，吳智廣聽韓寶一片的言語，不用得口中說道，此計甚妙，就依着賢弟辦理，二人定下計牢籠，不管天公容不容，於是二人將衣服換好，兵刃包在包裹之內，二人如夜間起身，繞至油坊鎮，往東昌府而來，在路途之上非止一日，這一日正值清晨，天不到巳牌時分，來到東昌府西關外，韓寶止住脚步，見四外無人，遂向吳智廣說道，兄長你我若因此買硝磺至巢父林，我想巢父林附近大概沒有賣吃食的所在，不如你我在此打尖，用完了飯再買引火之物，就是到巢父林也不晚，吳智廣一聽韓寶所說的言語也對，遂說道就依着兄弟你，咱們就是這們辦，二人商議好了，這才進了西關廟，韓寶用目一看，西關內甚是熱鬧，東西的街，南北對面的買賣，人烟稠密，二人正往前走，就聽南邊有人說話的風音，韓寶舉目觀看，原來是飯鋪的夥計，在門前喊讓，往裡面讓客人打尖，就聽夥計說道，客官爺，你別往下走啦，天氣不早啦，打尖吧，裏面吃什麼都現成，樓上有座，上面又涼爽，二位往裡請吧，別往下趕站啦，韓寶舉目一看，是五間樓，三間門臉兒，正當中門口上懸着一塊匾，是黑匾金字，上面寫着是遇友

樓三個大字，旁邊有兩塊匾，寫着是食德飲和，見上面樓窗兒都開着，樓上必然涼快，頂寶家叫道：夥計，樓上有座兒嗎？夥計米言說，二位裏面請吧，樓上有的是座兒。韓寶聞聽，遂點着頭往裏走，吳智廣後面相隨，二人一進門口，西邊是攔櫃代櫃房，上面坐着一位掌櫃的，向頂寶二人說道，二位樓上請吧。韓寶一看東邊的樓梯，遂着登梯上樓，來在樓上用目一看，真是高朋滿座，勝友如雲，靠着北面樓窗兒，有一張八仙棹，四週圍的板凳，掉面擦的真乾淨。韓寶可不敢落坐，先有有吃飯的飯座兒，這是韓寶的細心，他是恐怕與童林在此遇上，看了看，並沒有熱人，韓寶這才讓道，兄長請坐吧，吳智廣看了看韓寶這才落坐，將包袱放在手下，樓上跑堂的夥計過來相讓，口中說道，二位爺台才來，用什麼酒菜呢，是先給你泡一壺茶，一面說道，一面擦抹掉案，韓寶笑着向夥計說道，茶我們是不渴，你與我們來兩壺酒，隨便酌量四樣菜，要可口的，我們先喝着酒，飯菜到不忙，你就招呼吧，夥計答應一聲，遂着將筷碟放好，站在樓口要酒菜，工刻不見甚大，就聽樓下灶上當當當鐵勺一響，夥計知道菜炒得啦，夥計站在樓梯一面往下走，一面喊了一聲賣呢，遂着下樓取菜，就聽樓梯登登登的響，夥計端着託盤上來將酒菜擺齊，韓寶此時將盃箸，已經拿紙片擦抹乾淨，這才伸手將酒盃提起，先與吳智廣，滿斟一盃送將過去，自己也滿了一盃，自己將把酒盃端起要吃，就見吳智廣端起酒來一揚，勃兒一飲而盡，復又斟上一盃仰面咳嗽嘆氣，韓寶一看，心中暗說不好，遂着低言向吳智廣說道，你慢慢的喝你的酒，何必咳嗽嘆氣，你心中怎麼這點兒事也壓不住呢，倘若被人看出形跡，可是與有事多不便，總是咱們謹慎點好，吳智廣皺着眉低聲說道，賢弟你雖是這們說呀，我心中是恨他們不過，總由不得我哪，你不必囑咐我，咱們慢慢的喝吧，天還早着哪，二人正自喝酒之時，跑堂的夥計過來遂說道，二位爺台你還要多少酒，再添什麼菜就手你將飯菜告訴小子，代着就給你要啦，韓寶看着跑堂的說道，你忙什麼，你要忙先張羅別的客位，我們到不必照應，夥計笑着說道，不事那們回事，皆因有人候你們二位的飯帳，這一句話不要緊，倒把韓寶吓了一跳，趕緊問道，那一位候我們

的飯眼，夥計笑着用手一指，東北已角那幾張棹兒，口中說道，就是那二位候你們二位的飯眼，韓寶以先倒吃一驚，皆因自己心虛，自己總知此處沒有朋友，及至順着跑堂的手兒一看，不覺得反驚為喜，一看認識，還並不是外人，却是八卦山後山管採藥材的兩位小寨主，一位姓吳，叫吳得玉外號兒人稱馮小密蜂兒，那一個叫柳未成，外號兒人稱窗前一枝花，其實這兩個入早就來啦，在那兒坐着喝酒，方纔聽樓梯響。見韓寶吳智廣二人上樓，在靠着樓窗那一張棹兒要酒要菜，柳未成看着一怔，皆因他知道他二人不是常出來作事的人，因何來到東昌府，遂向吳得玉說道，看見了沒有，那不是二位少莊主麼，怎會來到咱們這個地方啦，這個事情應當咱們哥兩兒怎麼維持哪，吳得玉說道不要緊，等他們酒菜不差什麼啦，咱們先候他們的飯眼，然後再問他們來歷，柳未成聞聽說道好，回頭咱們把堂官叫過來告訴他，吳得玉說道，這話也對，一面吃酒，暗含着容他們酒吃的不離啦，這才把夥計叫過來告訴明白，夥計這才過來候眼，韓寶聽夥計之言，先是吃驚，及至看見，這才把心放下去，遂笑着抱拳說道，却原來是你們二位，何不請這同掉飲酒談話哪，吳得玉柳未成遂着站起身來，笑嘻嘻的說道，那們着也好，遂叫堂官把我們酒菜拿過去，我們在一處吃酒，再與我們酌量配四樣菜，再要四壺酒，把那殘酒菜撤下去，夥計答應一聲，跟着安排坐位，將酒菜放好，吳得玉柳未成將自己包裹拿過來，與韓寶的包裹放在一處，然後彼此讓坐，仍然吳智廣韓寶上首落坐，吳得玉柳未成下首相陪的柳未成先與韓寶二人滿杯，然後自己斟了個門擎杯讓飲，彼此四人吃酒，酒至數巡，柳未成推杯抱拳說道，二位少莊主不是在外面辦事的人，今日因何來至在敝處，韓寶聞聽看了看旁邊無人，遂低言說道，你們二位不知，我們是環境所迫，吳得玉在旁邊答言說道，你有什麼要緊的事，我們聽聽行嗎，韓寶說道，小言，遂低聲就把弟兄二人所作爲欲往巢父林縱火之事，從頭至尾向柳未成細說一遍，柳未成期望着韓寶說道，你們二位用手摩自己身上涼了沒有，吳智廣回手一摩自己的腰項說道，沒涼啊，柳未成問道，你們不違巢父林縱火還得罷了，你們一進巢父林，火只要一起來，一定凜涼，韓寶聞聽

甚爲詫異，遂說道，柳寨主你說的話，我聽不明白，到了該是怎麼回事，柳未成接着說道，你們二位少莊主有所不知，其中有兩個情由，頭一件你們要買硝磺，本處你們沒有熟識的人，你們要打算買你們就是有錢，也是決計買不來，人家硝磺局也不賣，這是頭一個難題，第二件就說你們把硝磺能買到手裏，就是到了巢父林你們也進不去，裏面盡是窄旋的道路，就算你們能進巢父林把硝磺布置好了，你們可別用火燃着，只裡火一着起來，裏面又是窄施道路，你們找不着道路，想要再出來勢比登天還難，應當燒死在內，燒的時候是熱的，死後不覺涼的麼，這才應了俗語的頭句話啦，披麻救火惹焙着身，你們二位仔細想想，這話對不對，韓寶聞聽不由得嚇了一身冷汗，只急得交牙錯齒踉蹌腳說道，咳，天與我爲難，這便如何是好，柳未成見韓寶着意，遂低聲說道，少莊主不必爲難，我二人情願助二位少莊主一臂之力，就是把他合莊人，與那老匹夫侯庭，皆都燒成焦頭爛額之鬼，也不解我二人心中惡氣，韓寶見柳未成話說至此怒氣沖沖，交牙回齒，韓寶心中早就想到，大概柳未成與得玉他二人，必與鎮東俠有仇，遂草作不知，蘄意的問道，柳寨主我看閣下的形容，莫非與鎮東俠，也有些個不睦嗎，韓寶將話將纔說完，柳未成未及答言，旁邊吳得玉說道，少莊主你是有所不知，想當年我們弟兄，投在八卦山，就因爲侯庭身上所起，韓寶遂說道，你們二位投在八卦山，怎麼因爲侯庭身上所起呢，我聽着很不明白，吳得玉遂嘆惜了一聽說道，你是你所不知，提起來我們的話，可就長啦，想當年我們弟兄二人，家住在巢父林的東北，莊名兒叫作李海鳴，到如今我們可還沒搬家，只皆因原在江湖綠林道自幼妻身，只爲能耐大小，武術不精，欲要投名師，訪高友學驚人之藝，可巧有你們鄉親解勸，我們二人何必拾近求遠哪，我可就問啦，咱們本地那裡有高人哪，我們鄉親可就告訴，離本莊八里地，巢父林鎮東俠威名振遠，若拜他老人家爲師，足可以成名天下，皆因我二人聽鄉親之言，說得有理，因此我二人託親友們，與鎮東俠言說把事，鎮東俠以先不允，後來鄉親的面子重，可就駁不過去了，因把願允，鄉親說來，一跟我弟們兄言說，侯庭許可我二人，拜在他們牆之下，我二人各備一份

## 正 劍 俠 圖

厚禮，擇吉求鄉親將我二人帶進巢父林重門遞帖，（練武術的拜老師且門生帖並有厭帖的禮物拜師之時將帖雙手捧獻於業師的面前名為叫遞帖到如入武學拜師也是這規矩）以至面見侯庭行禮以畢，我二人跪着將帖遞與侯庭，侯庭將帖拿在手內，可就問我們，在江湖綠林可有個綽號，我可就答言，弟子在老師的面前不敢言號，師傅若要問弟子，不敢撒謊，我的外號叫過牆小蜜蜂兒，名叫吳得玉，他的外號叫雀前一枝花，他名投柳未成，那老兒侯庭將話聽完，他衝着我二人仰面大笑，我二人一聽不知道因為什麼，他遂着將門生帖遞與我二人，並向家人說，將禮物與他們扔出巢父林，他的話言未了，家人們徒外驅逐我二人，我二人敢怒不敢言，我們只得隨着鄉親們出離巢父林，只得忍氣吞聲歸家，到後來我才想起滋味來。由因我們這兩個外號，似乎像採花的外號，（其實這兩個小子，真是兩個探花的淫賊，只因當着韓寶吳智廣不收明言，故爾遮飾）我們二人在家中越想越生氣，老匹夫侯庭收錄我二人，不敢道不要西，不應該當面羞辱我二人因此我們越想越生氣，我二人恨他不過，將良田賣去十畝，作為路費，走蕩天下投名師將技藝學成，尋找老匹夫侯庭，報羞恥之仇，我們才行至八卦山金家道口在酒店中巧遇金錢豹金榮，艾棄花班豹金亮收他弟兄二人與我們是故舊之交，因此把我們存到八卦山之內，多蒙四莊主法禪師摺專徧用，將我們弟兄發在後山放為小寨主，專管後山採藥的嘍囉兵我二人年中所分的花紅並月間薪金，一年回家一堂，今我們究山上歸家，本打算在家中用飯，一個村莊又沒有什麼好吃的，我二人纔商量在西關打尖，省得在家不得歇着，可巧在此恰遇二位少莊主，這真是時逢恰巧，二位少莊主，頭一件我們二人買硝磺的事情，我們是人傑地靈，容易得很，再說巢父林裡面的道路，我二人是很熟，此兩件事我敢負完全責任，韓寶聽他們所說這一片話，以手加額仰天長嘆，咳，天假其便，既是那們說，咱們是風借火力，火借風勢，倘若事成，我們弟兄回山，必當重謝你們二人，那們着回頭你們二位就受累吧，咱們吃完了飯，咱們就急速辦理，柳未成說道這們辦吧，你們先喝酒，我去買硫磺硝磺，韓寶說那們着也好，柳未成聞聽點頭，遂把自己的包袱打開，拿出一

塊包伏皮兒來，又把包伏包好，邊設身，你我等一等，我去去就來，韓寶說你多辛苦吧，韓寶看着柳未成去後，他們大家要一點酒，一邊喝酒，一邊細談，可就是聲音低微，別人聽不見，等的工夫不大，就見柳未成順着樓梯上來，手裏拿着一個大包袱，又拿着一股長香，還有半刀東昌紙，笑嘻嘻的說道，咱們遠喝酒麼，不差什麼咱們吃飯吧，隨手將包伏合物件放在旁邊那張桌上，跟着入座，叫過跑堂兒的要飯菜，大家這才把飯用完，韓寶把跑堂兒的叫遠算帳，柳未成由兜囊中取出銀兩來，容夥計把帳算完，柳未成按着所算的帳還清，餘剩下的銀子賞賚小櫃兒，大家這才站起身形，各拿包裹應用的物件，由樓上下樓，出離飯館，穿東昌府而來，够够巢父林而來，離巢父林不遠，前面有一假石橋，前文表過一次，這就是巢父林的明堂河，由打西北下來這一過河，纔走巢父林找够够東南，他們順着石橋過來，要依着吳智廣就要進巢父林，韓寶遂向前把大眾攔住，說道你們先別忙，咱們大到南邊樹林兒，我還有話跟你們商量，柳未成一看南邊有一片樹林兒，遂順口說道，那麼咱們到樹林兒商量商量也好，於是大眾够奔南邊樹林兒，進了樹林子，韓寶說道，你我大家坐下，這才大家把包伏放至在中間地，大家圓形席地圍坐，吳智廣開言說過，韓寶弟你的主意多，你有什麼話你自管說，韓寶把我到沒有別的主意，雖然有這些硫磺硝焰，我得問問命們二位怎麼用法呢，再者說李源他們三個人是在巢父林，是沒進巢父林，他們要是沒逢巢父林，你我將硝磺埋快好了，就是點着了不是白費事嗎，反到打草驚蛇，必須要准知道他們在裏面，然後再縱火方能有效，你們哥幾個想一想對不對這個主意，柳未成在旁邊答言說道，你說的這個主意我聽着很好，我還得把硝磺配合好了，才能用得呢，韓寶說道，這話誰得對呀，這個事情也不是着急的事情，韓寶將才把這一句話說完，就聽西面有馬嘶的聲音，韓寶順着聲音一看，此時正趕上貝勒爺童林李源在橋西下馬够奔巢父林，那位說，貝勒爺他們怎會走到後頭呢，只皆因韓寶他們是半夜由油坊鎮起身，貝勒爺是清晨起身，差半響的道路，此時韓寶只他們大眾由西面而來，遂用手指道你們大家看見了沒有，來啦，前面走着就是那個貝勒，緊跟



着那個就是童林，李源後面還帶着幾個從人，也是他們爪牙，你我可是千萬別教他們看見，於是大家借樹隱身，眼看着貝勒爺大衆進了巢父林，韓寶這才與吳得玉，柳未成商議縱火之策。柳未成向韓寶說道，你別管，你自有主意。韓寶就見柳未成，將包伏打開，他把硝磺俱都配合勻了，將東昌紙用小刀兒裁成四方，然後把長香，俱都截成三寸多長，將長香拿在樹林南面，爲什麼拿在南面那們遠呢，怕是點香時，引着硝磺，因此把香用火種點着，然後用土壓滅，然後都拿至在後面，用東昌紙把硝磺包好，然後將香插在紙包之上，一共包了四十餘包兒，爲的是夜間縱火之時，將硝磺掖在住戶人家房簷之下，或是柴草之內，或是樹木之中，不點硝磺將長香點着，爲的是香有尺寸，香若着盡，爲的是

一同火起，全着收拾齊了，柳未成全都用包伏包好，預備夜晚之間，臨時用着方便，他們就在樹林之內等候，直頂到天黑，大家靠在樹下，稍微的養了養神，猛然聽巢父林內更鼓齊敲，韓寶驚醒，睜睛觀看，滿天星斗，月色將升，又看了看樹枝兒，被風吹得亂顛，韓寶心中暗喜，恰巧小小的西北風，韓寶心中想着是天假其便，要依着韓寶的主意，是二更天安排好了，三更天縱火，惟有吳智廣他的性情太緊，天一黑啦他就惦記着進巢父林，韓寶又拗他不過，吳得玉柳未成兩個人只得相隨，天此時方到掌燈之後不到初鼓，韓寶以爲巢父林是盤旋的道路無關緊要，以至吳柳二人在頭前引路，行至在巢父林之內，觀看道路縱橫，黑暗暗遮天蓋月，滿目路旁蒿草，這一分淒淒道遂難辨，又兼着西北風颯颯，好不冷人心胆發寒，雖然是心中胆怕，到此時也要恒着心縱火報仇，前面有吳得玉柳未成引路，好容易順着盤旋的道路轉來轉去看見前面章房，韓寶才與吳得玉柳未成先將硫磺焰硝塞在草房房簷之下，或是柴草垛內，再不然枯棧之中，全都預備好了，等到二更以後再點火不遲，他們將硫磺焰硝塞好便走，沒留神吳智廣在後面用火種把香兒點着，韓寶竟顧往前走，安排硫磺焰硝四十餘包，好容易才安排停妥，猛一台頭看見吳智廣在那裏用火燃香，倒把韓寶吓了一跳，遂即說道，吳兄長你怎麼全點着啦，吳智廣聽韓寶一問，遂着說道，既安放好了，不點還等着什麼，韓寶着急掣脚說道，我沒告

訴你嗎，二更以後再點嗎，你爲什麼這們早就點啊。吳智廣聞聽韓寶報怨於他。吳智廣又說道，早點晚點不是一個樣嗎，韓寶聽至此，不由的着急道，你這個人真糊塗，火一早有起來，豈不是白費了事啦嗎，吳得玉柳未成在旁邊說道，已然是全都點啦，事已至此，莫若咱們尋高阜處望火就是啦，反正是盡人事，聽天命，這句話說的還是不錯，常言有句話，真天子百靈相助，大將軍八面威風，書中代言，韓寶等四個賊行事太己的狠毒，實指望一把火要把巢父林燒作飛灰，巢父林之內，三百多戶數千口性命，皆都喪在回祿之下，堂堂的貝勒爺日後身從九五，就是那末遇時的雍正，這就是一人有福託帶全莊，真要按着韓寶的計畫，三更縱火，人在睡熟之際，全莊之性命諒難脫此災難，偏巧吳智廣性緊，他偏於定更時分縱火，這才是人教人死天不肯，這句話果然不假，閑言少叙，再說韓寶等四人商議停妥，仍由吳得玉柳未成頭前引路，繞出巢父林正北，由樹林子邊向東來到土山子之上，柳未成等將兵刃備齊，將要與韓寶說話，就在這們個工夫，正西上面火燄沖空，吳得玉用手向西一指，口中說道，你們大家看火起來啦，韓寶手搭涼棚向西觀看，就見金蛇亂串，火焰紛飛，照得正面上紅了半邊天，不由得口中說道，吳柳二位寨主，錯非是你們二公，韓寶吳智廣此仇何日得報，吳得玉柳未成二人聞聽哈哈的大笑，一齊的說道，二位少莊主何必大謙，我二人要不是遇見二位少莊主。我們二人也不敢前來縱火。這就是借着二位少莊主的威風，可以報我二人當初受老匹夫的羞恥之仇，二位少莊主，咱們這就是風借火勢，火借風勢，你二位看這一把火怎麼樣，韓寶說道，這火好可是好，只要四圍一連上可就算好，就怕連不上，柳未成在旁邊答言說道，二位少莊主，你只管放心，這把火沒有個不成，火大無濕柴，這就叫者門燒，沒有個連不上的，准教老匹夫侯庭，死在這一把大火，剛說道這個死字，底下，這幾個還沒說出來，就見西面土坡之下，一道白光，定睛一看，非是別人，正是侯庭侯振遠，柳未成嚇了個胆裂魂飛，書中代言，前文表過，侯振遠引童林到林邊土坡之下，侯振遠認得兩個就是那過牆小蜜蜂兒吳得玉，窗前一枝花柳未成，侯振遠一見想起當年把兩個小輩趕走，不料

想此二冠勾引匪人欲報前仇，不由得咬牙切齒，心中暗恨，欲要將兩個小輩結果性命，回手摘劍匣欲要撒劍，就在這個工夫，就聽後面童林說道：「老哥哥休要放走賊人，內中有盜寶的二冠，侯振遠拗項向着童林點頭，口中言道，劣兄知道了，遂着撤劍將劍匣放在樹根之下，右手擊劍，左手指着劍訣，將身形一矮，脚尖用勁，塗步擰腰，身形往上一縱，遂着口中喊着說道，呔，好胆大的賊人，竟敢至巢父林前來縱火，今有候振遠在此，爾等還不拋兵刃束手就縛，等待何時，此時柳未成看見候振遠，不由得心中害怕，有意脫跳，如若看見鎮東俠一跑，又恐怕二位少莊主韓寶吳智廣恥笑，莫若與鎮東俠分一個勝負，柳未成只願一橫心不要緊，他是自不量力，他豈是鎮東俠的敵手，他若與候庭動手，好有一比，比作何來，真不亞如鼠與貓爭，羊與虎鬪，插標賣首，柳未成這小子將刀一擊，衝着鎮東俠將二目一登，口中說道，匹夫縱火之事，乃是你二位爺台所為，你今日竟敢前來送死，今日狹路相逢，你往那裏逃走，柳未成話到聲音到，左手向鎮東俠面門一幌，右手照着鎮東俠脖項就是一刀，鎮東俠見柳未成刀離脖項切近，遂着將身一矮，左腿往前一邁，右手寶劍往上一迎，柳未成的刀，原來鎮東俠這是一口寶劍，前文已經表過，乃是列國中楚國三劍之一，楚文王命胡風子，請嚴治子鑄劍三口，頭一口龍淵，第二一口大阿，第三一口上布，鎮東俠所用此乃龍淵劍是也，後來此劍落有唯正手內，改爲小德鋒，直至大清遜位之時，此劍猶存，此劍鋒利異常，以斬釘剁鐵，切金斷玉，迎風斷草，吹髮過，寶劍雖則鋒利，惟鎮東俠生平不以劍刃欺人，若要誦人兵刃，決不死敵人性命，若不傷人兵刃，必將敵人直於傷地，所以賊人所作之事，必定欺天誣理，決不能寬，今柳未成與鎮東俠有仇，與童林有仇，巢父林三百多戶人家，數十條性命何仇何恨，鎮東俠想賊人心腸毒狠，豈能令他存在天地一問，說時遲，那時快，右手往上一迎，柳未成的刀，只聽得骨節一聲，寶劍將刀截爲兩斷，柳未成此時要想逃走，那焉得能够，鎮東俠往前一上步，順着柳未成的胳膊往上一推，用了一個白鶴展翅的架式，耳輪中只聽撲味一聲，柳未成項上的首級，被寶劍割落，腦袋往坡下一滾，尸尚未栽倒。

·可見得好糟的脖子，好快的劍，坎下胸袋溜溜轉，鎮東俠恐怕護身血，遂着用左腿一踢尺腔栽倒，就在這班景況，不料想吳得玉雙手棒刀，向鎮東俠後心一擡，一擡遠，背後兵刃帶風的聲首，遂着將左腿往前一邁，右手劍往回一撤，遂着一轉身，右手的寶劍，正截在吳得玉的刀上，手腕一用力，華的一聲，將刀用寶劍削去一半，此時吳得玉意脫逃，鎮東俠豈肯相容，右手跟着往前一邁，正扎在吳得玉肚腹之上，將劍往上一撩，來了一個大開膛，吳得玉腸胃崩，臭味難聞，死尸往後一仰倒在塵坐，童海川捧雙戒在土坡下觀看，借着火光月色看得更顯真切，適方才觀看鎮東俠何等儒雅，今見老俠客殺人不展眼，斬二冠不費吹灰之力，童林在下高聲喊讓，見長休要放走二冠，乃是國家的要犯，此時韓寶吳智廣眼見鎮東俠刀傷吳得玉柳未成毫不費力，二人豈敢與鎮東俠動手，韓寶口內喊讓，合字風緊扯乎（合字風緊扯乎就是告訴吳智廣趕快跑）吳智廣此時早就店記着要跑，聽韓寶之言一轉身逃下土坡向東南施展夜行術逃下去走，鎮東俠見韓寶吳智廣逃下土坡，侯振遠豈肯相容，手內提劍隨後追下來了，童林此時也越過土坡相隨鎮東俠背後，脚下使勁，恨不能將二冠當時捕獲，方稱心中之願，二冠在前面興稱起急急如喪家之犬，奔奔若漏網之魚，恨不能啓生雙翅，遠走高飛，奈因鎮東俠脚程甚快，堪堪要趕上，韓寶着急說道，合字馬前着點（馬前着點就是跑快着點這也是江湖的黑話的吳智廣聞聽，口中說道，我也得馬前的了啊（就是我也得跑的快呀）此時韓寶回頭觀看鎮東俠堪堪臨近，韓寶心中着急，這真要教他二人追上，我二人想逃勢此登天還難，正在着急，猛聽前面水聲響亮，不由得心中一動，他二人若要熟識水性，我等想逃萬難，遂向吳智廣說道，合字齊溝兒扯乎，吳智廣早就看見前邊一道河，前文表過，這道河由明堂河下來的一股水直奔東南，聽韓寶喊讓叫道，順河內逃走，將刀一橫看着韓寶，此時韓寶已然將兩助下的衣服扯破，將褲當撕了一個口子，將兩旁邊褲腿兒挑破，這爲的是什麼呢，若不將衣袴扯破，就是會水，衣裳在水內被水一彭，他必張起來，要是衣褻一張哪，在水內難以施展水性，因此才把衣褲扯破，此時吳智廣也把衣褲用刀挑破，就見韓

賣了字步站在河沿兒，手內合定一對跨花籃的兵刃，站在那裏抖丹田一聲喊讓，說道，呔！老匹夫侯庭，小輩童林，若二人有能為與你家小太爺，在水中較量，鎮東俠此時手內擎寶劍堪堪可要追上二寇，猛然間見二寇被河水攔阻，心內想兩個小輩量難逃脫，猛見二寇手合兵刃，轉身發威，口中喊喚，欲曰水中脫逃。侯振遠心中想到，這可罷了我了，老夫生平就是不識水性，他可知童林的水性如何，鎮東俠將劍換於左手，拋項擲鬚向童林說道，童賢弟你的水性如何，童林一聽老哥哥問自己的水性怎樣，童林這才知曉老人家也是不會水，遂說道，兄長水內的能為，小弟是自幼未學，鎮東俠一聽童林說出不會水的言詞，准知道二寇今日難以捕獲，遂着止住了脚步，衝着二寇大聲說道，今日汝個小輩暫寄首項上，便宜你二人，韓寶一聽心中暗喜，既是老兒等均不會水，我二人任意逃走，遂向吳智廣一擺兵刃，二人翻身跳入水中，二寇浮水逃命去了，單表侯振遠左右背劍，遂說道，童賢弟既是二寇由水中脫逃，你我弟兄暫回莊去，可有一件，劣兄斬殺吳得玉柳未成之事，千萬不可讓貝勒爺知曉，色得他老人家担驚，童林點頭應允，弟兄二人順舊路而回，行至在土山子上面，觀看兩個賊人死尸，橫臥在土山之上，地下的鮮血未寒，鎮東俠看看吳得玉柳未成的死尸，心中暗想，這正是未曾害人先害己，不由得自己差嘆，弟兄二人順着土山子下來，走北邊樹林之旁，隨手將劍匣檢起，將寶劍插入劍匣之內，懸於脅下，仍然走北面樹林子盤旋道路轉進侯家莊，往西面觀看，此時西面火勢已然熄滅，禍極滾滾，侯振遠臨至自己大門將近，就見鄉親們與手下的家人來回忙亂搬運物件，鎮東俠帶着童林進了大門，來至在院內，就見貝勒爺帶同衆人仍然站立在院內往西望火，鎮東俠向前邁步來至在貝勒爺的面前，抱拳說道，貝勒爺你老人家初次來到敝莊，趕上火警，讓你老人家多有受驚，貝勒爺一見鎮東俠與童林站在面前還驚，貝勒爺口中說道，老俠說這還跟好，幸未成災，適方才二俠各已經回稟我，帶着徒弟們將火已經救滅，總算合莊之萬幸，不然這還得了，侯振遠抱拳說道，請貝勒爺你居中休息休息吧，鎮東俠將話說完，一看二弟侯傑在旁邊垂手待立，遂問道，二弟，被災的鄉親怎

麼樣呢。候敬山言道，兄長時放寬心，所有被災的鄉親，但都安不在你我們後面閨房之內，已然對他說明，所有損失的一草一木，你我弟兄如數包賠，鎮東俠將話說明，遂着點手將院和院壁叫至面前，低言耳語，吩咐他二人命帶四名家人，各拿鐵鍋，至正前土山子前面坡下，深深挖一個坑，將斬殺的冤，並斯斷的兵刃俱都埋至在坑內，不准教鄉親們知曉，阮和聞明此話，遂說道，知道是師父殺人滅跡，謹遵師命，將話說完，帶着家人去了，鎮東俠復又叫徐源邵甫二人，請至在師父面前，鎮東俠低言分派，命他二人在五鼓之時殺牛宰羊，預備美酒并備棹椅條凳，一面於明日清晨派人去請本村村正副牌頭戶長，不得有誤，這才請衆人，同進上房屋中，吩咐家人將殘席撤去，一面預備飯菜，正從另擦抹掉案，將菜飯擺齊，讓貝勒爺入座，大家用飯，工刻不大，將飯用完，淨面漱口，然後獻茶，此時天已快到三更時候，貝勒爺首先發言說道，老俠客今日胤禛在貴莊打擾，但不知老俠客何日動身，協助童林捉拿二寇，侯庭含笑說道，爺請放心，小人不可留一綫之路，賊人胆敢至巢父林縱火，他必逃往三江地面，若不趁此時追踪步跡，若蹤之遠逃，恐怕再拿反費手緒，貝勒爺聞聽祇得點頭，又聽鎮東俠說道，於明日清晨帶領手下徒衆一同前往，貝勒爺聞聽鎮東俠之言，遂說過，老俠客作事爽快，令本貝勒心中佩服，侯振遠含笑說道，貝勒爺你太過獎了，此時天既不早，請爺早些歇歇，明日再談，貝勒爺笑着說道，我到不其勞累，衆位也得歇一歇啦，童林站起身形，命手下人將褥套搬至在東裏間，伺候貝勒爺安歇，然後來在外間屋，家人已經把座位擺好，原來鎮東俠昆仲也是打坐安眠，鎮東俠與候杰敬山李源童林衆人入座，家人們這才出去把隔扇帶好，大家安歇，一夜晚景無事，次日鎮方發曉，鎮東俠稍微的一痰嗽，衆人也一同醒啦，外面家人早就起來啦，將臉水送至屋中，大家梳洗已畢，此時貝勒爺，由打裡間屋內出來，口中說道，我是天亮不起困睡多時，於是大家請貝勒爺梳洗已畢，聽外面院中有擺棹椅的聲音，貝勒爺隔簾往外觀看，聽見院中兩旁棹椅擺得齊齊整整，就見家人來至簾兒下站在外面說道，啓稟員外得知，外面鄉親均然說到，鎮東俠向着外面說了一聲請，

家人轉身出去。侯振遠轉身向貝勒爺言道，請爺暫爲少候，侯庭與衆鄉鄰告別，然後奉陪，貝勒爺點頭說道你請，侯振遠轉身啓簾籠出去，貝勒爺帶領衆人隨着鎮東俠也就出來，站至在台階之上舉目觀看，就見鎮東俠吩咐家人將鄉親們請到院內，家人應聲而出，工刻不見甚大，由打外面同家人進來三四十位，俱都是上年歲的鄉下人，衆人向着侯庭行禮，口中說道，老員外把我們大家叫至在有什麼話你只管分派，侯庭向衆人說道，今日請衆位鄉親並沒有別的要緊的事，今日時爲請衆位鄉親到此有盃酒有塊肉相敬，衆鄉親們向侯庭說道，你老人家知道我們大家俱是負苦的莊家農人，時常吃不着好的，時常的用點子酒肉賞給我們吃，我們合村託着你老人家的福，頭一樣不受外村的欺壓，又不遭盜賊的蹂躪，就說平常的日子，你這一分體恤我們這村中孤苦，週濟貧寒的人家，就是村中那一家沒託着你福，直至我們這幾個有年紀無用之人，你還時常賞賜我們的酒飯，讓我們合村怎樣答報你老人家的好處，侯振遠聞聽衆鄉親之言，遂抱拳含笑說道，衆位鄉親，侯庭本是遠方之人，由打巢父林落戶棲身，這一點小意思何必衆位鄉親掛齒，請衆位鄉親入座我一面讓大家入座，一面命家人獻酒，親自把盞，貝勒爺在旁邊觀看，那鄉下人吃飯一個個俱是狼吞虎咽，吃得真正痛快，大盃的酒，大塊的肉，吃得是盃盤狼藉，酒肴滿案，正吃在高興之際，鎮東俠遂向衆家人說道，罷酒止肉，衆位鄉親正吃在高興之際，一見酒也不往上獻啦，菜也不往上端啦，衆鄉親一看，俱都站起身來，內中有一位上年紀的老叟，向鎮東俠說道，我們大家正吃得高興，因爲什麼酒肉不賞給我們吃啦，鎮東俠遂着向衆鄉親言道，侯庭今日請衆鄉鄰到此，並沒有別的要緊事，我請問鄉親一件事，由打侯庭來至巢父林，大家衆位鄉親跟着我沒被災吧，常言有句話，好漢護三村，侯庭我可不比不了，總算衆鄉親有什麼大小的事，我可也沒落過後，就拿昨日晚間這一把火，衆位鄉親別以爲失慎不戒於火呀，實不相瞞，這一把火乃是侯庭，得罪綠林，他們胆敢在巢父林縱火，皆因我防犯當嚴，幸未成災，所有被災的鄉親們，俱都讓至在我家中暫住，所有衆鄉親，損失一草一木侯庭情願賠償，所因爲什麼哪，原本侯庭既在

巢父林居住，我是應當保護衆位親友，我既不能保護，衆位鄉親又跟隨我被災，侯庭更顯着對不過衆位鄉親了，今有侯庭的良友，約我至江南有些個要事，於今日起身，侯庭此次走後，嗣後無論莊中再有什麼事故發生，侯庭是概不負責任，故爾今日謹衆位鄉親到此，一來獻酒，二來告辭，侯振遠將話說明，吩咐家人上酒添菜，此時貝勒爺站在台堦石上，聽侯振遠這一片議論，不由得心中佩服，可稱得起大英雄來明去白，侯振遠作事落落大方，當衆稟別何等的磊落，貝勒爺站至在台堦石上，思想鎮東俠作事的光明，惟有衆鄉親聽侯振遠這一片的言詞，不由得面面相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就彷彿有一肚話，難往外說這種景況，一個個臉上發現出來，一種不肯相離的悽慘形於色外，這就是鎮東俠，素日待鄉親的恩厚所至，衆鄉親方有這一份的感想，內中有一位鄉親，站起身來說道，老員外你要沒有別的要緊的事，你就別走，你要是一走，我們莊中沒有莊主，我們的日子可就過不了啦，說着話兩淚交流，鎮東俠一看他這個意思，不由得心中一陣也是難過，遂強顏爲笑，口中說道，衆位鄉親何必如此的戀戀不捨哪，不過我此去是朋友所約，再者我又不是搬家，去些日子將事辦完，我還回來，衆位鄉親何必這樣的悲慘，不是讓我心內不好過嗎，鎮東俠遂着親自執壺斟酒，衆位鄉親此時飲酒不歡，大家吃喝已畢，侯振遠叫過家中的管家侯保，將家中一切大小交與他掌管，又命家人外面預備馬匹，一面教二弟侯杰帶着徒弟們收拾兵刃包裹，帶好了路費，遂着請貝勒爺到屋中談話，貝勒爺點頭遂着大家一同來到屋中，侯振遠向着貝勒爺說道，今侯庭與童林下江南捕盜，爺你是金玉之軀，侯庭遣人將你老人家送回京都，你的意下如何，貝勒爺聞聽含笑說道，老俠客你是不知我內裏的情由，你問童林便知，侯庭聞聽遂向童林說道，海川莫非貝勒爺還有什麼事嗎，童林遂着就將貝勒爺此次出都，原爲閱歷各省，訪查土地民情前後一切之事，細細的說了一遍，鎮東俠這才明白貝勒爺的來意，遂向其勸爺說道，既是你老人家別有用意，侯庭不敢多攔，就請爺一同起身，侯振遠轉身向李源說道，李源弟今我與貝勒爺童海川同赴江南，請賢弟回歸油坊鎮店房內照看你的買賣，李源聞聽遂即開



言說細，兄長言之差矣，竟爲童賢弟之事，不必兄長囑咐小弟定當告辭回家。今日杭州立捕事起兄長若肯隨帶，小弟情願同往，再者小弟已經打發家人回店教劉三照看着買賣，我率子徒相隨兄長不必阻攔，小弟去志已決，侯庭聽至此處，不由的含笑說道，賢弟你這是成全劣兄，那們着我也就不謝了，於是命家人外面將馬匹備好，遂即請貝勒爺一同起身，貝勒爺點頭遂着一同起身，此時起身人可就多啦，鎮東俠遂同衆人來在大門以外，並有衆鄉親在此伺候預備送行，侯振遠與衆鄉親執手告別，衆鄉親大家相送，送出巢父林外，衆鄉親尙戀戀不舍，無奈鎮東俠至意相攔，衆鄉親目送一程只得回莊，侯振遠請貝勒爺上馬，侯庭，童林，李源，侯杰，也就隨着上了坐騎，後面阮和，阮璧，徐源，邵甫，閻寶，張旺，侯俊，侯玉，鮑信，李勇，李寬，孔秀等，一千徒弟在背後揹着小包伏相隨，由巢父林起身，趕奔杭州大道下來了，在路途之上，代爲密訪盜寶二賊的踪跡，逢州過縣處處留心，這們他一來不要緊，在路上可就就誤了時日啦，雖則是曉行夜宿，飢餐渴飲，這一就誤日限，可就天氣一天比一天熱啦，這一日正往前走，已到杭州北新關，穿城而過，出錢塘門便是西湖，順着蘇堤春曉行過斷橋，貝勒爺是初到江南，觀看江南的美景，順着蘇堤觀看兩旁的綠柳重楊，兩顆柳樹當中，栽着一顆槐樹，在蘇堤的兩旁俱都是碧澄清波，裏面遊魚來往，（此處西湖第一美景划槳觀魚）一行行一隊隊魚船來往，各樣的花船之上，笙歌聒入耳鼓，清音可聞，望遠看清山在目，真稱得起山上白雲片片，山下細水涓涓，山中有寺，廟隱山幽，真是偉鶴相親，樵夫謳歌，漁父撒網，真是山青水秀，人物精奇，貝勒爺在馬上舉目觀看，真可稱得起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與北方迥乎不同，另有別一洞天，貝勒爺隨同鎮東俠，童海川，李源，在馬上緩轡而行有槐陰之下貝勒爺，觀看樹枝稍被日影照入湖邊，裡面游魚穿陰而過，貝勒爺觀江南美景不覺神清氣爽，心蕩神逸，遂順口說道，柳影入池魚上樹，槐陰照地馬登枝，貝勒爺只顧讚美路途的佳景，不知不覺行至在天竺街，書中代表，按杭州西湖的景緻，實在是不少，普通說西湖十景，何爲教西湖十景呢，說書的把十景路路的表上一表名目，蘇堤

春曉，兩峰插雲，平湖秋月，三潭映月，南屏晚鐘，柳浪聞鶯，划江觀魚，朝門夜雨，雷峯夕照，冬嶺孤松，這不過說書的，大概說一說十景的名目，論起來什麼岳武穆的佳城，蘇小小的墳墓，靈隱靜慈修緣老祖的洞府，西湖內外所有的美景不可勝舉，說出的不過言個大概，就拿天竺街說，天竺的竺字，原來我國沒有這們一個字，插方有天竺國，原是一個佛國，西湖有三個天竺寺，分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因廟起的街道的名目，故名天竺街，貝勒爺舉目觀看，街道寬闊，對面買賣鋪戶人烟稠密，這個鏢局子却在中天竺街，衆人催馬經過上天竺街，來到中天竺街，原亦是東西的街道，南北對面的買賣鋪戶，繁華熱鬧，催馬向前走至不遠，鎮東俠在馬上舉目觀看，坐北向南有一鏢局子，門前甚是威武，坐北的大門代門洞兒，門口上懸着一塊匾，黑匾金字，上面寫得是飛龍鏢局，在門前懸着宮燈，掛着彩綢，在門口兩旁一邊懸着一面大旗，上首這面大旗金頂黑穗，白地紅火焰兒，倆根白蠟蜈蚣帶，飄帶尖上繫着兩個金鈴當被風一吹，當唧唧的亂響，在旂子白地上彩一位年邁蒼蒼的老叟，在旁邊有兩行大字畫上首寫獨佔北方笑鰲頭，下首配南極崑崙子，這一面白地上斗大一個秋字，鎮東俠觀看心中明白，這分明是北俠秋田故意揚旗嚇唬，又往下首觀看這面大旗，旗的式樣俱都是一般，惟有白地上彩畫着一個胖大魁梧的和尙，在上邊寫着一行小字，鐵臂羅漢，這一面寫着斗大的一個法子，鎮東俠明知是鐵臂羅漢法禪，他揚旗示威，不覺一陣冷笑心中暗想，汝既有俠客的名頭，何必如此的作用吓人，常言有句話，有麝自來香何必迎風站，（這句話怎麼講呢，人身上要帶着辟香啊，不必迎風站着，自然香味四射，這就比如北俠秋田既有這個名望，人所皆知，不必自己誇張）鎮東俠復又觀看鏢局子的門首左右，兩旁邊設擺着條凳，上面坐着約有二三十名鏢局子的夥計，一個個俱都是身長面大，俱都是藍布手巾包頭斜拉麻花扣，藍布的褲褂，鈔包繫腰，布襪靸鞋打着裹腿，臉上一個個橫眉立目，腆胸疊腹，虎視眈眈，鎮東俠一面觀看，一面催馬往前走，就見坐南向北一座鏢局，也是大門代門洞兒，門口上有一塊匾，青匾金字，上面寫着金龍鏢局四個大字，門首也是懸燈結彩，

鏢局子夥計進來回稟，言其老俠客約同羣雄已離鏢局子不遠，特地前來回稟鏢主，請鏢主的示下，黃燦聞聽不但老師前來，還帶着許多的英雄，不由得心中歡喜，遂即站起身形，遂向夥計說道，你等在外面伺候迎接老俠客，夥計答言轉身形出去，遂向張鼎說道，師叔您在此少候，待弟子迎接我的老師與各位英雄，張鼎聞言點頭，遂說道，你去吧，我在此恭候，這才黃燦轉身形出來，帶同合鏢局子夥計往外相迎，迎至在大門之外舉目觀看，就見老師在前，後面馬上步下相隨着不少位，已然到鏢局前，黃燦迎至鎮東俠馬前雙膝跪倒，口中說道，老師在上，弟子黃燦迎接恩師來遲，望求恩師而前恕罪，鎮東俠在馬上睜了一聲，棄鏡離鞍下了坐騎，後面貝勒爺大家棄騎，鏢局子夥計向前接馬，鎮東俠用手向門前燈彩大旂一指，遂向黃燦說道，黃燦這是何人的主意，命你懸燈結彩，揚旂示威，黃燦見恩師動怒，遂往後倒退，口中說道，因弟子見飛龍鏢局潘龍如此設擺，弟子見自己門前冷落，因此不得不門前預備，今恩師見責，弟子願聽恩師示下，鎮東俠將話聽完，遂向黃燦說道，汝退敢嘴強，還不與我快快撤去，黃燦只得諾諾連聲，遂吩咐鏢局子夥計將門前燈彩一概盡行撤去，鎮東俠看着羣雄命黃燦過來先與貝勒爺見禮，然後與侯杰李源童林見禮已畢，這才師兄弟大家相見，黃燦在頭前引路進鏢局，奔南為上的上房，將才來至天井院，鎮東俠就見前面一人向前行禮，細看原來是盟弟張鼎，此時張鼎知道老哥哥來到鏢局，這才站在屋門口外台階石上恭候，以至見盟兄侯振遠率羣雄走進院中，遂搶步向前，口中說道，兄長在上，小弟張鼎與兄長叩頭，侯振遠伸手相摻，口中說道，賢弟請起，我與你見一見，這位是多羅貝勒爺，遂向着貝勒爺用手指鐵扇仙風流俠，口中說道，他叫張鼎，貝勒爺此時早就看明白啦，就見張鼎身量在中等身材，長得細腰紫背，雙肩抱擔，白綢子褲褂，外罩寶藍綢子大褂，足下白襪，青緞子厚底雲鞋，往臉面上觀看，淡黃的臉面，眉清目朗，准頭豐滿，四字海口，領下三絳黃鬚，大耳有輪，光頭不戴帽，剪子股兒的髮辮，精神百倍，張鼎向前見禮，遂着說道，不知貝勒爺駕到，恕民人未曾遠迎，當面請罪，貝勒爺伸手真摻，口中說道，久聞俠客大名，

早就有意拜訪，幸得見，真是三生有幸，遂着伸手將張鼎摻起，張子美遂着與二俠侯杰李源童林一見，然後大徒弟們過來行禮已畢，大家執手往上房相讓。早有鑲局子夥計啓籛龍，大家隨貝勒爺來到室中，然後讓貝勒爺上首落坐。衆人按次序相陪，徒弟們站立兩廂，蓋着大家擦臉卸塵。夥計過來獻茶，大家用茶已畢，鎮東俠見黃燦在下首侍立，遂叫道黃燦，黃燦趕緊向前。口中說道，老師有什麼分派，鎮東俠遂向黃燦問道。杭州立播確實爲何故而起。黃燦遂將至鎮東俠的面前，遂把爲漁業公司累起格爭，潘龍呈稟什案，當堂批准，兩家立播百日的情由，從頭至尾，細細的說了一遍。鎮東俠聽黃燦之言，與王三虎兒所說的相同，鎮東俠點了點頭，遂向黃燦說道，外面叫手下預備酒飯，與貝勒爺接風洗塵，黃燦回頭告訴夥計下面預備，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夥計啓籛龍進來，口中說道，啓稟老俠客得知，外面有飛龍鏢局的夥計前來下書，聽老俠客的示下，鎮東俠聞聽，向黃燦說道，命下書人前來相見，黃燦用手指，向夥計說道，把他叫進來。夥計轉身出去，工刻不見甚大，夥計啓籛龍由打外面進來一人，貝勒爺見進來此人身量不高，身穿白粗布褲褂，脚下靱鞋襪，往臉上觀看，真正是瓜子臉，可惜倒長着，煞白的一張臉面，溜光的頭頂，在後腦海發兒大的一點小辮兒，兩道細眉似有如無，小眼睛黃眼珠兒，大鼻子頭兒，薄片臉兒，微有鬚鬚，兩個元寶耳朵，長得好奸詐百出，手中擎着一封書信，用目觀看屋中羣雄，二目炯炯，鎮東俠一見認得這個小子，此人姓白名亮，外號人稱叫蝎虎子，白亮見鎮東俠雙膝跪倒，口中說道，老俠客在上，小子白亮與老俠客叩頭，鎮東俠二問道，白亮來此何幹，白亮道，啓稟老俠客得知，奉我家法師師之諭前來下書，鎮東俠說道，書信在那裏，白亮聽鎮東俠之言，雙手將書信呈上，鎮東俠將書信接過來，雙手遞與貝勒爺，口中說道，請爺觀看，貝勒爺連連擺手，口中說道，鏢行之內我是一個外行，還是老俠客拆閱的是，侯振遠只得將書信擎在手內細看，書皮上寫着（呈侯老俠客勸啓）下欺法禪謹上，鎮東俠遂將書信取出，捧讀之下，心中大大的不悅，書內云（奉書侯老俠客閣下，久仰大名，如天心之皓月，欲膽山斗，奈誠荆而

正劍俠圖

無緣，今幸杭州立拙，藉此得親叔度，即請明日在擂台相會，以領手術。專此奉約，敬候回音，並請武安不莊，（下款是法弟法禪和尚即日）。鎮東俠將信看完，不由得心中不悅，這明明是文字相欺，若明日來這封信我都不惱，我今日將到杭州臨於鏢局作爲安息，書信接踵而至，明明是勢力相迫欺我太甚，若不作書答復，豈不令飛龍鏢局小看於我。自己又一轉想我之本意初心，明知黃燦不肯，潘龍也非良善，實指望來到杭州與兩造排解，爲得是和平解決，恐傷江湖的義氣，不料想法禪和尚出此無禮的要求，本當不作回書，又恐怕旁人恥笑，不若暫寫回信定於明日開拙，在看拙上與法禪直接談論，若能從我和平解決便能，倘不應允，當以武力爲最後解決，此謂先禮後兵之計。就是這樣辦，侯振遠想到此處，遂向白亮說道，你家得法禪師傅渴想於我，我必當順其至意，請你少候，待我作書答復，白亮聞聽口中說道，謝謝老俠客，侯振遠遂向黃燦說道，預備文方四寶待我作書，黃燦即命手下的小弟預代筆作書，侯振遠拋項觀看，非是別人，正是童林海川，鎮東俠與童海川相處日限好久，生道他筆術神奇，不知他的文學如何，又不好意思駁，遂站起身形向童林說道，願求賢弟大筆如椽，童林因爲什麼頭棘鎮東俠寫這一封回信呢，皆因鎮東俠觀看法禪書信之時，童林奔在身後，看和尚書信無理的要求，故願代筆，今日鎮東俠站起身形，遂着自己著作，援筆作書，前文已經表過，童林文學本來不佳，由打十八歲，由家中逃往在外，不過寫得上來就是歪歪拗拗，常有句話，能人不嫌字醜，工夫不大提筆一揮而就，投筆於案，隨手將信箋拿起，雙手獻與鎮東俠，口中說道，請兄長過目，倘若詞句不合再爲刪改。鎮東俠接過觀看不由的暗笑，字寫的好否不說，詞句慷慨，和尚書信無理的要求，又兼童林寫的真爽，這就應了俗語的話啦，欲見文王說禮義，每逢桀紂動干戈，法禪這封書信，就得童林這個回信對付他，因此侯振遠看着暗笑，上面寫的是什哪麼，寫的是（復書法禪師法下，近接華翰，俱領內詳一切，敢不唯命是聽。於明日清晨在北高峯擂台之上，磨拳擦掌以待公至

專此奉上決不爽約。別言不敘。面見手談，侯府拜上。侯振遠看畢，遂命童林將封筒寫好。侯振遠觀看上面寫的是（呈法禪師手折）將信箋裝在封筒之內，並將原來的那一封書信，鎮東俠一併拿在手裏，遂向蝎虎子白亮說道，白亮你回去見了法禪師，就替我多多的拜上，你就說原書不敢領受當面囑回，今有回信在此，你就說明晨恭候不決爽約，白亮伸手接過書信，口中說道，當面稟辭，鎮東俠含笑，你多受累了，看着白亮走後，遂教黃燦派人到飛龍鏢局，探聽來了多少英雄，北客是否到此，黃燦即劉派人打探，工夫不大探事人回來報信，言說只有法禪與各路的英雄，北俠秋田尚且未至，書中代言，前文已經表過，蝎虎子白亮在飛龍鏢局與潘龍劃策，攀着潘龍親筆寫的書信，至宜化府鳴請恩師秋佩雨，代請藍氏三矮，一面寫書信命白亮多帶路費，連夜趕奔八卦山，聘請四莊主，自己的帥叔鐵臂羅漢法禪，白亮由鏢局子起身，日夜的起程，在路途之上非止一日，這一日來至在雲南，雲南府昆崙縣，八卦山前金家道口，坐北的大酒店，白亮原先來過，知道金家道口，是八卦山的山脈，何爲山眼哪，山眼就是與八卦山尋風，一來山中出入都得由此路而過，再者若有官兵前來攻打山寨，他好與山中報信，這裡面有二位寨主，一位教金榮，綽號人稱金錢豹，一位教金亮，外號人稱艾葉花斑豹，大凡山中有什麼事都是他二人報信，此時書中也不必多表八卦山的山勢，山勢險惡，皆因書未能說到三合八卦，暫且不必細表。單提白亮面見二位金寨主將話說明，金榮與白亮備船，皆因八卦山三面是水，北面是山，無舟不能得入，用南山口水路而進將他送至在船塢，棄船登岸，帶着繞進九宮連二環堡，方才來至八義廳，這個山中是三座八義廳，這是當中的八義廳，此時八位莊主，正在大廳談話，金榮教白亮在廊簷下等候，這才上大廳啓簾籠來在大廳之內，舉目觀看個當中一張棹案其形像似帥案，當中一把金交椅，上面蒙定金虎皮，上首四把交椅，每一把交椅頭裡放着一個茶几，各茶几上面都放着一盞茶，就是那四位莊主接次序端然而坐，大莊主李昆，二莊主胡廷，三莊主任光，四莊主法禪，下首也是四把交椅，四個茶几，茶几上也放着四盞茶，四個莊主閑坐茶話，就是那五莊主賀勇，

六莊主廖龍，七莊主韓鐘，八莊主田方，金榮看見八位莊主先行禮，後與莊主回話，李昆見金榮有事回稟，遂問道，外面什麼事，金榮遂將白亮奉潘龍差遣前來下書，大莊主順口說道，命他進廳投遞，金榮轉身至廳外將白亮帶至廳中，白亮看見八位莊主，趕緊用大莊主往下挨次行禮，行禮已畢然後將自己包伏打開取出書信，單膝點地跪在四莊寨的面前，口中說道，小子奉我家鏢主之命前來下書，今有書信上呈四莊主拆閱，遂將書信雙手呈上，四莊主伸手將書信接將過來，不敢折看，親自呈遞大哥的面前，李昆伸手將書信接過，四莊主遂着歸入本坐，此時李昆將書信折開，書信中的言辭，無非是杭州南造立掃的情節，約請法禪鎮掃一切之事，大莊主將書信看明，遂將書信交與眾位弟兄觀看，大家觀着已畢，書信乃還於四莊主茶几之上，李昆見大家將書信看完，遂帶笑向法禪說道，四賢弟你的意下如何哪，法禪站起身形口中向着李昆說道，意欲下山前去鎮掃，不知兄長以為如何，李昆聞聽法禪之言，微微的含笑，四弟依劣兄之言，你到不必前往，頭一件你是出家的和尚，為僧人謹守的是五戒殺盜淫妄酒，殺為第一戒，這杭州潘黃兩家立掃，為爭漁業的起見，名為掃台，暗含着就是殺本的戰場，再說潘龍素日不肯，黃燦必請能人抵抗，倘若賢弟此去在看台上動手稍有疏失，豈不將一世英名付於東流，望賢弟三思再行，法禪聞聽口念阿彌陀佛，兄長言若金石，小弟願遵見長之言，怎奈小弟此去鎮掃，明知潘龍不肯，黃燦也不是良善之輩，小弟是別有用意，李昆聞聽法禪言到別有用意四字，遂順口說道，賢弟有何高倒，劣兄願聞，和尚遂着說道，兄長有所不知，只因韓寶與智廣賀豹他三人私自下山，為與雷春報一掌之仇，這才有賀豹被童林一掌打得吐血，雖然賀豹站打回山，韓寶與智廣到而今不知蹤跡，兄長也曾派人至京都打探童林的消息，以至探事人回山報告，方才童林下山東，聘請鎮東俠，此次杭州立掃，黃燦必請他恩師侯振遠，若有侯庭必有童林，小弟此次下山，並非是為杭州鎮掃，指望與潘黃兩遭解和，再者為尋童海川報八卦山兩次一掌之恨，又長聽小弟之言以為如何，李昆聽至此處，遂說道，方才我與賢弟所談，你是一個出家的和尚，何必自踏是非之

場，再說兩次一掌爲仇，我可也不是袒護童林，我聽雷春所言，是他下山之時枵腹難堪，雷春再四的要求動手，童林這才掌打雷春，又並未將雷春打傷，皆因是雷春無顏面在雙雄鎮教場子，他才回歸八卦山搬動是非，欲請賢弟你與他報仇雪恨。被你責辱於他，大不該鼓動三小二次下山，尋找童林對拳，這才引出賀豹被打張口吐血，竟屬不怨童林，總是他們禍福無門惟有自招，此次賢弟還要下山與他報仇雪恨，賢弟此去，他要勝得了童林還得罷了，倘若賢弟萬一有失，豈不將一世英名付於東流，賢弟三思。倘若賢弟執意下山，劣兄決不阻攔，可有一件，今你我弟兄八人在此，只要有二人與他同意三人同心，我決不相攔，若衆弟兄均不同意，只有你一人願往，劣兄是決不教你下山，賢弟你意下如何，鐵臂羅漢法禪，將要與盟兄李昆接談，就在這個工夫，旁邊有人答言，口中說道：四哥既勇前鋒，去一堂也可，李昆用目觀看，正是七兄弟韓鐘韓殿遠，李昆將才要與老七問話，就聽旁邊答言說道：劣兄弟言之有理，還是四哥去一堂對，李昆一看，正是老五賀勇賀建章，火眼金睛摸，李昆一看心中明白他三人的心意，童林掌打的雷春，是法禪的門人，被打的賀豹，是老五之子，未歸山的韓寶，有七兄弟的高徒，吳智廣又是建章的弟子，明知道他們弟兄三人各懷好勝的私心，倘若深實的一攔，恐怕弟兄從此生出意見，若待不攔，又不是作大盟兄的氣概。看起來作大盟兄的難處實在不小，李昆心中一想，莫若從他弟兄三人的心願，就命法禪下山，果能勝的了童林，那也就沒有什麼說的啦，如若落敗回山，那時四弟也就知道作盟兄說的是好話，還得讓他佩服，他也就自知慚愧，日後也好勸導他們，李太極想至此處，遂向法禪賀勇韓鐘弟兄三人說道，既是他們弟兄三人同意，也就是你們弟兄三人商議，劣兄到後面息休去了，李昆明明是迴避他們弟兄三人，其實韓鐘早就看出來啦，這才約同法禪賀勇到他所住的屋內，商議進行訪童林對拳的一切，並且託付法禪，若不遇見童林便罷，若遇見童林，千萬不可留情，法禪應允，這就先派白亮回鏢局子報信，並賞賜他紋銀二十兩作爲路費，若遇鏢局子人到頭，你見着撫龍，就提我隨後就到，白亮領命下山，連夜趕回鏢局報信去了，單表法禪



着他得意的大門人名叫謝拱，字保太，河湖人稱鐵眼狡兒，此人武藝高強，掌中一對八稜鍊子金錘，還有二徒弟三徒弟，二徒弟姓高名俊，外號人綽浪裏浮游，何爲叫浮游哪，往常人寫信多借用浮游二字，言人生處世若浮游，皆因這個動物，水性最大，形似蜘蛛，能在水皮兒上漂游，俗呼叫作糖瓜兒，就是與高俊起外號這個主兒，童看見高俊的水性大啦，並可就忘了這個物件不吉祥，皆因他朝生暮死，這個三徒弟外號兒也不好，這個人復姓南宮，單字名挑，外號人稱燈前粉我兒，人竟看他長的好看啦，可就忘了粉我兒怕燈啊，若要老圍看燈飛，飲燒死不可，要是單說着可到好聽，一個叫浪裏浮游高俊，一個叫燈前粉我兒南宮挑，還有兩個小徒弟，一個金頭虫兒劉勇，一個銀頭虫兒劉猛，和尚一共帶五個徒弟，預備好兵刃盤費，並有四人肩輿小轎，外帶二十名家人，事情辦完，這才與兄弟們告辭上山，備舟過江，順着天路趕奔杭州，在路上非只一日，無非是早尖晚店，這一日來到西湖過往天竺街，口離飛龍鏢局子相隔不遠，法禪和尚端坐四人肩輿之上，早就遠遠的看見坐北向南飛龍鏢局，門前懸燈結彩，高挑大旗，門外甚是威風，和尚正往前看，此時門前鏢局子的夥計，這裡頭有認識法禪的，早就看見法禪和尚來臨，趕緊往裡面報信，此時鏢局子裡面，潘龍陪定羣雄談話，書中代表，蝎虎子自亮，自由打八卦山奉和尚法禪，不分晝夜趕回飛龍鏢局，以至自亮臨鏢局子一問夥計們，此時來了多少位英雄啦，這就是前次潘龍下帖，所請各路的豪傑，內中有江西臨江府龍泉場王氏三傑，大爺錢鬚鐵臂蒼龍王增，二爺陀海烏龍王甲，翻江小白龍王凱，還有湖廣漢陽府孝感縣上官屯上官二屯，大爺上官倫，外號人稱陸地仙狐，二爺上官瑞，外號人稱白面小靈狐，弟兄二人在漢口開立鏢局，大有名望，並有鎮江舟徒縣，蓮花山荷葉嶺，三位寨主，大寨主姓賢名武，字文志，外號九朵蓮花，二寨主左雄，別號人稱鐵爪魚鷹，三寨主混號人稱分水鷲鷲陳海，鎮海鏢局鏢主，姓石名倫，號稱巡海夜叉，鏢局子坐落在蘇州胥門外，專走水路鏢，並有閩門外，鎮南鏢局鏢主，長臂仙猿陸勇傑，帶着他徒弟大力周青也來啦，還有浙江紹興府鎮過鏢局，神鏢手黃仙舟，營口街同發鏢局，老鏢

頭神鎗張凱，瀋陽西關外遠東鏢局，關東三老，大鏢主邊老橋，二鏢主金老壽，三鏢主侯老佩，哥三個盟兄弟，每人使一口刀威鎮遼東，這是已經來到鏢局子的，還有許多位英雄，俱都按着帖倘且未到，蝸虎子白亮跟夥計打聽明白，這才知道北俠秧田老俠客還沒到，自己這才够奔大廳面見鏢主報信，白亮來至大廳，啓簾籠往屋中記看，就見羣俠列座，鏢主潘龍在下首相陪，正在鬼談濶論，拿雄，位位威風凜凜，真是高的真高，矮的真矮，胖的真胖，瘦的真瘦，醜醜俊俊等等不一，蝸虎子白亮來到屋中，走至潘龍的面前，單腿打阡兒口中說道，鏢主在上，小子白亮參見鏢主，潘龍一見白亮回來，遂說道，白亮你多辛苦啦，請老師的事情怎麼樣，白亮站起身形，遂說道，鏢主若問，遂就把奉命至八卦山，面見法禪和尚前後一切細說了一遍，遂又把法禪之差遣回來報信，他老人家教小子回稟鏢主，遂着下山，大概不久必到，潘龍聞聽心中喜悅，遂說道，白亮這一路累受得不小，你今天先歇一天，明日你在鏢店門首外面照料，倘若老師到此，趕緊進來報信，你到外面帳房支十兩銀子，就捉我賞給你的，白亮口中說道，謝謝鏢主，白亮轉身形出去，到帳房領了十兩銀子，休息了一天，次一日早就在鏢局子門首照料一切，一邊就是四日，這一日正在鏢局子門首瞭望，遠遠看見法禪和尚端坐肩輿，帶領一行人往鏢局子而來，離鏢局子不遠，白亮趕緊轉身够奔裡面，前來報信，白亮來到大廳之內，正價潘龍與衆人談話之際，白亮向前回稟，口中說道，啓稟鏢主得知，外面禪師離此不遠，請鏢主迎接，潘龍聞聽八卦山四莊主法禪來到鏢局，又是自己的親師叔，只得笑隨言開，遂向衆英雄說道，請二羣雄隨我相迎，衆人一齊站起身形，一同往外迎接，大家來至在鏢局子門首，就見正東來了一乘四人集肩輿，羣雄雁排翅排開，觀看肩輿後面跟隨衆人各帶着兵刃，後面兩個人抬着一條禪杖，就見和尚生得甚是凶猛，身體胖大魁梧，頂平腰圓，年紀雖大，新剃的頭處面皮兒，連鬚落腮新刮的青鬚擦兒，兩道抹字眉，一雙圓睛墨暴，秤鉞高鼻子，火盆口，雙鬚高聳，大耳垂肩，身穿灰色僧袍，外罩灰色的毗盧褂（毗盧褂，就是和尚穿的灰色大坎肩兒）腰中繫着一根黃絨繩約有桃核粗細，燈籠穗漂飄。

胸前掛定人頂骨的數珠，手中擎十八節羅漢竹的拂塵，足下胖襪僧鞋，臨近看，真是胸寬背厚，甚是威嚴，臨至鏢局子門首，肩與落平，法禪下肩輿，潘龍迎上前來，雙膝跪倒，口稱師叔在上，弟子潘龍參拜，和尙用拂塵一點，口中說道：免禮，然後大家英雄相見，與和尙行禮，口中說道：禪師駕到，恕我等未曾遠迎。望禪師恕罪，法禪大不刺的口中說道：恕貧僧來遲，請，衆人往兩邊閃一閃。潘龍在頭前引路，和尙大岔步相隨，衆人後面跟着，一同進了鏢局子，來到上房大廳，鏢局子夥計啓籬籠，和尙走進屋中，潘龍吩咐搭坐，正當中擺好了圈椅，法禪上坐，羣雄按次序落坐，潘龍下垂首站立伺候，手下人伺候和尙淨面嗽口，然後獻茶，茶罷，擺盞，法禪叫道：潘龍，你與黃燦兩家因何立掛，你要對我說明，有師叔與你作主，潘龍遂走至面前，就把潘黃兩家爲爭漁業公司，累起羣毆，因而呈稟在案，當堂批准兩造立招百日的情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法禪將話聽完，遂說道：既然如此，他們鏢局子之內，可曾來了多少英雄預備開搗，潘龍遂往上因稟道：弟子也曾派人探詢，金龍鏢局只有張鼎最子美來到，鎮東俠尙且未至，和尙問聽用目觀看，就見蝎虎子白亮在下首站立伺候，遂叫道：白亮，白亮趕緊向前，口中說道：不知禪師有何分派，和尙說道：白亮，我命你在門外打探，倘若鎮東俠到此，即刻稟我知曉，白亮聞聽，口中說道：遵禪師法諭，白亮轉身形出去，自此日天天在門前瞭望，一連三日，這一日在門前正與鏢局子夥計們閒談，就聽正東馬蹄子的聲音，白亮舉目一看，原來正是鎮東俠率羣英雄奔金龍鏢局子去了，這位說法禪雲南路遠，怎麼到先到的哪，其中有一個情由，只因鎮東俠候候振遠，在山東起身趕奔杭州鎮捕，暗中是在路途之上尋踪涉跡，蹈訪盜寶的二寇，故此在路途之上就誤了時日，因爲這個，方才走到法禪的後頭，白亮看着鎮東俠一羣英雄，進了路南的金龍鏢局，白亮皆因道裡面的英雄，他不認識的很多，自己又不能過去探詢，他命一個鏢局子裏頭面生的夥計，到那邊打聽明白，並且將羣英雄的人名兒開了一個單子，白亮這才手內擎着這個單子，奔大廳，來到大廳，啓籬籠進來一看，正值法禪與衆位英雄高談闊論，白亮不敢向前回稟，站在旁邊用目看着法

禪和尚，此時法禪早就看見白亮，適說道，外面可有什麼事，白亮遂向前口中說道，啓稟禪師，小子白亮，奉禪師之諭，在外面打探，探聽明白，今有侯振遠帶領一千手下已到金龍鏢局，現有名單呈上，請禪師過目，法禪說道，早上來，白亮雙手呈遞，和尚接過用目觀看，頭二名是侯氏昆仲，再次寫着童林二字，和尚不看則可，一看，早氣沖斗牛，心中暗想，真不出自己所料，我意欲訪童林，他果然隨侯庭至此，我何不趁此時報八卦山兩次一筆一仇，寫書信相約明日開播，自己想到這裏，遂叫道，潘龍何在，潘龍在旁邊，笑言說道，弟子在此伺候，法禪吩咐預備文方四寶侍候，潘龍遂將文方四寶獻於法禪的面前，法禪隨手援筆作出，將書信寫完，遂命白亮下書金龍鏢局，以至鎮東俠接，法禪的書信，這才有童林代筆復書回答，這才打發白亮去後，命黃燦派人至飛龍鏢局打探，方知北俠未到，只有法禪要求明日開播，遂命黃燦說道，外面預備酒飯，與貝勒爺潔風洗塵，黃燦答言，轉身形出去，工刻不見甚大，由打外至，夥計進來，條擺桌椅，外面端進托盤，放好了杯箸，跟着上酒添菜，然後請貝勒爺一坐，大家按次序各坐，鎮東俠擊杯勸酒，只吃得杯盤狼藉，酒香滿案，大家用完了早飯，衆人淨面嗽口，散坐吃茶，徒弟們兩旁伺候，此時鏢局子夥計已然將殘席，均都撤去，淨完了桌面，然後鎮東俠命黃燦預備文方四寶，放在桌案之上，黃燦磨墨，鎮東俠濡筆鋪紙，鎮東俠鋪紙已畢，遂站在屋內當中抱拳拱手，口中說道，列位英雄俠客，侯庭有一言相稟，不知衆位可肯容納，張鼎遂着說道，老俠客有話請講，何必太謙，鎮東俠接着說道，在下本意粗心，至杭州與潘黃兩家和平解決，以至擂台相見，非侯庭之所願也，奈因法禪無理書信要求，萬不得已，明日開播，我意欲於明日開播之先，請法禪西有台談話，但願和平解決，此爲上策，若不能兩造和平，當以武力相繼於後，此擂台原是早稟在案，當堂批准，並請杭州府錢塘仁和兩縣，與武汛的官軍，前往彈壓地面，所有打擂之人，必得由兩造鏢局簽名，先期掛號報到，明日方准登擂，今將文方四寶備妥，有願簽名者不攔，如不願簽名，決不敢要求，那一位願簽首名，革轉俠話音未住，旁邊有一人答言，口中說道已小弟

願簽首名，鎮東俠回頭一看，到把侯振遠嚇了一逃，非是別人，正是童林海川，童林因何答言哪，只皆因自己在旁邊早就把鎮東俠言語聽明，未免心中思索，雖有李源的介紹，老人家既然應允協同幫助我捉拿盜竊的二寇，老人家披星帶月，不辭勞苦，今老人家鎮當頭，自己豈能退避，因而首先發言，雖然童林這一答話不要緊，可把鎮東俠嚇了一跳，老俠客所怕的是什麼哪，只因童林是奉旨帶罪捕盜，倘若是明日一言不合，當場必得開搗，老人家與童林就這些日子的工夫，就把童林的性情品出來瞭，雖然武藝精通，就是手狠，倘若登時將法禪打傷，就如同拿着竹杆兒通了螞蜂窩的一般，這八卦山七位莊主，豈能善罷甘休，自此兵連禍結無喘息之日，真要是法禪武藝高強將童林打傷，童海川他是奉旨帶罪捕盜的罪人，誰人擔當得起呀，因此鎮東俠見童林要簽首名，遂向童林說道，賢弟你不必簽名，裏若劣兒不是法禪的敵手，當然請賢弟助劣兒一臂之力，賢弟請坐吧，童林聞聽鎮東俠之言，含笑說道，兄長言之差矣，人人俱都知曉你我弟兄手足之交，我不簽名，豈不令人恥笑，鎮東俠看看童林點了一點頭，心中暗想，若不讓童林簽名，是斷然不可，適方才有言在先，簽名者不關，不簽名者決不要求，雖今他簽名，反正我着意不讓他登擂台就是了，自己將主意拿定，遂向童林說道，賢弟

所說的是，那們老賢弟你就簽名於上，童林聞聽，遂說道，謹遵兄命，遂援筆將自己的名姓寫於箋紙上，寫畢投筆於案，遂在旁邊落坐，緊跟着大家輪次簽名，大家將才將名姓寫完，發這們個工夫，只勸爺站起身形，遂向鎮東俠說道，老俠客，本爵的名字，說不必寫在上兩啦，鎮東俠聽了勸爺之言，心中想他老人家又不曾武術，寫上名字作什麼用哪，鎮東俠遂帶笑向貝勸爺說道，你老人家到不必寫

啦，侯振遠雖這們要着，一兩將字箋舉到手中交與黃燦，命他拿到外面賬房，命賬房先生打稟帖，楷書膽清，呈與杭州府錢塘仁和兩縣，代請武沉官軍帶探場，黃燦伸手接爵名的字箋，口中說道，謹遵師命，轉身形啓籐籠出去，辦理一切，鎮東俠吩咐撤去文方四寶，這才大家閒談，頂到晚晌，大家甲完了晚飯，鎮東俠暗中與二弟侯杰胡商了个徒弟夜間分頭論流值更，恐怕的是夜暗被連纏局遣人捉

關公誦鏢局。這是鎮東俠不能不防範的事。黃燦外面令夥計們預備馬匹。明朝好乘跨，一面查點鏢局的夥計，此時又值金龍鏢局買賣茂盛，雖然是開張，買賣還是照常的做，鏢局子人本來就不够用的，這一開張，鏢局子裏只留了八十名夥計，四十名明日撥到看臺台上下伺候，留四十名預備明日相隨衆位英雄前後伺候，一同奔往指場，如外鏢局裏頭還得派小夥計看守鏢局，黃燦將事情辦完，還得到裡面稟明恩師，鎮東俠也知道他勞累，這才教他到外面休息。鎮東俠陪着貝勒爺在上房談話，此時已經掌燈以後啦，不知不覺聽外面天交二鼓，侯振遠這才向貝勒爺抱拳說道，你這一天很勞乏啦，天已二鼓，請爺你早些安歇。貝勒爺點頭說道，既然天氣不早，那們着咱們大家俱都休息吧，明日還要開播哪，於是大家商議安歇。童林伺候貝勒爺在裏間安歇，衆徒弟們俱都在東西相房安歇，衆位俠客俱在外間房預備好了几凳打坐安眠，皆因衆俠客俱都是用坐工休息，一夜晚景無事，次日五鼓衆位俠客俱都醒了，鎮東俠痰嗽，外面夥計們早就起來啦，聽屋中痰嗽，遂着啓簾籠推開隔扇將凳子安好坐位，然後打洗臉水，預備嗽口水，衆位梳洗已畢，就在這們工夫，貝勒爺由裏間屋出來，口中說道，衆位早起來啦，我是天亮不起，困睡多時，張鼎抱拳說道，你起來的不晚。鎮東俠命夥計打洗臉水，童林伺候貝勒爺梳洗完畢，衆徒弟們大家俱都進來，兩旁邊站立。此時夥計將茶已經泡好，送到屋中，天已經大亮，黃燦由打外面進來，回稟老師鎮東俠，酒坐業已備好。聽恩師的示下，鎮東俠說道，這們你就派人預備，黃燦回頭告訴夥計們預備酒飯，一面請衆位站起來，夥計跟着條攬掉椅，擦抹掉案，放好杯箸碟，跟着夥計們由打外面端托盤，將酒菜擺好，一共是三掉，衆徒弟們兩掉，貝勒爺與衆位俠客一掉，鎮東俠將坐安好，遂着站立掉案之前，拿起酒壺來與貝勒爺張鼎李源童林把盞已畢，遂着將酒壺放在掉案之上，億又倒退一步，抱拳拱手，口中說道，貝勒爺與衆位英雄，候庭有言上稟，甚廢事哪，只因候庭由山東巢父林至杭州，並非是與黃燦鎮鼎而來。內中之事，我也不便說明，衆位已然知曉，此次實指望與潘黃兩家和平解決，不料想法禪僧書信之內，無理的要求，我萬不得已應允。

今日開搗，雖是開搗，我意欲至看台時，請法禪過台談話，與兩造排解，和尚若能從吾之請，決無格爭，倘若法禪仍是無理，仰仗血氣之勇，壓迫的手段，只好搗台之上，賭鬥雌雄，所以今日在鏢局設酒，衆位飽餐，若要事出決裂，請衆位協力相幫，助侯庭一臂之力，今天酒可是三杯，不敢多敬，飯菜隨着叫手下之人往上獻，衆位可吃飽着一點，我可不陪，衆人抱拳說道，老俠客你請入坐吧，不用你張羅，我們大家是酸辣自取，鎮東俠只得點頭，然後入坐，大家用飯已畢，鎮東俠對夥計們，將殖席撤去，大家將衣服收拾緊視俐便，外單長大的衣服，鎮東俠這才向黃燦說道，外面馬匹可曾預備停妥，黃燦口中說道，啓稟老師得知，外面諸事俱都備齊，鎮東俠聽着點頭，遂笑着向貝勒爺說道，爺，我等大家前往搗場，明着是搗台，暗中就是那殺人戰場，實在不敢請爺你前往，倘若是你受了驚，我們衆人擔當不起，貝勒爺你在鏢店候着我們，你想好不好，胤禛胤貝勒爺聞聽鎮東俠之言，微然一笑，口中說道，我在北京城雖則是輦轂之下，我可沒開過這個眼界，此次杭州立搗台，這個熱鬧我可不能不看，鎮東俠聞聽貝勒爺所說之話，心中暗想，這可到好，他老人家拿着搗台這個事當熱鬧看啦，又不好甚攔貝勒爺的高興，遂口中說道，貝勒爺你若要去，更好，我等借着你的洪福我逢凶化吉，遇難呈祥，我們要請你呢，都請不到，何況你願意去呢，那們我就謝謝你呢，與我等助威，貝勒爺說道，咱們提不到這個謝字，於是大家一同起身，黃燦先往外走，到鏢局子門首外，教夥計們把馬匹俱都牽至門首伺候，黃燦拗項往鏢局子裡西看貝勒爺在前，羣雄在後，兩旁四十名鏢局子的夥計，各拿簾條相隨在左右，貝勒爺在當中往外走，來到在鏢局子門外，用目觀看街道上之人擁擠不動，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俱都往西而行，只皆因杭州立搗，活了頭髮白沒見過，老掉了牙未經着，杭州立搗頭一遭，人人都要店記着，因此上塞滿街巷，够奔北高峯觀看打搗的去，就有好事的人，站在鏢局子門首外，往裏面觀看，到要看了看這個鏢局子裏面請了來多少能人，大家就在門外紛紛議論，這個就說飛龍鏢局請的能人可不少，那個就說兄弟你不知道啊，金龍鏢局請的還有俠客哪，咱們別忙，先別上北

高峯，咱們在這兒等一會兒，咱們看一看請了多少位英雄，一會兒就出來啦，看熱鬧衆人正在議論之際，就看鏢局子裡面撞出一羣人來，往兩旁一閃，俱是鏢局子夥計，一個個雄赳赳，氣昂昂，後面跟着無數的英雄，看熱鬧的一看正當中，向兩邊看熱鬧的說道，二哥你看見了沒有，上垂首那個老者够多們威風，（說的是鎮東俠侯庭）脅下還帶着寶劍哪，旁邊那個人說，你看下首那個鄉下人，老趕似的，（說的是童林）那才是真正鄉下把式哪，你可別看不起鄉下把式，鄉下把式真有好的，旁邊又一個人說，你看看後頭那個老美，那個頭皮有多們亮啊，真能够照的人兒，（老美就是侯杰，他是個秃子）又說道，你們大家都沒看出誰的能奈大來，你們看，就說當中的那一位，別看他三十多歲，就屬他的能奈大，這個人說的就是貝勒爺，其實貝勒爺是任什麼能奈都沒有，所以衆星捧月，他老人家在當中，顯着氣度不凡，只顧大家談論，此時貝勒爺來到鏢局子門前，童林過去將馬拉過來，貝勒爺攏偏纏認鏡下馬，隨着羣雄各上坐騎，黃燦乘馬在頭前引路，當中貝勒爺，上首侯庭，下首童林，後面李源侯杰乘馬相隨，最後衆小英雄，脊背後背着小袍代後面相隨前面衆夥計，用簾條開路，夥計們口中喊道，衆位閃開，看馬碰着你們，小車子快扛起來，不然同來讓馬踏碎了，夥計們是亂嚷亂喊，拿簾條烘趕衆人，就是前面的人太多，那裏趕的開呀，後面的馬匹亂抖嚼環，馬匹是四蹄蹬開，前面的人只得往左右一閃，閃出一條人的胡同兒來，貝勒爺在馬上正往前走，來到北高峯以前，就見人山人海的一般，千頭佛相似，做買賣的，看熱鬧的，人煙稠密有真是人挨人，人擠人，要是身量矮一點的人，真能把他的腳離了地，就在這們工夫，貝勒爺率羣雄催馬到此，又有前面夥計們開路，看熱鬧的人往兩旁邊一閃，貝勒爺這才看見擂台，這座擂台可與別的擂台不同，衆位閱者觀看別的書上，若有擂台，看熱鬧的人都可以到擂台之下觀看，惟有此大杭州擂台是當堂批准，杭州府立案，所以這個擂台，看熱鬧的人不能臨近，正北的擂台，南面的看台，東西也是看台，在台之四面俱都栽樁，用大繩圍着，四外俱有武汛的官軍彈壓，不准看熱鬧的人臨近大繩之前，東西兩旁一邊一個門口，此時貝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就是爲得上台打掃的英雄，手中未帶兵刃，人家鏢局子裏在此預備，什麼兵刃的長短輕重，順手不順手，人家可不管，只要你沒帶兵刃，人家這裏全有，還在兵刃架子前面一邊有一條凳，每一條凳子正坐着四個人，俱都是彪形大漢，一個個俱都是胸寬臂厚胳膊腿猛，都穿的是藍布褲褂，鈔包紮腰，脚下白襪青鞋，藍布手巾包頭，這八個人是作什麼的呢，爲的是打掃的英雄上台動手之時，以至打折了胳膊腿折了腿，或是當場斃命，後台那裡有篋籬繩杠，無論金龍鏢局，飛龍鏢局的英雄，只要是受了劍傷，躺在台上，他們就管用篋籬搭着送回鏢局，台底下還有這們八個人，也有繩杠，也是爲受傷的預備的，要按如今的新名詞說，就好比前綫的救急紅十字會一般，此時西面看台上，貝勒爺正然細看台上的設擺，就在這們個工夫，就聽正東在人山人海之內，聲若鼎沸，貝勒爺拋項往正東觀看，就見正東看熱鬧之人往兩邊一閃，閃出一條人胡同兒一般，由打裡面無數的馬匹撞出人叢之外，爲首一騎黑馬，上面坐定一人，身材高大，身上穿藍綢子褲褂，外罩青緞子大褂，腳下白襪青鞋，往臉上觀看，黑臉面，生得濃眉闊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輪，漆黑的鬍子，小辮兒，在馬上首先撞進東西第的門口，後面衆星捧月似的，在馬上圍定一個胖大和尚，來人來至在東看台之前，一齊棄蹬離鞍，下了坐騎，就見大家請和尚上看台，順着南面台梯一棧一棧上了看台，貝勒爺就見大家把和尚讓至在當集中落坐，羣雄按次序兩旁落坐相陪，貝勒爺見東看台的人一個個高高大大，腰肢瘦瘦，一個個神光幌幌，胸膈腹，似有爭鬪之像，只因貝勒爺不認得這一千人，都是東路的英雄，回頭向鎮東俠問道，老俠客，你看對面所來的人，我都不知是那路的豪傑，若肯你認識的，你可指與我，有好詳查他們的武藝，鎮東俠回頭叫道，黃燦你將調查飛龍鏢局所來各路羣雄的名單，呈與貝勒爺觀看，書中暗表，這是鎮東俠密派，黃燦遣王三虎調查飛龍鏢局所來的一千羣雄，王三虎早就調查明白，今黃燦把名單交與王三虎兒呈貝勒爺的面前，先將名單呈上，然後站在貝勒爺的旁邊，用手一面指着正東面看台之人

一面稟知貝勒爺，貝勒爺這才知道在當中就是法禪和尚，和尚身後就是他的徒弟，高俊，南宮挑

劉勇·劉猛，大徒弟謝寶太，左右羣雄前文已經表過一次，今日這是擂台不能再表白一遍，上首坐的上官倫，上官瑞·寶武·寶文志，左雄，陳海，王增，王甲，王鎧，石倫，下首坐的是陸勇傑，身背後站的是他的徒弟大力周青，張凱，黃仙丹，邊老橋，金老壽，侯老佩，梁光，梁準，梁保，蝎虎子自亮，臺口上站立的是潘虎潘鴻鼎，威鎮長江，此時貝勒爺往東看台上觀看，貝勒爺和尙法禪早已將西看台羣雄飽看已畢。前文已經表過，此次杭州立擂，爲得是童林而來，今見羣雄至此，不自得氣冲牛斗，遂命弟子謝寶太拿過夾名片的謹書，法禪伸手取出名片，命自亮持片往西看台，請領東俠過台談話，方有一言不合，頭次杭州開擂，太湖要鏢，二次杭州擂，南北崑崙會，種種熱鬧的節目，請看第八章下回分解。

